

麟德二年。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高宗善之。賜以繅帛。

晉王數省其母曹夫人

後梁貞明二年。晉王還晉陽。王性孝。故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曹夫人。歲再三焉。

楚王居喪無戚容

後唐長興二年。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慕之。既襲位。日殺五十雞為膳。居喪無戚容。葬武穆王于衡陽。將發引。頓食雞臠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名望門

漢孔融才踈意廣訖無成功

建安元年。北海太守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功。高談清教。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目理甚踈。造次能得人心。久亦不願附也。其所任用。好奇取異。多剽輕小才。至於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儁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坐席而已。不與論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袁譚攻融。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犇東山。妻子為譚所虜。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大匠。

曹操以禰衡有虛名不殺

平原禰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孔融薦之於曹操。衡罵辱操。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表延禮以爲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爲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其言實指表短。而非衡所言也。表由是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後衡衆辱祖。祖殺之。

滿寵請赦楊彪恐失民望

二年。故太尉楊彪與袁術畧姻。曹操惡之。誣云。欲圖廢立。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

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使許令滿寵按彪獄。融與尚書令荀彧皆屬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瀟。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脚攣。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禍。

死諸葛走生仲達

魏青龍二年。蜀諸葛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歛軍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

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

夏侯霸知鍾會為吳蜀之憂

嘉平元年。夏侯霸犇漢。姜維問於霸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士季者。鍾繇之子。尚書郎會也。

晉劉弘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永興二年。時天下大亂。劉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謀事有成者。則曰某人之功。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廢。手書

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陳敏欲盡誅江東名士

陳敏既克石冰。自謂勇略無敵。遂據有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陽內史。周玘為安豐太守。凡江東豪傑名士。咸加收禮。為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循詐為狂疾。得免玘亦稱疾不之郡。敏疑諸名士終不為已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日之勢。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勲校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子。使各得盡懷。散薜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

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乃止。

王導勸琅邪王引致名士

永嘉元年琅邪王睿至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輦。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軍祭酒。卞壹為從事中郎。周玘為倉曹屬。琅邪劉超為舍人。張闓及魯國孔衍為參軍。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為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已。

王衍名蓋四海為石勒所害

五年。漢石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晉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王衍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常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

陳頹謂中華取士先白望

陳頹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財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卹。瀆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唐楊綰爲相朝野相賀

大曆十二年。以楊綰常衮。並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戒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卽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人。

宏侈亟毀撤之

天下恃郭子儀爲安危

建中二年。郭子儀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爲王公。常頤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爲名臣者甚衆。

白居易以牛僧孺等皆人望不宜踈棄

元和三年。翰林學士白居易上疏。以爲牛僧孺等直言時事。

恩獎登科。而更遭斥逐。並出爲關外官。楊於陵等。以考策敢
收直言。裴摛等。以覆策不退直言。皆坐譴謫。盧坦以數舉職
事。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
臧者也。一旦無罪。悉踈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
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等所對如此。
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

李訓時取重望順人心

太和九年。以裴度兼中書令。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
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
俊。久爲當路所軋制。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
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
知將敗矣。

裴度威望遠達四夷

開成四年。裴度至京師。以疾歸第。不能入見。文宗勞問。賜賚。
使者旁午。三月薨。諡曰文忠。文宗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
葉。以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
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
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長安市人迎劉瞻

乾符元年。以虢州刺史劉瞻爲刑部尚書。瞻之貶也。人無賢
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
之。改期由它道而入。

才德門

司馬溫公辨才德之異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韓魏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堂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

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踈。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早達門

唐李勣勸劉延祐稍自貶抑

總章元年。渭南尉劉延祐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為畿縣最。李勣謂之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

功名門

晉祖逖中流擊楫誓清中原

建興元年。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

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陶侃運甓欲致力中原

三年。陶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

公勤門

蜀漢楊顛諫孔明自校簿書

魏黃初四年。漢諸葛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灋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

亦勞乎。亮謝之。及顯卒。亮垂泣三日。

東晉陶侃治荊州未嘗少閑

太寧三年。以陶侃爲荊州刺史。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灋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

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北魏蘇綽積勞成疾

梁中大同元年。魏司農卿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爲已任。薦賢拔能。紀綱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間。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須處分。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

守職門

漢郅惲拒車駕夜還

建武十三年。光武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汝南郅惲拒關不開。光武令從者見而於門間。惲曰。火明遠。遂不受詔。光武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繫於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

宋謝莊不奉旨開門

大明五年。武帝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榮信或虛。執不奉旨。須臾。敕乃開。武帝後因燕飲。從容曰。卿欲劾郅君章邪。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

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唐段志玄閉門不納使者

貞觀十年。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將軍段志玄。字文士。及分統士衆。出肅章門。太宗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士及開營內之。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僞。竟留使者至明。太宗聞而嘆曰。真將軍也。

呂元膺擢守門者爲重職

元和五年。以御史中丞呂元膺爲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鑰。守者不爲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難辨真僞。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還。明日擢爲重職。

吳越王門吏不肯啓關

後梁貞明五年。吳越王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啓。乃自佗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

謙遜門

漢光武不許竇融讓職

建武十三年。以冀州牧竇融爲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光武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以經稅。不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間求見。光武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光武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乃不敢重陳請。

吳嚴峻力辭代魯肅

建安二十二年。魯肅卒。孫權以從事中郎嚴峻代肅督兵萬人鎮陸口。衆人皆爲峻喜。峻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發言懇惻。至於流涕。權乃以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衆嘉嚴峻能以實讓。

晉羊祜拜官多避讓

咸寧三年。羊祜爲南城郡侯。祜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常多避讓。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祜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損益。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敢也。

羊祜身沒讓存

四年。羊祜卒。武帝哭之甚哀。是日大寒。涕淚霑鬚鬢。皆爲冰。祜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武帝曰。祜固讓歷年。身沒讓存。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

劉寔著崇讓論

太康十年。武帝爲皇孫適。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爲廣陵王傅。寔以時俗喜進趣。少廉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乃得通之。一官缺。則擇爲人所讓最多者用之。以爲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優劣難分。時讓。則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已。則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趨。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

東晉王述不肯讓尚書令

興寧二年。以揚州刺史王述爲尚書令。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爲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旣謂堪之。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北魏高祖嘉于烈有謙讓之美

齊建武二年。魏高祖見羣臣於光極堂。宣下品令。爲大選之始。光祿勳于烈子登。引例求遷官。烈上表曰。方今聖明之朝。理應謙讓。而臣子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教訓。乞行黜落。魏王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登。謂曰。朕將流化天下。以卿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

謝朓三讓吏部郎

永泰元年。明帝賞謝朓之功。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明帝不許。中書疑朓官未及讓。國子祭酒沈約曰。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邪。

梁韋叡不與羣帥爭先告捷

天監六年。曹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韋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叡爵邑。

湛僧智歸功於夏侯夔

大通元年。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

陵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引兵助僧智。夔至城下。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東兵而出。吏民安堵。獲男女四萬餘口。臣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已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唐房元齡請解機務

貞觀十三年。加左僕射房玄齡太子少師。玄齡自以居端樞十五年。男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女爲韓王妃。深畏滿盈。上表請解機務。太宗不許。玄齡固請不已。詔斷表。乃就職。太子欲拜玄齡。設儀衛待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關。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崔羣謂遂王嫡子不當讓

元和七年。立遂王宥爲太子。更名恒。諸姬子澧王寬。長於恒。憲宗將立恒。命崔羣爲寬草讓表。羣曰。凡推已之有以與人。謂之讓。遂王嫡子也。寬何讓焉。憲宗乃止。

憲宗不肯纂述平蔡之功

十四年。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憲宗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蜀趙廷隱願以昭武讓李肇

後唐長興二年。昭武留後趙廷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頃在劍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論不許。廷隱三讓。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肇代之。

吳柴再用以戰功歸社稷之靈

清泰二年。吳德勝節度使柴再用卒。先是史官王振嘗詢其戰功。再用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後漢郭威不肯獨膺爵賞。

乾祐二年。郭威至大梁入見。隱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所須。使血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於是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隱帝欲特賞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鬪。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

矜伐門

晉王濬與王渾爭功不已

太康元年。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渾以濬不待已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渾濬爭功不已。武帝命劉頌校其事。以渾爲上功。濬爲中功。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在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武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

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憤邑。博士秦秀等並上表訟濬之屈。武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

劉毅自矜建義之功

義熙八年。劉毅性剛復。自謂建義之功。與劉裕相埒。深自矜伐。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毅旣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裕許之。毅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於倪塘。寧遠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爲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

簡傲門

晉何綏與人書疏詞禮簡傲

永嘉三年。何綏及弟機。美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河內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己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東晉殷浩欲正蔡謨傲上之罪

永和六年。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太后遣使諭意。謨終不受。於是穆帝臨軒。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而謨不至。時穆帝方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太后以君臣俱疲。乃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

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彪官。會稽王昱令曹曰。蔡公傲
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
知復所以爲政矣。公卿乃奏。謨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請送廷
尉以正刑書。謨懼。帥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自到廷尉待罪。殷
浩欲加謨大辟。會徐州刺史荀羨入朝。浩以問羨。羨曰。蔡公
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下詔免謨爲庶人。

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爲雄豪。以是搢紳白
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爲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
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

陳侯安都恃功驕慢

天嘉四年。司空侯安都恃功驕橫。數聚文武之士。騎射賦詩。
齋中賓客。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輒奔
歸安都。文帝性嚴整。內銜之。安都弗之覺。及侍宴酒酣。或箕
踞傾倚。嘗陪樂遊園。襖飲。謂上曰。何如作臨川王時。文帝不
應。安都再三言之。文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啓
借供帳水飾。欲載妻妾於御堂宴飲。文帝雖許之。意甚不懌。
明日安都坐於御座。賓客居群臣位。稱觴上壽。安都遣其別

駕周弘實自託於舍人蔡景歷并問省中事。景歷錄其狀具奏之。因希旨稱安都謀反。安都自京口還建康。文帝引安都宴於嘉德殿。於坐收安都囚于嘉德西省。因出蔡景歷表以示於朝。乃下詔暴其罪惡。明日賜死。初高祖在京口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於下而驕於上。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

唐張行成諫太宗與群臣校功

貞觀十五年太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群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太宗甚善之。

吳沈行思與盛師友論功

後梁開平四年。吳越王鏐之巡湖州也。留沈行思爲巡檢使。與盛師友俱歸。行思謂同列陳瓌曰。王若以師友爲刺史。何以處我。時瓌已得鏐密旨。遣行思詣府。乃給之曰。何不自詣王所論之。行思從之。既至數日。瓌送其家。亦至。行思恨瓌買已取鍛鎚擊瓌殺之。因詣鏐與師友論功。奪左右槩欲刺師友。衆執之。鏐斬行思。以師友爲婺州刺史。

後唐莊宗自矜十指上得天下

同光元年。荆南高季興在洛陽還。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

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它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爲戰守之備。

李穀與韓熙載各言攻取之易

天成元年。韓熙載將奔吳。密告其友汝陰進士李穀。穀送至正陽。痛飲而別。熙載謂穀曰。吳若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爲相。取吳如囊中物耳。

後晉楊昭儉諫齊王刻石紀功

開運元年。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旣塞。齊王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已之文。齊王善其言而止。

南唐取楚自謂諸國指麾可定

後周廣順元年。南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耳。唐王自卽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爲請。唐王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王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

恬退門

漢楊雄恬於執利以樂道

天鳳五年。初成帝之世。楊雄爲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執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以綜天地人之道。又見諸子。各以其智舛馳。大抵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辨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號曰灑言。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唯劉秀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

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則必度越諸子矣。

東晉王述年三十尚未知名

咸康元年。王導辟王述爲中兵屬。述性沈靜。每坐客辨論。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旣見。唯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顧和殷浩固辭遷職

永和二年。穆帝以顧和爲尚書令。殷浩爲揚州刺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經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識者美之。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危弊理極。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足下去就。卽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北魏彭城王好恬素不樂勢利

齊末元二年。魏以彭城王勰錄尚書事。勰固辭不免。勰雅好

恬素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故委以權任。雖有遺詔。復爲世宗所留。騶每垂情願。常悽然歎息。爲人美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

北齊王晞苦辭侍郎

陳天嘉元年。北齊肅宗欲以王晞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北周蘇威屏居山寺除官不拜

太建十三年。北周美陽公蘇威少有令名。晉公護強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周高祖聞其賢。除官不拜。宣帝就除大將軍。隋主爲丞相。高頴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頴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其父爲邳公。威襲爵

唐岑文本拜官有憂色

貞觀十八年。以岑文本爲中書令。文本旣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

蘇頲固辭職以終制

景雲元年。許文貞公蘇瓌薨。制起復其子頊為工部侍郎。頊固辭。睿宗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恐其隕絕。睿宗乃聽其終制。

孔吏部不肯居朝廷

大中四年。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

鄭祗德以子尚主求散地

九年。江西觀察使鄭祗德。以其子顯尚主。通顯。固求散地。以祗德為賓客分司。

韋澳辭戶部乞小鎮

十一年。先是判戶部有缺。京兆尹韋澳奏事。宣宗欲以澳補

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處繁劇。屢就陛下乞小鎮。聖恩未許。宣宗不悅。及歸。其甥柳玘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它歧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以澳為河陽節度使。

後唐盧質固辭為相

同光元年。晉王下教。置百官。於四鎮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為相。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為之首。質固辭。請以豆盧革。盧程為之。王即召革。程。拜行臺左右丞相。以質為禮部尚書。

吳宋齊丘以退讓為高

長興二年。吳徐知誥欲以內樞使宋齊丘為相。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謁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止于應

情選門
通鑑綱目卷十五
五十三
天寺。啓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諭。齊丘始還朝。除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寺。曰徵賢寺。

隱逸門

漢光武屢徵處士

建武五年。是歲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光武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卽位。以

物色訪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棗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不應。卒於家。

李業等不受公孫述徵命

十二年初。公孫述徵廣漢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朝廷貪慕名德。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

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遂飲毒而死。述耻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暈逃辭不受。述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請。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莊。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犍爲費貽不肯仕。述膝身爲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

樊英進退無據黃瓊練達官曹

永建二年。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是歲順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英不得已。到京稱疾。不肯起。彊輿入殿。猶不能屈。順帝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其後順帝乃為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辭位。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而至。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

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時又徵廣漢楊厚。江夏黃瓊。厚既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危。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

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疏言事。順帝頗采用之。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爲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郃子也。

陳蕃薦五處士徵之皆不至

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桓帝悉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皆不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陳蕃爲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之免。旣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肱與二弟

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俱詣郡。夜於道爲盜所劫。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待兄命。盜遂兩釋焉。桓帝旣徵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鞞面。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桓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管寧等往依公孫度以避世

初平二年。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

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爲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提而擲之。人以其知其優劣。邴原遠行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旣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獨居北。示無還志。後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聞之。亦不復追也。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王得之。盜曰。吾惟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旣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度欲以爲長史。烈辭之。爲商賈以自穢。乃免。

東晉殷浩累辭徵辟

建元元年。殷浩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謝尚。長山令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嘗

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請浩爲司馬。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濟。寧可然乎。浩猶不起。

謝安以山水文籍自娛

升平四年。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爲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常以妓女自隨。司徒昱聞之曰。安石旣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也。見家門貴盛。而安獨靜退。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淹鼻曰。恐不免耳。及弟萬廢黜。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餘。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安乃赴召。溫大喜。深禮重之。

夏主殺隱士韋祖思

元熙元年。夏主勃勃徵隱士韋祖思。祖思旣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徵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爲帝王。我死。汝曹弄筆。當置我於何地邪。遂殺之。

北魏世祖徵崔玄等差次叙用

宋元嘉八年。魏世祖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儔之胄。冠冕州邦。易曰。我有好

爵。吾與爾縻之。如玄之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差次叙用。崔綽以母老固辭。玄等皆拜中書。玄舅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

梁陶弘景謂之山中宰相

大同二年。丹陽陶弘景。博學多藝。能好養生之術。仕齊爲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武帝早與之遊。及卽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先諮之。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

北周處士韋夔十徵不屈

陳末定三年。周處士韋夔。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世宗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護盛修第舍。夔仰視堂。歎曰。酣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悅。

隋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

仁壽三年。是歲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文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糈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大業末。卒於家。門人

謚曰文中子

唐田遊巖被徵無所規益

開耀元年高宗徵田遊巖爲太子洗馬在東宮無所規益右衛副率蔣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俊節傲唐虞之聖主聲出區宇名流海內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僕以不才猶參庭諍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食周粟僕何敢言祿及親矣以何酬塞想爲不達謹書起予遊巖竟不能荅

司馬承禎指終南山爲仕宦疾徑

景雲二年睿宗召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睿宗曰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睿宗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睿宗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疾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山天后時徵爲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宋璟以山人言涉佞諛不用

開元六年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者并獻其所爲文宋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謹議豈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

肅宗待李泌爲賓友

至德元載。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爲太子。泌已長。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後得歸。隱居潁陽。肅宗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肅宗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肅宗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肅宗乃止。

李泌衣紫袍以絕羣疑

肅宗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肅宗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肅宗笑曰。旣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肅宗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

肅宗爲李泌築室於山中

二載。李泌求歸山。不已。肅宗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爲之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

代宗爲李泌起書院於蓬萊殿側

大曆三年。初。代宗遣中使徵李泌於衡山。旣至。復賜金紫。爲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代宗時。衣汗衫。躡屨過之。欲以泌同平章事。泌固辭。代宗曰。機務之煩。不得晨夕相見。誠不若且

居密近何必署敕然後爲宰相邪。後乃命中使爲泌葬二親。又爲泌娶盧氏女爲妻。資費皆出縣官。賜第於光福坊。令泌數日宿第中。數日宿蓬萊院。

南唐宋齊丘乞歸九華舊隱

後晉天福八年。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自守。中書令宋齊丘廣樹朋黨。百計傾之。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乃出齊丘爲鎮海節度使。齊丘忿對表乞歸九華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卽從之。賜書曰。今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租稅。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尤甚。

致仕門

漢薛廣德縣安車以傳示子孫

永光元年。御史大夫薛廣德俱以災異乞骸骨。賜安車馳馬。黃金六十斤。罷太子太傅。廣德歸。縣其安車以傳示子孫。爲榮。

晉劉坦乞聽劉寔請老

永嘉三年。劉寔連年請老。懷帝不許。尚書左丞劉坦上言。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宜聽寔所守。詔寔以侯就第。

宋何尚之致仕復起視事

元嘉二十九年。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

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諭數四。尚之復起視事。御史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之。

沈慶之不效何公往而復返

孝建二年。南兗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以爲開府儀同三司。慶之固讓。表疏數十上。又面自陳。乃至稽顙泣涕。武帝不能奪。聽以始興公就第。厚加給奉。頃之。武帝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

齊沈淵表百官致仕並窮困私門

建武元年。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淵表百官年七十皆令致仕。並窮困私門。詔依舊銓叙。

荆南梁震自稱荆臺隱士

後唐清泰二年。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爲郎君。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恣。取快一時。不爲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爲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廳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

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徙。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

知足門

漢張良自以封侯爲布衣之極

五年。張良素多病。從高祖入關。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二疏上疏乞骸骨

元康三年。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卽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宣帝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

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廣以其金爲子孫頗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是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晉司馬孚不以尊寵爲榮

泰始八年。安平獻王孚。性忠慎。宣帝執政。孚常自退損。後之也。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武帝卽位。恩禮尤重。元會詔孚乘輿上殿。武帝於阼階迎拜。旣坐。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當衣以時服。歛以素棺。詔賜東園溫明祕器。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齊王僧虔不欲一門有二台司

永明元年。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登三事。我若復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懼焉。累年不拜。武帝乃許之。加僧虔特進。儉作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卽日毀之。初。王弘與兄

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後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爲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隋韋世康有止足之志

開皇十五年。以吏部尚書韋世康爲荊州總管。世康和靜謙恕。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文帝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唯有四總管。并楊益荆。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爲之。當世以爲榮。

唐張嘉貞不營家產

開元十七年。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爲將相。何憂寒餒。若獲其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

蜀王宗弁不肯求進不已

後梁開平三年。蜀蜀州刺史王宗弁。稱疾罷歸成都。杜門不出。蜀主疑其矜功怨望。加檢校太保。固辭不受。謂人曰。廉者是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賜與有加。

躁進門

漢賈捐之欲媚石顯以求進

永光元年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卽得入矣捐之卽與興共爲薦顯奏稱譽其美以爲宜賜爵關內侯又共爲薦興奏以爲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元帝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僞更相薦譽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髡鉗爲城旦

宋范曄自謂才用不盡

元嘉十七年。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曄尋遷左衛將軍。沈演之爲右衛將軍。對掌禁旅。俱參機密。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爲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文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爲廣州刺史。若在內。豐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文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

齊張敬兒意欲無限

永明元年。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爲南陽太守。其妻尚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爲雍州。夢一胛熱。爲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嘗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武帝聞而惡之。會有人告敬兒遣人至蠻中貨易。武帝疑其有異志。會武帝於華林園。設八關齋。朝臣皆預於座。敬兒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遂殺敬兒。并其四子。

王融三十內望爲公輔

一年。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嘗夜直省中。搢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槌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駿。何得稱丈夫。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鬱林王卽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

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

王融速求富貴

建武元年竟陵文宣王子良以憂卒明帝常憂子良爲變聞其卒甚喜臣光曰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王融乘危徼幸謀易嗣君子良當時賢王雖素以忠慎自居不免憂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之士烏可近哉

北齊祖珽欲求宰相

陳光大元年齊祕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

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文遙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掌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夜以蕪菁子爲燭眼爲所熏由是失明

唐姜公輔詣陸贄求遷官

貞元八年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聞竇相屢奏擬德宗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爲道士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爲對德宗怒參歸怨於君貶公輔爲吉州別駕又遣中使責參

鄭顥營求作相甚切

大中十年。判戶部駙馬都尉鄭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祇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累表辭劇務。宣宗以顥為祕書監。

後唐孔謙賂伶官求租庸使

同光二年。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又厚賂伶官求租庸使。終不獲。意怏怏。表求解職。莊宗怒。以為避事。將寘於法。景進救之。得免。

高尚門

齊魯仲連不願帝秦

周赧王五十七年。秦攻邯鄲。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名為救趙。實挾兩端。又使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

魯仲連不受平原君封

五十八年。趙平原君欲封魯連。使者三返。終不肯受。又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魏子順以魯連爲高士之次。

秦孝文王元年。齊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也。

操守門

漢尚符璽郎不肯以璽授霍光

後元二年。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嚴延年劾霍光擅廢立主

元平元年。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馬援謂丈夫窮益堅老益壯

建武元年。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馬援不荅梁松拜

二十五年。馬援軍至臨鄉。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柰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种嵩拒中常侍迎太子

建康元年。立皇子炳爲太子。改元。赦天下。太子居承光宮。順帝使侍御史种嵩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忠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嵩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順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傅燮拒趙忠不求私賞

中平三年。以中常侍趙忠爲車騎將軍。靈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

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傅燮。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

魏徐邈清介不改其常

嘉平元年。光祿大夫徐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狃。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其爲通。自爲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其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倣。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王祥獨不拜晉王

咸熙元年。進晉公司馬昭爵爲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顗。共詣晉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東晉顏含修己守道

咸康四年。光祿勳顏含以老遜位。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

位隆重。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舍。舍曰。王公雖貴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遇舍。欲為之筮。舍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

北魏古弼不以肥馬給獵騎

宋元嘉二十一年。魏世祖畋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馬給之。世祖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世祖常以筆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其罪小。不

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為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世祖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它日世祖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詔使已去。世祖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世祖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顧覲之。獨不降意於戴法興等。

大明二年。初武帝在江州。山陰戴縻興。戴明寶。蔡閑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武帝

皆與濩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二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吏部尚書顧覲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覲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覲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以釋之。

齊虞棕不肯贊惟新之政

建武元年。海陵王卽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大官令荅無錄公命。竟不與。皇太后令曰。嗣王冲幼。庶政多昧。弗克負荷。太傅宣城王宜入承寶命。明帝卽皇

帝位。大赦改元。以王敬則爲大司馬。陳顯達爲太尉。王晏加驃騎大將軍。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蕭詵爲領軍將軍。度支尚書虞棕稱疾不陪位。明帝以棕舊人。欲引參佐命。使王晏齋廢立事示棕。棕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明帝與羣臣宴會。詔功臣上酒。王晏等興席。謝淪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人。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已力。明帝大笑解之。座罷。晏呼淪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淪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甚憚之。

梁王承等不往朱异之門

大同五年。朱异善伺候人主意。爲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

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每休下。車馬填門。唯王承王稚。及褚翔不往。

唐宋璟不與楊思勗交言

開元四年。明皇將幸東都。以宋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令馳驛詣闕。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明皇。明皇嗟歎良久。益重璟。

王毛仲不能致宋璟

十三年。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者輻湊。毛仲嫁女。明皇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明皇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邪。對曰。此則得之。明皇曰。知汝所不能。

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明皇笑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明皇謂宰相。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旣而日中。衆客未敢舉筯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

韓休守正不阿

二十一年。蕭嵩薦韓休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爲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明皇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明皇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明皇歎曰。吾貌雖瘦。天

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嚴挺之竟不詣李林甫

二十四年。張九齡與嚴挺之善。欲引以爲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是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爲人。竟不知詣。林甫恨之益深。

張彖不肯謁楊國忠圖富貴

天寶十一載。楊國忠旣爲相。以天下爲己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懼。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爲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

爲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甄濟不以安祿山脅召

至德二載。初。汲郡_{一作}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爲采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強昇至東京。月餘。會廣平王俶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肅宗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媿其心。以濟爲祕書郎。國子司業。

杜黃裳怒韋執誼以一官相買

永貞元年。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群

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

李鄜耻由宦官進

元和十二年。初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為淮南監軍。李鄜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鄜為相。鄜耻由宦官進。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鄜至京。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辭不見。

至憲

韋溫拒鄭注參佐之請

太和九年。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為參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

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王皞力辨郭后祔廟之事

大中二年。初憲宗之崩。宣宗疑郭太后預其謀。故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及崩。宣宗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皞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宣宗大怒。白敏中召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正妃。逮事順宗。為婦。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皞辭氣愈厲。諸相會食。周墀立於敏中之門。以俟之。敏中使謝曰。方為一書生所苦。公第先行。墀入至敏中廳。問其事。見皞爭辨方急。墀舉手加額。歎皞

孤直。明日皞坐貶官。

韋保衡憚李璋方嚴

咸通十三年。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爲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恐其不放。上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懿宗以璋爲宣歙觀察使。

後梁李愚不肯拜衡王

貞明一年。均王聞前河南府參軍李愚學行。召爲左拾遺。衡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均王聞而讓之曰。衡王於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爲鄧州觀察判官。

後周李穀以人臣盡節爲對

廣順元年。初。太祖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太祖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爲對。太祖以是賢之。卽位。首用爲相。

周行逢竟不能屈徐仲雅

顯德三年。前大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柰何爲之。幕吏辭疾不至。行道迫脅。固召之。而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旣而召還。會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自吾兼鎮三府。四隣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隣那得不畏。行逢復放之邵州。

竟不能屈

通鑑總類卷第十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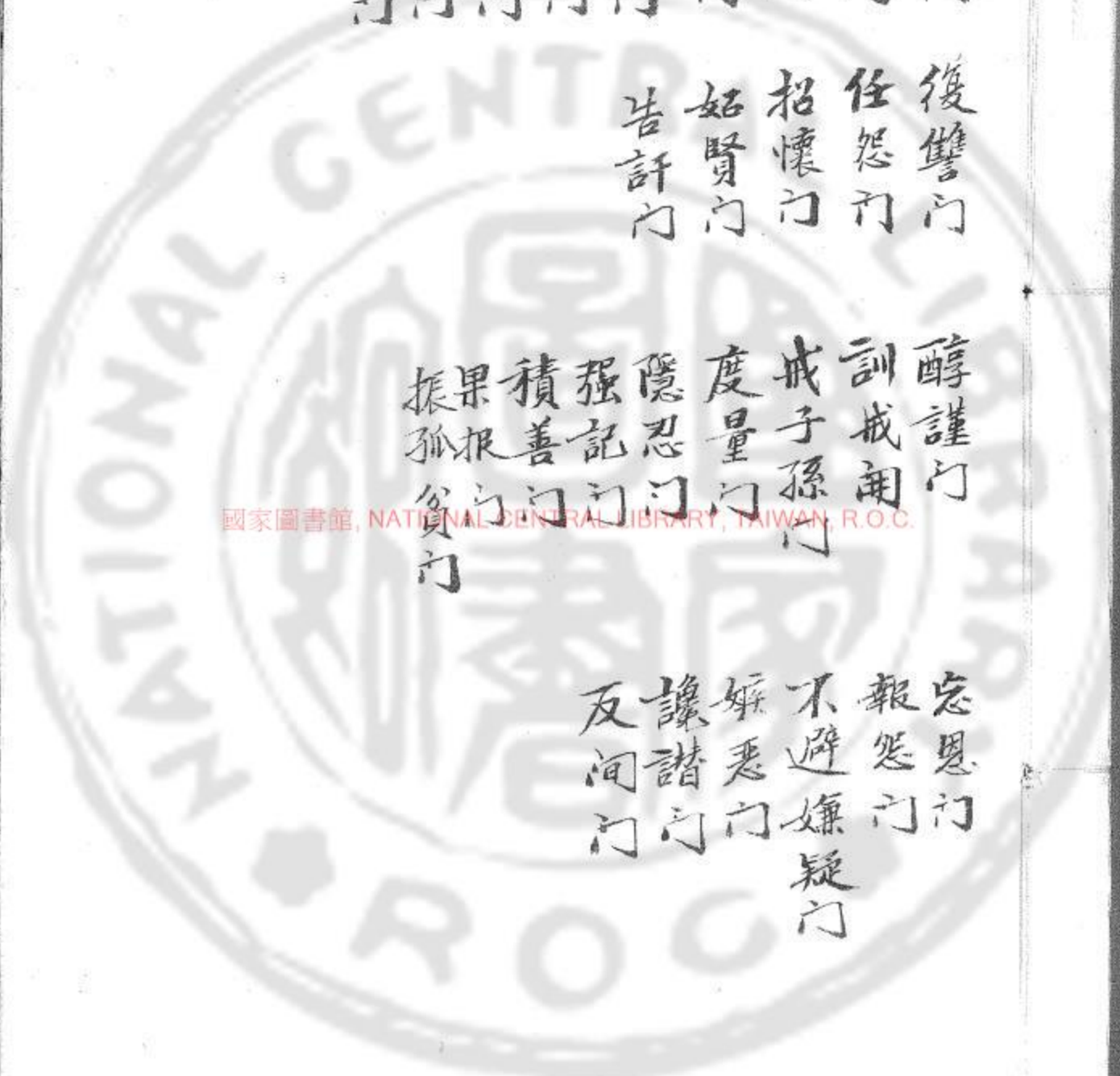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哲門
引咎門
警戒門
識見門
容物門
警敏門
風姿門
陰德門
禍福門

後讐門
任怨門
招懷門
姑賢門
告訐門

醇謹門
訓戒門
戒子孫門
度量門
隱忍門
強記門
積善門
果報門
振孤貧門

忘恩門
報怨門
不避嫌疑門
嫉惡門
讓諧門
反間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通鑑總類卷第十六

明哲門

漢高祖不宿柏人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過柏人。貫高等壁人於廁中。欲以要高祖。高祖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高祖曰。柏人者。迫於人也。遂不宿而去。

穆生以醴酒不設去楚

景帝三年。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卽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遂稱疾卧。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且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居於鄒。戊因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

北海敬王智慮畏慎

永平十七年，北海敬王睦薨。睦少好學，光武及明帝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

鍾皓以保身全家爲貴

建和三年，鍾皓素與荀淑齊名。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邗有道不廢，邗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早白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禮祖父在位，諸宗並盛，故得然乎。昔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爲貴。

晉張翰等各隱去以避禍

太安元年。齊武閔王罔既得志。頗驕奢擅權。大起府第。壞公私廬舍以百數。制與西宮等。中外失望。罔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大盛。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罔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卽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長史葛旟以其廢職。白罔。罔徙榮爲中書侍郎。潁川處士庾袞。聞罔暮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

東晉王導善處興廢

太興三年。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元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元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元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踈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宜加委任。元帝出愉爲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

王允之聞王敦逆謀

太寧元年。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卽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污。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於吐中。不

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明帝。陰爲之備。

宋太宰義恭得免於禍

大明五年。正月戊午朔。朝賀。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義恭奏以爲瑞。武帝悅。義恭以武帝猜暴。懼不自容。每卑辭遜色。曲意祇奉。由是終武帝之世。得免於禍。

唐楊元琰先請爲僧得免罪

神龍元年。楊元琰爲衛尉卿。先定元琰知武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爲僧。中宗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矍然不悅。

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司空圖陽爲失儀以避世

天祐二年。初。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司空圖。棄官居虞鄉王官谷。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陽爲哀野。墜笏失儀。璨乃復下詔。略曰。旣養高以傲代。類移山以釣名。又曰。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

後唐李愚以位高責重爲憂

長興四年。閔帝始御中興殿。閔帝自終易月之制。卽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惕息不敢應。

南唐李建勳戒勿封土立碑

後周廣順二年。唐司徒致仕李建勳卒。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爲它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也。諸貴人高大之家。無不發者。惟建勳家莫知其處。

醇謹門

漢衛綰以醇謹爲景帝寵任

前三年。河間王太傅衛綰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謹無它。景帝爲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景帝曰。綰長者。善遇之。故景帝亦寵任焉。

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

建元二年。初。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

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乎郡國。及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武帝以是親之。慶嘗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

魏魏舒遲鈍質朴

景元四年。司馬昭辟魏舒爲相國參軍。初舒少時。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知之。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及爲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昭深器重之。

引咎門

東晉庾亮以蘇峻凶逆由已發

咸和四年。成帝之出石頭也。庾亮見成帝。稽顙哽咽。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成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祖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之責。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優詔不許。

唐張說被彈惶懼待罪

開元十四年。李林甫共奏彈張說。引術士占星。狗私僭侈。受

納賄賂。敕源乾曜等。同於御史臺鞫之。乾曜等鞫。彈說事頗有狀。明皇使高力士視說。力士還奏說蓬首垢面。席簟食以瓦器。惶懼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於國。明皇以爲然。但罷說中書令。餘如故。

閩黃仁諷以忠信仁義自責

後晉開運二年。閩張漢貞至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聞其家夷滅。開門力戰。大破閩兵。執漢貞入城。斬之。卓巖明無它方略。但於殿上。噴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又遣使迎其父於莆田。尊爲太上皇。李仁達旣立。巖明自判六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爲人。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

人以從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訓戒門

宋文帝以書誡江夏王

元嘉六年。以江夏王義恭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文帝與義恭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褊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羨。西楚府舍。略所諳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凡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蒲酒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

唐太宗作帝範以賜太子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

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謹。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爲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不可惜哉。可不慎哉。

警戒門

漢馮異以河北之難巾車之恩相戒

建武六年馮異自長安入朝光武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虀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宋高祖藏微時耕具示子孫

元嘉四年文帝如丹徒謁京陵初高祖既貴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文帝至故宮見之有慙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

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高祖以微時納衣示後世

十七年驍騎將軍徐湛之與彭城王義康尤親厚文帝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爲長嫡素爲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常自於新洲伐狄有納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旣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文帝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文帝乃赦之

唐魏徵喜太宗居安思危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魏徵以十思儆太宗

十一年魏徵上疏以爲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樽節

在宴安則思後患。防擁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爲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劉仁軌陳呂后之事戒天后

光宅元年。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天后與劉仁軌書曰。昔漢以關中之事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天后使秘書監武承嗣齎璽書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戒。復辭衰疾。又云。呂氏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鏡。況公

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爲懷。無以暮年致請。

後唐馮道以四方無事爲戒

天成四年。明宗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者。亦猶是也。明宗深以爲然。

戒子孫門

漢馬援以書戒兄子嚴敦

建武二十五年。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庶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魏王昶以四者爲名戒子孫

青龍四年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兗州刺史太原王昶應選。昶爲人謹厚。名其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齊陳顯達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

永明十一年。以陳顯達爲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聞之不悅。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顯達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之。

北周于謹訓諸子務存靜退

陳光大二年。周燕文公于謹卒。謹勲高位重。而事上益恭。每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朝廷有大事。多與謹謀之。謹盡忠補益於功臣中。特被親信。禮遇隆重。始終無間。教訓諸子。務存靜退。而子孫蕃衍。率皆顯達。

唐李勣付李弼察視子孫

總章二年。英貞武公李勣寢疾。高宗悉召其子弟在外者使歸侍疾。一旦忽謂其弟司衛少卿弼曰。吾今日小愈。可共置酒爲樂。於是子孫悉集。酒闌。謂弼曰。吾自度必不起。故欲與汝曹爲別耳。汝曹勿悲泣。聽我約束。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此子孫。今悉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槌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

柳玘以勤學勵行戒子弟

景福二年。以柳玘爲瀘州刺史。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玘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它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玘類。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它人耳。

識見門

晉何曾知諸孫必及於難

永嘉三年。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凡蒿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劭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河內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己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東晉張邵不往就劉毅

義熙五年。劉毅爲開府儀同三司。毅愛才好士。當世名流莫不輻湊。獨揚州主簿張邵不往。或問之。邵曰。王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

劉鎮之知毅與藩得志不久

八年初。劉毅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嘗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志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詬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劉裕奏徵鎮之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固辭不至。

宋謝瞻乞黜弟晦以保衰門

宋初二年。高祖之爲宋公也。謝瞻爲宋臺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巷填咽。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之。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爲戲笑。以絕其言。及高祖卽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是歲瞻爲豫章太守。遇病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爲國爲家。

江湛不染二公之難

元嘉十七年。彭城王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爲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爲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文帝聞而嘉之。

江智淵知竟陵王有異志

大明三年。竟陵王誕。知上意思之。亦潛爲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武帝以爲中書侍郎。智淵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

蕭道成不肯淹留以就徵

泰始七年。徵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它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既至。拜散騎常侍。

東魏高歡以治亂絲觀諸子意識

梁大同元年。東魏以丞相高歡之子洋封太原公。洋內明決。而外如不慧。兄弟及衆人皆嗤鄙之。獨歡異之。謂長史薛琚曰。此兒識慮。過吾幼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又各配兵四出。使都督彭樂帥甲騎。僞攻之。兄澄等皆怖撓。洋獨勒衆與樂相格。樂免。曹言情。猶擒之以獻。

隋房玄齡料隋必亡

開皇二十年。初文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早薨。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度量門

吳孫權以陸遜不毀淳于式爲長者

漢建安二十二年。吳定威校尉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寇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疆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晉衛玠不見喜愠之色

永嘉六年。衛玠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爲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于。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東晉謝安知秦兵已敗無喜色

太元八年。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宋王僧綽沈深有局度

元嘉二十八年。文帝以王僧綽爲侍中。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理。練悉朝典。尚帝女東陽獻公主。在吏部。諳悉人物。舉拔咸得其分。及爲侍中。年二十九。沈

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文命頗以後事爲念。以其年少。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

唐裴行儉不罪王休烈等

永淳元年。禮部尚書裴行儉。常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敕賜馬及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二人皆逃去。行儉使人召還。謂曰。爾曹皆誤耳。何相輕之甚邪。待之如故。破阿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王休烈捧盤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爲。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毳三千。餘物。雜畜。稱是。並分給親故。及偏裨。數日而盡。

狄仁傑歎爲婁師德所包容

聖曆二年。納言隴右諸軍大使婁師德薨。師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天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天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此重之。

裴度不治失印人服其量

寶曆二年。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請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李石不肯避亂

太和九年。李訓鄭注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追念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鞮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

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曉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皂。執弓刀。北望見皇城閉。卽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吳嚴可求不肯棄衆避軍城之變

後梁貞明二年。吳宿衛將馬謙李球劫吳王登樓。發庫兵討徐知訓。知訓將出走。嚴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棄衆自去。衆將何依。知訓乃止。衆猶疑懼。可求闔戶而寢。鼾息聞於外。府中稍安。謙等陳于天興門外。諸道副都統朱瑾自潤州至。視之曰。不足畏也。返顧外衆舉手大呼。亂兵皆潰。擒謙球斬之。

後晉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

天福二年。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廷光。廷光使人誘從賓。從賓遂與之同反。從賓引兵東扼汜水關。將逼汴州。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賓。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恟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

容物門

蜀漢蔣琬不罪楊敏等

魏景初三年。漢蔣琬爲大司馬東曹掾。捷爲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語而不應。其慢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梁武帝不害齊宗室

天監元年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武帝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鴆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耳况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少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

東魏高歡不治諸勳貴貪汙

大同三年東魏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高歡請治之歡曰天下貪汙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

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勲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

隋牛弘不問其弟射牛之過

大業六年文安憲侯牛弘卒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直荅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唐徐文遠以李密能容賢士

武德元年徐文遠復入東都見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若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

小人也能殺故人吾何敢不拜

婁師德犯而不校

長壽二年以夏官侍郎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嚙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隱忍門

東晉謝安為性命忍須臾

咸亥元年。郗超以桓溫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邪。

後晉桑維翰勸高祖不可輕動

天福二年。張從賓攻汜水。殺巡檢使宋廷浩。高祖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高祖乃止。

警敏門

蜀漢費禕識悟過人

魏正始五年。漢主以費禕爲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書令。爲禕之副。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爲尚書令。識悟過人。每省讀文書。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董允代禕。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遠若此。非吾之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東晉劉穆之決事無擁滯

義熙十二年。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

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答
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瞻舉。又喜賓客。言
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性奢豪。食
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嘗白劉裕曰。穆之家本貧
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
豐。自此外一毫不以負公。

梁徐勉應對如流

天監六年。以徐勉爲吏部尚書。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
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爲避諱。嘗與門
人夜集。客虞嵩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
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西魏蘇綽臺中皆稱其能

梁大同元年。魏丞相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
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泰用武公
蘇綽爲行臺郎中。居歲餘。泰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其能有
疑事。皆就決之。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
之。出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爲
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乃擢綽爲著作
郎。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魚。行至漢故倉池。顧問左右。莫有
知者。泰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
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
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事。卧而聽之。綽指陳爲治之要。泰

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

北齊唐邕彊幹一人當千

承聖元年。齊王連年出塞。中書舍人唐邕練習軍書。自督將以降。勞効本末。及四方軍士彊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靡不諳悉。或於帝前簡閱。雖數千人。不執文簿。唱其姓名。未嘗謬誤。顯祖常曰。唐邕彊幹一人當千。又曰。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異人也。寵待賞賜。群臣莫及。

彊記門

北齊楊愔識魯漫漢

梁太平元年。齊楊愔風表鑿裁。爲朝野所重。少歷屯阨。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必重報之。雖先嘗欲殺已者。亦不問。與選二十餘年。以獎拔賢才爲已任。性復彊記。一見皆不忘。其姓名。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乘短尾牝驢。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爲不識卿。漫漢驚服。

唐許敬宗對濮陽帝丘之問

麟德二年。高宗至濮陽。竇德玄騎從。高宗問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

謂之帝丘。高宗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吾見德玄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宣宗聰察強記

大中九年。宣宗聰察彊記。宮中廝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漬汚帛。誤書漬爲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宣宗不之見。輒足成之。及中書覆入。宣宗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

風姿門

南燕慕容超姿幹壞偉

晉義熙元年初。南燕主備德。仕秦爲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主垂舉兵於山東。張掖太守符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犇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爲超娶其女爲婦。超恐爲秦人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

王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真狂。願微加官爵以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故爲謬對。或問而不答。興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裏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辯往視之。辯因鄉人宗正謙賣卜在長安。以告超。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謙變姓名逃歸南燕。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超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備德慟哭。悲不自勝。封超爲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妙選時賢爲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爲嗣。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舉望。翕然歸之。

齊王儉以風流宰相謝安自比

永明二年。王儉領國子祭酒。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使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挿簪。朝野慕之。相與倣効。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武帝深委仗之。

積善門

北周寇雋自謂積善所致

陳末定三年。周驃騎大將軍寇雋。少有學行。家人嘗賣物。多得絹五匹。雋於後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世宗虛心欲見之。雋不得已入見。王引之同席而坐。問以魏朝舊事。載以御輿。令於王前乘之。以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之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

陰德門

漢王賀自謂活萬餘人

天漢二年。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勃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爲青州刺史。濟南王賀亦爲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夏侯勝謂丙吉有陰德未死

元康三年。封丙吉爲博陽侯。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宣帝憂其不起。將使人就加印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

鄧訓活數千人家必蒙福

永元十四年。初太傅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護羌校尉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叔父咳曰。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使修石白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綏後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

灋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和帝深嘉焉。及陰后之廢。貴人請救。不能得。和帝詔立貴人鄧氏爲皇后。后辭讓。不得已。然後卽位。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和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

後周竇儀乞免誅兗州將吏

廣順二年。初慕容彥超將反。募群盜置帳下。至者二千餘人。皆山林獷悍。竟不爲用。太祖欲悉誅。兗州將吏翰林學士竇儀。見馮道。范質。與之共白太祖曰。彼皆脅從耳。乃免之。

果報門

齊巴陵王謂昔滅劉氏理數固然

建武元年。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不許而歿。又遣中書舍人茹灋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性英果。時爲南蘭陵太守。鎮琅邪。城有守兵。宣城王恐不肯就歿。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卽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酖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灋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灋亮及左右皆流涕。

唐天后殺周興等以慰人望

天授二年。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天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天后原之。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天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元載言佛法報應之驗

大曆二年。始代宗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為相。三人皆好佛。縉尤甚。不食葷血。與鴻漸造寺無窮。代宗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為有無。載等奏以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稱兵內侮。出門病死。回紇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代宗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

路巖死處乃楊收賜死之榻

乾符元年。路巖行至江陵。敕削官爵。長流儋州。巖美姿儀。囚於江陵獄。再夕。須髮皆白。尋賜自盡。籍沒其家。巖之為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賜死之榻也。

袁襲毋勸殺所以不壽

龍紀元年。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鏐。行密獲而釋之。以爲裨將。朱全忠與趙鏐有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袁襲。襲曰。不若斬首以遣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爲折吾股肱也。吾所寬而襲每勸我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

柳璨自謂負國當死

天祐二年。柳璨奏稱人望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卽日遣璨詣大梁。達傳禪之意。朱全忠拒之。初。璨陷害朝士過多。全忠亦惡之。璨與蔣玄暉、張廷範朝夕宴聚。深相結。爲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宮人阿秋、阿虔達意。玄暉語以它

曰。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爲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收玄暉繫河南獄。是日斬蔣玄暉。又斬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閩薛文傑更爲檻車先自入

後唐清泰元年。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州。閩王璘遣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爲謀。文傑

出。繼鵬伺之於啓聖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初文傑以古制檻車踈闊。更爲之。形如木匱。攢以鐵錐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

南唐末齊丘歎昔日獻謀宜及此

後周顯德六年。唐末齊丘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泰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謚曰醜繆。

禍福門

唐王沐求官被誅舒守謙因怒獲免

大和九年。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家南。老且貧。聞涯爲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其弟。與涯俱署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遣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獨免。

賑孤貧門

唐李大亮養親戚早孤

貞觀十八年。武陽懿公李大亮卒於長安。遺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十匹。親戚早孤。爲大亮所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後唐世宗以米貸貧民

顯德六年。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報德門

漢第五倫不忘與千里馬者

元和三年。司空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北魏盧度世報鄭罷之德

宋元嘉二十八年。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罷家。吏囚罷子掠治之。罷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焚其體。終不言而死。及世

祖臨江。文帝遣殿上將軍黃延年使於魏。魏世祖問曰。盧度世亡命。已應至彼。延年曰。都下不聞有度世也。世祖乃赦度世。及其族逃亡籍沒者。度世自出。世祖以為中書侍郎。度世為其弟娶鄭罷妹。以報德。

唐李大亮不負張弼恩

貞觀十七年。初李大亮為龐玉兵曹。為李密所獲。同輩皆死。賊帥張弼見而釋之。遂與定交。及大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時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多推家貲以遺弼。弼拒不受。大亮言於太宗。乞悉以其官爵受弼。太宗為之擢弼為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忘恩門

北魏寇祖仁殺舊恩城陽王

梁中大通二年。魏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從河橋西涉渡。及兆入宮。敬宗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敬業馬走。敬宗屢呼之。不顧而去。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授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宅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勲賞。兆夢徽謂已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意所夢為實。即掩捕祖仁。徵其金。

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歎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四。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擣之至死。

唐明皇薄魏知古負姚崇

開元二年。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爲相。崇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知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它日明皇從容問崇。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對曰。臣有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于魏知古。臣未及問之耳。明皇始以崇必爲其子隱。及聞崇奏喜。問卿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徵時。臣卯而翼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必德臣。容其爲非。故敢干之耳。明皇於是以崇爲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爲私於臣。累聖政矣。明皇久乃許之。知古罷爲工部尚書。

李德裕薦白敏中反爲所排

大中元年。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

復讎門

豫讓欲為智伯報仇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智氏之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不亦難乎。豫讓曰。不可。既以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

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

唐明皇不肯以報讎壞國法

開元二十三年，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既殺張審素，更名萬頃，審素二子，瑄、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謀伺便復讎。後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汎水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穉年孝烈，能復父讎，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如此，壞國法，明皇亦以為然，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啓也。」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狗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

極。咎繇作士，灋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憐之，為作哀誄，榜於衢路，市人歛錢葬之於北邙。

韓愈奏定復讎之律

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杲，自詣縣請罪，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以為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

經律無失其指矣。敕梁悅杖一百。流循州。

楚楊昭憚女請復其寃

後周顯德三年。韓令坤敗唐兵於城東。擒陸孟俊。初孟俊之廢馬希萼。立希崇也。滅故舒州刺史楊昭憚之族。而取其財。楊氏有女美。獻於希崇。令坤入揚州。希崇以楊氏遺令坤。令坤嬖之。既獲孟俊。將械送帝所。楊氏在簾下。忽撫膺慟哭。令坤驚問之。對曰。孟俊昔在潭州。殺妾家二百口。今見之。請復其寃。令坤乃殺之。

報怨門

漢公孫弘竟報私隙

元朔五年。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時武帝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每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武帝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弘性意思。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爲人廉直。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端驕恣。數犯灑。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弘乃薦仲舒爲膠西相。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毀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武帝從之。

楊輔以私怨誣奏王尊

河平二年。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倨慢。尊坐免官。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令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原其所出。御史丞楊輔素與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建書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議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寃。愬罪。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使白黑分別。書奏成帝。復以尊爲徐州刺史。

晉周玘屬其子爲報怨

建興元年。吳興太守周玘宗族彊盛。琅邪王睿頗疑憚之。睿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駕御吳人。吳人頗怨玘。自以失職。又爲刁協所輕。耻恚愈甚。乃陰與其黨謀誅執政。以諸南士代之。事泄。玘憂憤而卒。將死。謂其子勰曰。殺我者。諸傖子也。能復之。乃吾子也。

後趙王不讎漚麻之恨

東晉太興四年。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與之共坐歡飲。初。勒微時。與李陽隣居。數爭漚麻池。相毆。陽由是獨不

敢來。勒曰。陽壯士也。漚麻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豈讎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參軍都尉。

王導以周顛不救已爲恨。

永昌元年。王敦舉兵於武昌。元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與才協。勸帝盡誅王氏。元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王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虞待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元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

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元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參軍呂猗說敦曰。周顛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顛及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覬救已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沈勁竟滅吳氏報父冤。

太寧二年。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充曰。爾以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

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王敦黨悉平。充子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勁竟滅吳氏。

何無忌怒殷仲文爲薄已

義熙三年。殷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當朝政。出爲東陽太守。尤不樂。何無忌素慕其名。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便道修謁。無忌喜欲遲之。而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以爲薄已。大怒。會南燕入寇。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憂也。劉裕府將駱冰謀作亂。事覺。裕斬之。因言冰與仲文等潛相連結。謀立桓胤爲主。皆族誅之。

北魏主殺莫題以報三歲犢之怨

四年。魏主珪殺高邑公莫題。初拓跋窟咄之伐珪也。題以珪年少。潛以箭遺窟咄曰。三歲犢。豈能勝重載邪。珪心銜之。至是或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者。珪使人以箭示題。而謂之曰。三歲犢。果何如。題父子對泣。詰朝收斬之。

劉毅怨庾悅奏罷軍府

七年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東堂。庾悅爲司徒右長史。後至。奪其射堂。衆人皆避之。毅獨不去。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從悅求子鵝炙。悅怒不與。毅由是銜之。至是毅求兼督江州。詔許之。因奏稱江州內地。以治民爲職。不當置軍府。彫耗民力。宜罷軍府。移鎮豫章。而尋陽接蠻。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鎮豫章。毅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悅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設嚴峻。

悅忿懼。至豫章。疽發皆卒。

唐劉仁軌不念疇昔之怨

乾封元年。以大司憲劉仁軌爲右相。初仁軌爲給事中。按畢正義事。李義府怨之。出爲青州刺史。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時未可行。義府督之。遭風失船。丁夫溺死甚衆。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鞠之。義府謂異式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式至。謂仁軌曰。君與朝廷何人爲讎。宜早自爲計。仁軌曰。仁軌當官不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讎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義府言於高宗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高宗乃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爲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觴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仁軌旣知政事。遽薦異式爲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劉仁軌怨李敬玄出爲西邊鎮守

儀鳳三年。劉仁軌鎮洮河。每有奏請。多爲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仁軌知敬玄非將帥才。欲中傷之。奏言西邊鎮守。非敬玄莫可。敬玄固辭。高宗曰。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以敬玄代仁軌爲洮河道大總管。兼安撫大使。

周矩怨騫味道按致其罪

垂拱四年。左肅政大夫同平章事騫味道。素不禮於殿中侍御史周矩。屢言其不能了事。會有羅告味道者。敕矩按之。矩

謂味道曰。公常責矩不了事。今日爲公了之。味道及其子辭。王皆伏誅。

周興以魏玄同沮已羅告其罪

永昌元年。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高宗欲加擢用。或奏以非清流。罷之。興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興以爲玄同沮已。銜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同與奏誣。玄同言。天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天后怒。賜死于家。

崔隱甫彈張說以報隙

開元十四年。明皇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中書令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明皇不從。以隱甫爲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說有隙。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於叱罵。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爲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鼠輩何能爲。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彈說。引術士占星。狗私僭侈。受納賄賂。敕源乾曜等。同於御史臺鞠之。

李德裕怨牛李誣與劉從諫交通

會昌四年。李德裕怨東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武宗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

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河南少尹呂述與裕書言。劉稹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奏述書。武宗大怒。以僧孺為太子少保分司。宗閔為漳州刺史。

後梁太祖為朱友寧報仇讎

開平二年。金吾上將軍王師範家於洛陽。朱友寧之妻泣訴於太祖曰。陛下化家為國。宗族皆蒙榮寵。妾夫獨不幸。因王師範叛逆。死於戰場。今仇讎猶在。妾誠痛之。太祖曰。朕幾忘此賊。遣使就洛陽族之。使者先鑿阬於地側。乃宣敕告之。師範盛陳宴。且與宗族列坐。謂使者曰。死者人所不免。况有罪乎。予不欲使積尸長幼無序。酒既行。命自刎。及長。引於阬中戮之。死者凡二百人。

後晉高勳剖張彥澤心以祭死者

天福十二年。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住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遂斬彥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絰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勳命斷腕出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齧其肉而食之。

後漢魏仁浦不肯因亂報怨

乾祐三年。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隱帝。與魏仁浦為隣。欲

併仁浦所居以自廣。屢謂仁浦於隱帝。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爲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厚。

郭威不屠劉銖家以復怨讎

劉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讎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

任怨門

後唐郭崇韜為李紹宏等所恨

同光元年。初。李紹宏為中門使。郭崇韜副之。至是。自幽州召還。崇韜惡其舊人。位在已上。乃薦張居翰為樞密使。以紹宏為宣徽使。紹宏由是恨之。居翰和謹畏事。軍國機政。皆崇韜掌之。支度務使孔謙自謂才能勤効。應為租庸使。衆議以謙人微地寒。不當遽總重任。故崇韜薦張憲。以謙副之。謙亦不悅。

郭崇韜不用孔謙專使務

租庸副使孔謙。謂張憲公正。欲專使務。言於郭崇韜曰。東京重地。須大臣鎮之。非張公不可。崇韜即奏以憲為東京副留

守。知留守事。以豆盧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謙彌失
望。

後周世宗自當誹謗之語

顯德二年。世宗與侍臣論刑賞。世宗曰。朕必不因怒刑人。因
喜賞人。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為舍。通大車者蓋寡。世宗
悉命直而廣之。廣者至三十步。又遷墳墓於標外。世宗曰。近
廣京城於存歿擾動誠多。然怨謗之語。朕自當之。它日終為
人利。

不避嫌疑門

唐魏證不顧身嫌以釋疑

武德九年。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之黨散亡在民間。雖更赦令。
猶不自安。徼幸者爭告捕以邀賞。諫議大夫王珪以啓太子。
太子下令。六月四日巳前。事連東宮。及齊王。十七日前。連李
瑗者。並不得相告言。違者反坐。遣諫議大夫魏徵宣慰山東。
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州縣錮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
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徵曰。吾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
皆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雖遣使者。人誰信之。
吾不可以顧身嫌。不為國慮。且既蒙國士之遇。敢不以國士
報之乎。遂皆解縱之。太子聞之。大喜。

温彦博謂魏證不存形迹避嫌疑

貞觀元年。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太宗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之。無狀。彦博言於太宗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令彦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它日徵入見。言於太宗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衰。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

李德裕不以柳仲郢為嫌

會昌五年。李德裕以柳仲郢為京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竒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為嫌。

招懷門

晉劉琨長於招懷。短於撫御。

永嘉五年。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

河西王不以綏寧為先

東晉隆安五年。河西王利鹿孤。命群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嵩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為先。唯以徙民為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唐魏證請遣使鎮撫嶺南

貞觀元年。嶺南酋長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

奏稱益反。前後以十數。太宗命將軍蘭暮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益反狀未成，未宜動衆。太宗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益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旣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鎮撫，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太宗乃罷兵。遣貞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盜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太宗曰：魏徵，今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五百匹。

李大亮奏罷招撫使

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亮上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河西州縣蕭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爲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太宗從之。

嫉惡門

東晉溫嶠共畫討王敦之謀

太寧二年。初。明帝親任中書令溫嶠。王敦惡之。請嶠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楊尹缺。敦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聽。表嶠為丹楊尹。且使覲伺朝廷。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明帝。請先為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司徒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

梁范雲惡褚縉薄行。皆不禮。

天監元年。河南褚縉居建康。素薄行。仕宦不得志。頻造尚書。范雲。雲不禮之。縉怒。私謂所親曰。建武以後。草澤下族。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彊兵在江州。非主上舊臣。有自疑之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爲我出邪。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不失作河南郡守。遂投伯之。大見親狎。

唐韋安石面折武三思張易之

久視元年。以韋安石同平章事。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米霸子等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天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魏元忠不附張昌宗

長安三年。初魏元忠爲洛州長史。洛陽令張昌儀侍諸兄之勢。每牙直上長史聽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爲相。天后召易之弟昌期。欲以爲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朝臣。無以易薛季昶。天后曰。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鄉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務繁劇。不若季昶彊幹習事。天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天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承高戩。太平公主之所愛也。會天后不豫。張昌宗恐天后一日晏駕。

爲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天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父長。天后怒。下元忠戩獄。將使與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天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天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污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天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天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

繫治之。它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天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鞫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以爲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為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怊怛。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迂易之等意。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彫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它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桓彥範。魏知古。保救得免。貶元忠爲高要尉。戩說皆流嶺表。

宋璟獨不禮張易之兄弟

天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丞柰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天后知之。故得免。

宋璟疾負罪妄訴不已

開元八年。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時璟與蘇頲建議。嚴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

璟以監察御史

隱之。充使括惡錢。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

路。明皇於是貶

之官。罷璟爲開府儀同三司。頲爲禮部尚

書

妬賢門

唐李林甫每忌文學之士

天寶元年。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明皇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明皇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明皇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明皇舉動。必知之。乃除絢華州刺史。到官未幾。誣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事員外同正。明皇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奏。挺之衰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明皇歎吒久之。以爲詹事。又以河南采訪使齊澣爲少詹事。皆員外同正。於

東京養疾。澣亦朝廷宿望。故并忌之。

李林甫賀野無遺賢

六載明皇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姦惡。建言舉人多卑賤愚瞶。恐有俚言。污濁聖聽。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取名實相副者。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

李林甫忌王忠嗣入相

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忠嗣固辭。兼河東朔方節度。許之。

盧杞忌張鎰欲出之於外

建中三年。德宗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德宗所重。欲出之於外。已得專總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德宗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筭。德宗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以鎰兼鳳翔尹隴右節度等使。

盧杞出顏真卿宣慰李希烈

四年。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官軍數爲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士民震駭。竄匿山谷。德宗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德宗以爲然。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真卿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嫚罵。拔刃擬之。爲將割啗之勢。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留真卿不遣。

盧杞惡李揆有才望使之入吐蕃

荅蕃判官監察御史于頔。與吐蕃使者論刺沒藏。至自青海。言疆場已定。請遣區頰贊歸國。以禮部尚書李揆爲入蕃會盟使。詔諸將相與區頰贊盟於城西。李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德宗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德宗爲之惻然。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

元載與其黨攻李泌不已

大曆五年。元載以李泌有寵於代宗。忌之。言泌常與親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宜知其謀。代宗曰。北軍。泌之故吏也。故朕使之就見親故。朝恩之誅。泌亦豫謀。卿勿以為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叅佐。代宗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代之。

李逢吉患穆宗待遇李紳之厚

長慶三年。李逢吉為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臧否。逢吉患之。而穆宗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

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穆宗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及它職事。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

讒譖門

秦甘茂盟於息壤以止謗

周赧王七年。秦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甘茂於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

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甘茂帥師伐宜陽。八年，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

漢馬援後爲上書者所譖

建武二十五年，初，馬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光武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槨葬城西。賓客故人莫敢弔會。

光武疑第五倫筭婦公不過從兄飯

中元元年，淮陽王入朝，第五倫隨官屬得會見。光武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光武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光武謂倫曰：聞卿爲吏，筭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衆人以臣愚蔽，故生是語耳。光武大笑，以倫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爲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章帝不信李邑毀班超

建初八年，章帝拜班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上書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章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

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令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曹操信讒言害崔琰等

建安二十一年。時有與中尉崔琰宿不平者。白琰傲世怨謗。意指不遜。曹操怒。遂賜琰死。尚書僕射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操收玠付獄。侍中桓階。和洽。皆爲之陳理。操不聽。階求案實其事。操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言事

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不加檢覈。臣竊不安。操卒不窮治。玠遂免黜。終於家。是時西曹掾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群下謂之側目。尚書僕射何夔。及東曹屬徐奕。獨不事儀。儀譖奕。出爲魏郡太守。賴桓階左右之得免。尚書傳選。謂何夔曰。儀已害毛玠。子宜少下之。夔曰。爲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

晉王衍多毀羊祜

泰始八年。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統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軍法將斬王戎。衍戎之從弟也。故二人皆憾

之言論多毀祐。時人謂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荀勗馮統譖逐張華

太康三年，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爲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武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鎮，撫循夷夏，譽望益振。武帝復欲徵之，馮統侍。武帝從容語及鍾會，統曰：會之反頗由太祖。武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聞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

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武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旣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武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統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武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東晉王國寶譖謝安

太元八年，謝安壻王國寶坦之之子也。安惡其爲人，每抑而不用，以爲尚書郎。國寶自以望族，故事唯作吏部，不爲餘曹。固辭不拜，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武帝與道

子皆嗜酒。狎昵邪譎。國寶乃譖安於道子。使離間之於武帝。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武帝由是稍疎忌之。

北齊祖珽續謠言譖斛律光

陳太建四年。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遙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光嘗在朝堂垂簾坐。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恐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斛律後無寵。珽因而間之。光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勲州刺史韋孝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

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榭木不扶自舉。令諜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後主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

唐許敬宗誣奏褚遂良等

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為外援。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

朝覲。又貶褚遂良爲愛州刺史。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往者
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卒與無忌等四
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區處衆事。
咸無廢闕。數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任重。動罹愆過。螻蟻餘
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

許敬宗譖長孫無忌謀反

四年。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
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旣
立。無忌內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洛陽人李奉
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敕敬宗鞫之。
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構陷忠臣。近歲使權歸無忌。伺

隙謀反。高宗驚曰。豈有此邪。舅爲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
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狀已露。請收捕。準法。高
宗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若殺之。天下將謂朕何。
敬宗對曰。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遣百官
素服。哭而殺之。至今天下以文帝爲明主。今無忌忘兩朝之
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姦狀自
發。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
其亂。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無忌。今之姦雄。王莽司馬懿之流
也。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高宗以爲然。詔
削無忌太尉。及封邑。黔州安置。

狄仁傑不願知譖者名

天授二年。以狄仁傑同平章事。天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天后深歎美之。

武三思日夜譖敬暉等

神龍元年。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爲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中宗不許。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崔湜爲耳目。伺其動靜。湜見中宗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用。三思引爲中書

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諂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贓亡入東都。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旣而大笑。三思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歿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此愔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中宗以爲然。以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袁恕已爲南陽王。崔玄暉爲博陽

王罷知政事。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宗楚客等共譖魏元忠

景龍元年。宗楚客等引姚廷筠爲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以爲侯君集社稷元勳。及其謀反。太宗就群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其後房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爲逆。雖復懿親。皆從國法。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悟聖意者。正以事關宗社耳。中宗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宗楚客令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旣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贊之。監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

之子。猶加昭憲。元忠非勳非戚。焉得獨漏嚴刑。又貶元忠務川尉。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爲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中宗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

李輔國譖殺建寧王

至德二載。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宮。肅宗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

於肅宗曰。倭恨不得爲元師。謀害廣平王。肅宗怒。賜倭死。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俟乎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德宗以謗言疑韓滉

興元元年。議者又言韓滉聞變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德宗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

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德宗曰。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德宗令韓臯謁告歸覲。而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宜速致之。臯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旣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德宗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李晟伐竹避飛語

貞元三年。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爲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爲變。晟遂伐其竹。

德宗不信竇參譖吳湊

七年福建觀察使吳湊爲治有聲。竇參以私憾毀之。且言其病風。德宗召至京師。使之步以察之。知參之誣。由是始惡參。以湊爲陝虢觀察使。以代參黨宋子翼。

竇申作謗書以傾陸贄

八年竇參陰狡而復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左金吾大將軍虢王則之與申善。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吳通玄與陸贄不叶。竇申恐贄進用。陰與通玄則之作謗書以傾贄。德宗皆察知其狀。貶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司馬。申道州司馬。尋賜通玄死。

陸贄謂譖訴之言多非實

九年德宗使人諭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粲父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除外官。勿使近屯兵之地。贄上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又曰。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凡是譖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假它事爲名。或云但棄其

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聽訟辨讒。必求情辨跡。情見跡著。辭服理窮。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

李絳說憲宗勿信讒言疑鄭絀

元和二年。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憲宗召令還。上黨從史託言就食邢洛。不時奉詔。久之乃還。它日憲宗召李絳。對於浴室。語之曰。事有極異者。朕比不欲言之。朕與鄭絀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絀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爲人臣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絀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憲宗曰。吉甫密奏。絳曰。臣竊聞搢紳之論。稱絀爲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前。願陛下更熟察之。勿使人謂陛下信讒也。憲宗良久曰。誠然。絀必不至此。非卿言。朕幾誤處分。

李逢吉之黨百計毀裴度

寶曆二年。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下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識。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敬宗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

宋申錫爲讒人所誣

開成元年。李石爲上言。宋申錫忠直。爲讒人所誣。竄死遐荒。未蒙昭雪。文宗俛首久之。旣而流涕泫然曰。茲事朕久知其誤。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况申錫僅全鬻領耳。非獨內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鄉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鄭覃李固言亦共言其冤。文宗深痛恨。有慙色。詔悉復申錫官爵。

李德裕諫武宗信讒誅宰相

會昌元年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武宗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李珣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勸武宗除之。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珣。戶部尚書杜宗奔

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與崔琪。崔郾。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旣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珣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旣死而衆以爲冤。久之。武宗乃曰。特爲卿等釋之。

後梁趙張協力傾王彥章

後唐同光元年。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爲招討使。謂所親曰。

待我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爲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

莊宗信謠言誅郭崇韜

天成元年。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子。於是朝野駭惋。群議紛然。莊宗使宦官潛察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乂。崇韜之壻也。宦官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乂對諸將。攘臂垂泣。爲崇韜稱冤。言辭怨望。遂幽存乂於第。尋殺之。

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乂連謀。宦官因共勸帝速除之。莊宗乃徙繼麟爲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驅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又誅其家人於河中。時洛中諸軍饑窘。妄爲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莊宗。故郭崇韜。朱友謙。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李嗣源。亦爲謠言所屬。莊宗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勲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官用事。動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

蜀孟知祥斬都延昌誣告

長興元年。蜀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孟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知祥詰之無狀。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王行本。署斬之。後就宴。盡去左右。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親附而服之。

後晉馮玉譖桑維翰有廢立之志

開運二年。初齊王疾未平。會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帝睿。近讀書否。齊王聞之以告馮玉。玉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齊王疑之。李守貞素惡維翰。馮玉李彥韜與守貞合謀排之。罷維翰政事。爲開封尹。以趙瑩爲中書令。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今旣解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柰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告訐門

唐權萬紀等以告訐得寵

貞觀五年。權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於太宗。由是諸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爲直。以讒爲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柰何昵姦以自損乎。太宗默然。賜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狀自露。皆得罪。

太宗惡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

十年。太宗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裴度諫王鏐家奴告主稷

元和十一年。王鏐家二奴告鏐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憲宗命鞫於內使。遣中使詣東都檢括鏐家財。裴度諫曰。王鏐既沒。其所獻之財。已爲不少。今又因奴告檢括其家。臣恐諸將帥聞之。各以身後爲憂。憲宗遽止使者。以二奴付京兆杖殺之。

後漢李嶼僕夫告其主謀反

乾祐元年。初。高祖入大梁。太子太傅李崧皆在真定。高祖以崧第賜蘇逢吉。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事漢權臣。常惕惕謙謹。多稱疾杜門。而二弟嶼義與逢吉子弟俱爲朝士。時乘酒出怨言。云奪我居第家貲。逢吉由是惡之。會李嶼僕夫葛

延遇爲嶼販鬻。多所欺匿。嶼扶之。督其負甚急。延遇與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及逢吉聞而誘致之。因召崧至第。收送侍衛獄。嶼自誣云。與兄崧弟義甥王凝及家僮合二十人。謀因山陵發引。縱火焚京城。作亂。下詔誅崧兄弟家屬。及辭所連及者。皆陳尸於市。仍厚賞葛延遇等。時人無不寃之。自是士民家皆畏禪僕隸。往往爲所脅制。

後周徐台符請誅誣告者

廣順二年。翰林學士徐台符請誅誣告李崧者。葛延遇及李澄。馮道以爲屢更赦。不許。王峻嘉台符之義。白於太祖。收延遇。澄誅之。

反間門

漢王捐數萬斤金間楚君臣

三年。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爲太

牢具舉。進見楚使。卽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北魏世祖不以反間疑王慧龍

宋元嘉八年。魏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蹟。歸附者萬餘家。文帝縱反間於魏。魏世祖聞之。賜慧龍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

吐蕃離間李晟等

唐貞元三年。德宗遣中使王子恒齎詔遣尚結贊。至吐蕃境。不納而還。渾瑊留屯奉天。尚結贊至。故原州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械。欲械瑊以獻贊。今失械。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姪弁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命弁與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寧。俱歸。分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鄯州。德宗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以燧爲司徒。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

荆南高季興間楚高郁

後唐天成四年。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爲謀主。國賴以富彊。鄰國皆疾之。高季興屢以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乃遣使遺知政事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爲兄弟。使者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屢言於殷。稱郁奢僭。且外交鄰蕃。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爲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老。獅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舍。謗諭中外。誣郁謀叛。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拊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已出。使我勲舊。橫罹冤酷。旣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

固位門
避事門
私怨門
寢詐門
姦邪門
猜忌門
貪鄙門
賂遺門
不忠門
協謀門
立異門

偷安門
怨望門
改行門
姦詐門
傾險門
放縱門
饋遺門
欺妄門
附麗門
朋黨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通鑑總類卷第十七

固位門

漢劉勝隱情惜已自同寒蟬

延熹九年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繫密嘗爲北海相行春到高密見鄭玄爲鄉嗇夫知其異器卽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卒成大儒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

不亦萬分之一乎。豈慙服待之彌厚。

晉張華不肯遜位以避災。

末康元年。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閻纘謂張華不早遜位避誅。

趙王倫陰與孫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頴解系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仍夷三族。閻纘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

王衍恃兄弟居中外爲三窟。

末嘉元年。以王衍爲司徒。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都督。族弟敦爲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爲三窟矣。

宋何尚之復起視事。

元嘉二十九年。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旣而詔書敦諭數四。尚之復起視事。御史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之。

唐魏元忠與時俯仰。

神龍二年。魏元忠自端州還爲相。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

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致書元忠。以爲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使遊走權門。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進賢才。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爲長亂之階。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爲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盜竊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李林甫專寵固位

天寶六載。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明皇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偷安門

吳主問漢政得失

魏景元二年。吳主使五官中郎將薛珣聘于漢。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爲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東晉陶侃笑王導遵養時賊

咸和五年。郭默斬劉胤。傳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太尉陶侃聞之。投袂起曰。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新除。禁網寬簡。欲因際會。騁

其從橫耳。發使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

避事門

晉琅邪王參佐多避事

建興元年。琅邪王睿參佐多避事自逸。錄事參軍陳頽言於睿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小心恭恪爲凡俗。以偃蹇倨肆爲優雅。流風相染。以至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尋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睿不從。

齊謝朓令弟淪飲酒勿豫人事

建武元年。以宣城公鸞爲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爲王。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致酒

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爲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爲臣如此。可謂忠乎。

唐張茂和以淮西之行辭裴度

元和十二年。裴度赴淮西。憲宗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嘗以膽畧自銜於度。度表爲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憲宗曰。此忠順之門。爲卿遠貶。乃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牙。

怨望門

東晉桓玄每怏怏於失職

太元十七年。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玄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衆客曰。桓温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益不自安。常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曰。先臣勤王匡復之勲。朝廷遺之。臣不復計。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請問談者。誰之由邪。疏寢不報。玄在江陵。殷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荊州。玄復豪橫。士民畏之。征虜參軍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曰。桓玄志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

節下崇待太過恐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悅。

宋王僧達怏怏不得志

大明二年。中書令王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武帝初踐阼。擢爲僕射。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一二年間。卽望宰相。旣而遷護軍。怏怏不得志。累啓求出。武帝不悅。自是稍稍下遷。五歲七徙。再被彈削。僧達旣耻且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時政。武帝已積憤怒。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趨升其榻。僧達令昇棄之。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殺僧達。會高閣反。武帝因誣僧達與閣通謀。收付廷尉。賜死。

顏竣對親舊有怨言

三年冬。揚州刺史顏竣。遭母憂。送喪還都。武帝恩待猶厚。竣時對親舊有怨言。或語及朝廷得失。會王僧達得罪。疑竣譖之。將死。具陳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武帝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劾奏。免竣官。竣愈懼。上啓陳謝。且請生命。武帝益怒。詔荅曰。卿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自全。豈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反。武帝遂誣竣與誕通謀。收竣付廷尉。先折其足。然後賜死。

齊江謐以不遷官怨望誹謗

建元四年。吏部尚書江謐。性諂躁。太祖殂。謐恨不豫。顧命。武帝卽位。謐又不遷官。以此怨望誹謗。會武帝不豫。謐詣豫章王嶷。請間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武帝知之。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謐前後罪惡。賜死。

北魏裴植以不高遷常快快

梁天監十四年。魏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意常快快。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深怪之。及爲尚書。志氣驕滿。每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每入參議。論好面譏毀群官。又表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見之。切齒。尚書左僕射郭祚。冒進不已。自以東宮師傅。列辭尚書。望封侯儀。同詔以祚爲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祚與植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其罪。

北周賀若敦對臺使出怨言

陳天嘉六年。周以函谷關城爲通洛防。以賀若敦爲中州刺史。鎮函谷。敦恃才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返。謂宜受賞。翻得除名。對臺使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死謂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以誡之。

隋賀若弼以怨望坐免官

開皇十二年。以內史令楊素爲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右領軍大將軍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旣而楊素爲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坐免官。怨望愈甚。久之文帝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惟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熲

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文帝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度江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文帝曰。此已格外重賞。何用追論。弼曰。臣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回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文帝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

賀若弼恃平陳之功。要索不已。

二十年。賀若弼復坐事下獄。文帝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佗日文帝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頴曰。陳叔寶可平也。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頴云必不然。及平陳。遽索內史。又索僕射。我語頴

曰。功臣正宜授勲官。不可預朝政。弼後語頴。皇太子於已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圖鎮廣陵。又圖荊州。皆作亂之地。意終不改也。

唐劉文靜以功高有缺望之心。

武德二年。民部尚書魯公劉文靜。自以才畧功勲。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寂有所是。文靜必非之。數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靜與弟文起飲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寂首。家數有妖。文起召巫於星下。被髮銜刀爲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高祖以文靜屬吏。遣裴寂蕭瑀問狀。文靜曰。建義之初。忝爲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略同。今寂爲僕射。據甲第。臣官賞不異衆人。東西征討。老母留

京師風雨無所庇。實有缺望之心。因醉怨言。不能自保。高祖謂群臣曰。觀文靜此言。反明白矣。秦王世民爲之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今文靜缺望則有之。非敢謀反。裴寂言於高祖曰。文靜才略實冠時人。性復麤險。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高祖素親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文靜及文起坐死。籍沒其家。

侯君集怨望有異志

貞觀十七年。以張亮爲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怨望有異志。亮出爲洛州。君集激之曰。何人相排。亮曰。非公而誰。君集曰。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安能仰排。因攘袂曰。鬱鬱殊不聊生。公能反乎。與公反。亮密以聞。太宗曰。卿與君集皆功臣。語時旁無它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如此事未可知。汝且勿言。待君集如故。

李敬業等各以失職怨望

光宅元年。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皆坐事遭貶。魏思溫嘗爲御史。復被黜。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思溫爲之謀主。於是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賓王爲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僞

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暈翟。陷吾君於聚麀。又曰。弑姊屠兄。殺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劉幽求就閑職有怨望語

開元二年。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太子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下紫微省按問。幽求等不服。姚崇。盧懷慎。薛訥言於明皇。

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閑職。微有沮喪。人情或然。功業旣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慮驚遠聽。遂貶幽求爲睦州刺史。紹京爲果州刺史。

朱泚等皆以失職謀作亂

建中四年。涇原兵亂。德宗自苑北門出。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常怏怏。臣嘗謂陛下旣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德宗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泚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源休以使回紇還。賞

薄怨朝廷。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爲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衆。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泚悉起而用之。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蔣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略。皆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泚用。

蜀王宗佶以罷相怨望

後梁開平元年。蜀太師王宗佶既罷相。怨望陰畜。養死士謀作亂。上表以爲臣官預大臣。親則長子。國家之事。休戚是同。今儲貳未定。必啓厲階。陛下若以宗懿才堪繼承。宜早行冊禮。以臣爲元帥。兼總六軍。倘以時方艱難。宗懿冲幼。臣安敢

持謙不當重事。陛下既正位南面。軍旅之事。宜委之臣下。臣請開元帥府。鑄六軍印。征戍徵發。臣悉專行。太子視膳於晨昏。微臣握兵於環衛。萬世基業。惟陛下裁之。蜀主怒。隱忍未發。以問唐道襲。對曰。宗佶威望。內外懾服。足以統御諸將。蜀主益疑之。宗佶入見。辭色悖慢。蜀主諭之。宗佶不退。蜀主不堪其忿。命衛士撲殺之。

南唐宋齊丘以罷職憤邑尤甚

後晉天福八年。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自守。中書令宋齊丘。廣樹朋黨。百計傾之。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既而陳覺被踈。乃出齊丘爲鎮海節度使。齊丘忿懟。表乞歸九華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卽從之。賜書曰。今日之行。昔時相許。

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租稅。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色尤甚。

私怨門

漢光武謂兩虎安得私鬪

建武二年。賈復南擊召陵新息。平之。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光武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光武曰。

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東晉陶侃然庾亮不欲赴國難

咸和三年。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強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為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愆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卽戎服登舟。晝夜兼道而進。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

士行邪。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疾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卽與之談。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起。用參軍賈寧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拒侃等。

劉裕憾刁逵德王謚

元興三年。初劉裕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謚獨竒貴之。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逵擣蒲。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柳。謚見之。責逵而釋之。代之還直。由是裕深憾逵。而德謚。蕭方等曰。夫蛟龍潛伏。魚蝦襲之。是以漢高赦雍齒。魏武免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今王謚為公。刁逵亡族。疇恩報怨。何其狹哉。

唐李晟表張延賞過惡

貞元元年。初李晟嘗將神策軍戍成都。及還。以營妓高洪自隨。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返之。由是有隙。至是劉從一有疾。德宗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德宗重違其意。以延賞爲左僕射。

德宗使李晟與張延賞釋怨

二年。工部侍郎張或。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樞過於或。或怒。遂附於張延賞。給事中鄭雲達嘗爲晟行軍司馬。失晟意。亦附延賞。德宗亦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表請削髮爲僧。德宗慰諭不許。韓滉素與晟善。德宗命滉與或言。

佐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等引延賞詣晟第謝。結爲兄弟。因宴飲盡歡。又宴於滉玄佐之第。亦如之。滉因使晟表薦延賞爲相。李晟爲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胷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李吉甫後與陸贄爲深交

永貞元年。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群臣以微過譴逐者。皆不復叙用。至是始得量移。追忠州別駕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杭州刺史韓臯。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贄之秉政也。貶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爲明州長史。旣而徙忠州刺史。贄昆弟門人咸以爲憂。而吉甫至。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初猶慙懼。後遂爲

深交。韋臯在成都。屢上表請以贄自代。贄與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

改行門

晉周處砥節勵行

泰始十年。初。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入山求虎。射殺之。因投水搏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暮年。州府交辟。

東晉沈勁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

興寧二年。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吳興太守王胡之爲司州刺

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臣光曰。沈勁可謂能爲子矣。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譽。蔡仲之命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其是之謂乎。

唐魏元忠捧制感泣

神龍元年。天后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中宗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天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鍾傳以少時暴虎戒諸子

天復元年。江西節度使鍾傳少時嘗獵。醉遇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腰。不置。旁人共殺虎。乃得免。旣貴。悔之。常戒諸子曰。士處世。貴智謀。勿效吾暴虎也。

變詐門

秦張儀誣獻地以絕齊楚之從

周赧王二年。秦惠王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乃使張儀至秦。說楚懷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說而許之。陳軫獨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

隨張儀至秦。使勇士宋遺併宋之符北罵齊宣王。宣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張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怒。還報楚王。楚王大怒。欲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因賂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戰于丹陽。楚師大敗。

魏劉曄善伺上意以求合

太和六年。侍中劉曄爲明帝所親重。明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明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

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明帝之親臣。又重曄。執不可伐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與明帝論伐蜀事。暨切諫。明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明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明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明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明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明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

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明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

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敦誠慤，內失君心，外困於俗，卒以自危，豈不惜哉。

東魏崔暹頗挾巧詐

梁大同十一年，東魏丞相高歡入朝于鄴，百官迎於紫陌，歡握崔暹手而勞之，曰：「往日朝廷豈無法官，莫肯糾劾，中尉盡心徇國，不避豪強，遂使遠邇肅清，衝鋒陷陳，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富貴乃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

良馬。東魏靜帝宴於華林園，使歡擇朝廷公直者，勸之酒，歡降階跪曰：「唯暹一人可勸。」高澄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然暹中懷頗挾巧詐。初，魏高陽王斌有庶妹玉儀，不爲其家所齒，爲孫騰妓，騰又棄之。高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有殊寵。封琅邪公主，澄謂崔季舒曰：「崔暹必造直諫，我亦有以待之。」及暹諮事，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澄問何用此，爲暹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悅，把暹臂入見之。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可殺，及其自作，乃過於吾。』」

隋文帝謂盧賁反覆不可用

開皇十四年，齊州刺史盧賁坐民飢閉民糶，除名。文帝後復

欲授以一州。賁對詔失旨。又有怨言。文帝大怒。遂不用。皇太子爲言。此輩並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文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表。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爲政。又欲亂之。故謀大逆。譯爲巫蠱。如賁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置之則怨望。自爲難信。非我弃之。衆人見此。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卒於家。

唐封德彝議事數變

武德九年。初蕭瑀薦封德彝於上皇。上皇以爲中書令。及太宗卽位。瑀爲左僕射。德彝爲右僕射。議事已定。德彝數反。

於上前。由是有隙。時房玄齡杜如晦新用事。皆踈瑀而親德彝。瑀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辭指寥落。由是忤旨。會瑀與陳叔達忿爭於上前。瑀叔達皆坐不敬。免官。

憲宗遣中使給王弁

元和十四年。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給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卽日發沂州。導從尚百餘人。入徐州境。所在滅之。其衆亦稍逃散。遂加以桎械。乘驢入關。署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王遂死。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二

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
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旣定。
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
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
人。無一得脫者。門屏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臣光曰。

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
之。惡其誘討也。況爲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
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苟沂帥得人。戮
之。易於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爲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
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
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眈眈。如寇讎聚處。

得間則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爲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
憲宗削平僭亂。幾致治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
敦大信。故也。

後唐王晏球譏王都挾小數

天成三年。初。莊宗徇地河北。獲小兒。畜之宮中。及長。賜姓名。
曰李繼陶。明宗卽位。縱遣之。王都得之。使衣黃袍。坐堞間。謂
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帝子也。已卽帝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
念乎。晏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教公二策。不悉衆決
戰。則束手出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

姦詐門

漢公孫弘多詐無情實

元光五年。公孫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武帝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遷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辨。常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武帝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武帝然弘言。益厚遇之。

汲黯謂公孫弘爲布被飾詐

元朔三年。公孫弘爲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

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武帝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爲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欲以釣名。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武帝以爲謙讓。愈益厚之。

張湯舞智以御人

張湯爲廷尉。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武帝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千乘兒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所治卽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武帝由是悅之。湯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而視矣。

狄山謂張湯乃詐忠

元狩四年。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是時博士狄山議以爲和親便。武帝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於是武帝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武帝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

惛無敢忤湯者

王莽匿情求名

永始元年。封王莽爲新都侯。遷騎都尉。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之。卽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吳刁玄詐增識文

晉泰始七年。吳人刁玄詐增識文。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吳主聞之。大舉兵出華里。載太

后皇后。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西上。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聞之。乃還。

唐安祿山傾巧善事人

開元二十九年。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明皇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明皇益以爲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爲河北采訪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山之美。明皇以祿山爲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兩蕃。勃海。黑水。四府經略使。

安祿山外若癡直內實狡黠

天寶六載。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常令

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訶朝廷指趣動靜。皆報之。或應有牋表者。駱谷卽爲代作。通之。祿山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明皇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明皇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拱立曰。臣胡人。不習朝儀。不知太子者何官。明皇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鄉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明皇以爲信然。益愛之。明皇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爲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仍命卷簾以示榮寵。命楊鈺楊錡貴妃三姊。皆與祿山敘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明皇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明皇問何故。對曰。胡人先

而後父明皇大悅

姦邪門

漢弘恭石顯共傾蕭望之等

初元二年。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爲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劉更生與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元帝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元帝卽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

裏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公明通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怨恨。更求入許史。待詔華龍行。汗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退許史。狀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召致廷尉。時元帝初卽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元帝召堪更生。曰。繫獄。

元帝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元帝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旣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

恭顯以術殺望之

元帝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爲中郎。元帝噐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及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

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快
快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元帝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
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元帝乃可其
奏。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
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
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書
食。元帝乃卻食。爲之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
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元帝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
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帝之世。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爲君。
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愬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
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爲必無憂。已而果

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
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
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
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劉更生上書辨正邪

末光元年。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
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
萬物和於野。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
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所以營惑耳目。感
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徃徃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
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

任。而災異數見。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譎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

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元帝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元帝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先祿勲何邪。興者傾巧士。謂元帝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元帝於是疑之。

司隸校尉諸葛豐始以特立剛直著名於朝。數侵犯貴戚。在位多言其短。後坐春夏繫治人。徙城門。校尉豐於是上書告。堪猛罪。元帝不直豐。乃制詔豐前數稱言堪猛之美。今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憐豐老。不忍加刑。其免爲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爲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爲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爲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弃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石顯誣張猛令自殺

永光四年。日有食之。元帝於是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石顯筦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京房指石顯以曉元帝

建昭二年。京房嘗宴見。問元帝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元帝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元帝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元帝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

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此。元帝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元帝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墮。夏霜冬靄。春凋秋榮。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元帝曰。亦極亂耳。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元帝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事者。是矣。房指謂石顯。元帝亦知之。謂房曰。

論。房罷出。後元帝亦不能退顯也。

石顯薦貢禹以自解免。

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

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脩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孔融謂馬日磾曲媚姦臣

建安二年，馬日磾喪至京師，朝廷議欲加禮。孔融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率，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爲辭。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

唐李義府請立武昭儀爲后

永徽六年，中書舍人李義府爲長孫无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敕未至門下，義府密知，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爲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叩閣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高宗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

李林甫深結宦官爲內援

開元二十二年，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明皇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明皇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踈薄。林

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爲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

李林甫知上指請幸西京

二十四年。先是敕以來年二月行幸西京。會宮中有怪。明日。明皇召宰相卽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曰。今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指。二相退。林甫獨留言於明皇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於農收。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百司。卽日西行。明皇悅。從之。

元載結內侍以探上意

廣德元年。以苗晉卿爲太保。裴遵慶爲太子少傅。並罷政事。遵慶旣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代宗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代宗以是愈愛之。

盧杞欲出顏真卿於外

建中三年。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

李懷光爲姦臣所排不得入朝

四年。李懷光性粗疎。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旣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德宗必接以殊禮。或說王翊。趙贊曰。懷光緣道憤歎。以爲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歛煩重。

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訪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翊贊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德宗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德宗以爲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快。快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

陸贄極論裴延齡姦邪

貞元十年。陸贄以德宗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德宗。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旣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德宗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德宗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贄罷爲太子賓客。

裴度極陳元稹姦蠹之狀

長慶元年。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於穆宗。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盡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爲逆

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留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穆宗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以弘簡爲弓箭庫使。積爲工部侍郎。

傾險門

蜀漢諸葛亮謂李平腹中有鱗甲

魏大和五年。漢諸葛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衛尉南陽陳震也。方正者。李平也。

唐李義府笑中有刀

永徽六年。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克。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天寶元年。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爲明皇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李林甫使裴敦復速奏裴寬

三載。戶部尚書裴寬。素爲明皇所重。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刑部尚書裴敦復。擊海賊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屬敦復。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以五百金賂女官楊太真之姊。使言於明皇。寬坐貶睢陽太守。

李林甫使楊慎矜發韋堅等事

五載。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節度使。李適之性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它日適之因奏事言之。明皇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明皇以林甫爲愛已。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脫。適之由是束手矣。適之旣失恩。韋堅失權。益相親密。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爲已禍。常有動搖東宮之志。而堅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嘗爲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時因見明皇乘間微勸明皇去林甫。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爲。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慎矜發其事。以爲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暱。

林甫因譖堅與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林甫使慎矜與御史中丞王鉷、京兆府法曹吉溫共鞫之。明皇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下制責堅以干進不已。貶縉雲太守。惟明以離間君臣。貶播川太守。仍別下制戒百官。

仇士良惡李德裕欲激軍士爲變

會昌二年。武宗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會武宗欲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衆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樓前誼譁。德裕聞之。乞開延英。自訴。武宗怒。遽遣中使宣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

吳周廷望密輸款於徐知誥

後唐天成四年。吳侍中徐知詢自以握兵據上流。意輕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知誥患之。吳越王鏐遺知詢金玉鞍勒器。且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爲嫌。乘用之。知詢與客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召知誥。請金陵除父溫喪。知誥稱吳王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詢。知詢入朝。知誥留知詢爲統軍。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兄爲人子。初不臨喪可乎。知誥曰。爾挺劍待我。我何敢往。爾爲人臣。畜乘輿。

物亦可乎。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詰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猜忌門

宋明帝多忌諱

泰始七年。初明帝爲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爲世祖所親。卽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全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忌。忍虐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騶字爲馱。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忤意。往往有剗斫者。

隋煬帝忌楊素常恐不死

大業二年。楚景武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爲煬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爲楚公。意言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素寢疾。煬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

藥然密問醫者恒恐不死。素亦自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亦不將慎。謂弟約曰。我豈須吏活邪。素薨。贈太尉公。弘農等十郡太守。葬送甚盛。

唐陸贄請明辨蕭復見疑之狀

興元元年。蕭復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充諸道宣慰。安撫使。實踈之也。旣而劉從一及朝士。徃徃奏留復。德宗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

朕爲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卿知蕭復如何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爲。復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爲。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盾。願陛下明加辨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爲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辨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辨則罔寃。寃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寃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僞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德宗亦竟不復辨也。

陸贄諫德宗猜慮言盜者

德宗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

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爲便。贄上奏以爲。今盜據宮闕。有冒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

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德宗猜忌不委任臣下

貞元十年。德宗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及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艱於進用。羣材滯淹。贄上

奏諫其略曰。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弃人。雖纖芥必懲。而用才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弃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又曰。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德宗不聽。

放縱門

魏竹林七賢輕蔑禮法

景元三年。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爲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旣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校尉何曾惡之。面質籍於司馬昭。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汙染華夏。昭

愛籍才。常擁護之。阮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而追之。累騎而還。劉伶嗜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爲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山濤爲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欲助母丘儉。且安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嘗詣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晉王戎等皆以遊放爲達

元康七年。王戎爲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救。委事僚案。輕出遊放。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王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是時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爲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沖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泰山胡毋輔之。陳國謝

鯤城陽王尼。新蔡畢卓皆以任放爲達。至於醉狂裸體。不以爲非。胡毋輔之嘗酣飲。其子謙之闕而厲聲呼其父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輔之歡笑呼入共飲。畢卓嘗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爾。

宋謝靈運恃才放逸故及禍

元嘉十年。前祕書監謝靈運好爲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爲山賊。會稽太守孟顥與靈運有隙。表其有異志。發兵自防。靈運詣闕自陳。文帝以爲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廢棄郡事。爲有司所糾。是歲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執望生與兵逃逸。作詩曰。

韓亾子房奮。秦帝魯連耻。追討擒之。文帝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降死一等。徙廣州。久之。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詔於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

蜀李肇見蜀主不拜

後唐清泰元年。蜀昭武節度使兼侍中李肇聞蜀主卽位。顧望不時入朝。至漢州。留與親戚燕飲。旬至成都。稱足疾。扶杖入朝。見蜀主不拜。張公鐸等皆事蜀主於藩邸。素怨李仁罕。共譖之云。仁罕有異志。蜀主命武士執而殺之。是日李肇釋杖而拜。

貪鄙門

後漢張允家貲萬計性鄙吝

乾祐三年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是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卒

後周郭彥欽擾野雞族以求賂

廣順二年慶州刺史郭彥欽性貪野雞族多羊馬彥欽故擾之以求賂野雞族遂反剽掠綱商太祖命寧環二州合兵討之

饋遺門

晉杜預餉遺洛中貴要

太康元年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

唐陸贄拒絕諸道饋遺

貞元九年。德宗使人諭陸贄以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其略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鞞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矣。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却。則遇却者。疑乎見拒而

不通矣。若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復何嫌阻之有乎？

李德裕厚贈監軍得柄用

開成五年，初李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御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

後周曹彬使吳越不受饋遺

顯德五年，命西上閣門使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倣騎軍鋼甲二百，步軍甲五千，及它兵器。彬事畢，亟反，不受饋遺。

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鄉之奉使者，乞匄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賂遺門

唐陳少遊以納賄得爲觀察使

大曆元年。以隴右行軍司馬陳少遊爲桂管觀察使。少遊爲吏。強敏而好賄。善結權貴。以是得進。旣得桂州。惡其道遠多瘴癘。宦官董秀掌樞密。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於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數日改宣歙觀察使。

崔旰厚歛以賂權貴

二年。杜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留後。鴻漸來自成都。廣爲貢獻。因盛陳利害。薦旰才堪寄任。代宗亦務姑息。乃留鴻漸復知政事。以旰爲西川節度使。杜濟爲東川節度使。旰厚歛以賂權貴。元載擢旰弟寬至御史中丞。

牛僧孺不受韓弘錢得入相

長慶三年。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爲穆宗所厚。初韓弘之子。右驍衛將軍公武。爲其父謀。以財結中外。及公武卒。弘繼薨。緝孫紹宗嗣。王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穆宗憐之。盡取弘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強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穆宗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繆知人。以僧孺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王播以貢獻得爲相

大和元年。鹽鐵使王播。自淮南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文宗以播爲左僕射。同平章事。

後唐袁象先備賂權貴

同光元年。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莊宗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

溫韜厚賂權貴得還鎮

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沖。紹沖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宦。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爲唐雪耻。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莊宗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郭崇韜頗受藩鎮饋遺

二年。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

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僞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爲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之勞軍錢。崇韜言於莊宗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莊宗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諸方鎮刺史先賂劉延朗後議貢獻

清泰二年。以房暉充樞密使。劉延朗兼樞密副使。於是延朗居中用事。暉雖爲使長。其聽用之言。什不三四。暉隨勢可否。不爲事先。每幽并遣使入奏。樞密諸人環坐議之。暉多俛首而寐。比覺。引頸振衣。則使者去矣。啓奏除授。一歸延朗。諸方鎮刺史自外人者。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廷。由是諸將帥皆怨憤。潞王不能察。

馬全節不與劉延朗求賂

潞王嘉馬全節之功。召詣闕。劉延朗求賂。全節無以與之。延朗欲除全節絳州刺史。群議沸騰。潞王聞之。以全節爲橫海留後。

閩余廷英獻買宴錢

後晉天福七年。閩王曦以同平章事。余廷英爲泉州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後宮。事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責。將以屬吏。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爲相。

後漢侯益厚賂執政

乾祐元年。侯益家富於財。厚賂執政及史弘肇等。由是大臣爭譽之。以益兼中書令。行開封尹。

欺罔門

漢上官桀詐爲燕王書奏霍光

元鳳元年。上官桀父子既尊盛。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於是桀安父子深怨霍光。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桀等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昭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

畫室中不入。昭帝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昭帝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昭帝曰：將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是時昭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與有譖光者。昭帝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唐裴延齡虛張名數惑德宗

貞元九年，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

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德宗。德宗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汙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德宗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已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群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德宗不從。

陸贄數裝延齡誣罔之罪

十年。德宗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德宗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弃之物。卽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德宗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德宗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

故親厚之。群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鈺。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贄上書極陳延齡奸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培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捃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臣以卑鄙。

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書奏。德宗不悅。待延齡益厚。

李師望誣奏置定邊軍

咸通九年。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雋州控扼南詔。爲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雋州。以邛州爲理所。朝廷以爲信然。以師望爲雋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雋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南唐馮延巳浮誕不可信

後周顯德五年。唐王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同平章事馮延巳罷。

爲太子太傅。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巳常笑。烈祖戢兵爲齷齪。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爲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延巳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爲已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奸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亾矣。及臣服於周。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爲小朝邪。衆默然。

不忠門

梁武帝責沈約非忠臣

天監十二年。武帝有憾於張稷。從容與沈約語及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已往之事。何足復論。武帝以爲約與稷昏家。相爲。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因病。夢齊和帝以劔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武帝遣主書黃穆之視疾。夕還。增損。不卽啓聞。懼罪。乃白赤章事。武帝大怒。中使譴責者數四。約益懼。遂卒。有司謚曰文。武帝曰。情懷不盡。曰隱。改謚隱侯。

唐肅宗以六等定陷賊之罪

至德二載。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僞。準律皆應處

死。肅宗欲從之。李峴以爲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勲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理。謹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肅宗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唐群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肅宗甚悔之。

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

興元元年。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又表守節不屈者。劉廼。蔣沈等。德宗以李晟爲司徒中書令。

陳少遊上表於李希烈

劉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發疾薨。贈太尉。賻祭如常儀。

蘇循揚言曆數有歸

天祐二年。柳璨。蔣玄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邑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朝士無敢違者。

楊凝式勸其父辭傳國使

後梁開平元年。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以張文蔚爲冊使。楊涉爲押傳國寶使。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疑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

敬翔謂蘇循賣國求利

禮部尚書蘇循及其子起居郎楷。自謂有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循朝夕望爲相。太祖薄其爲人。敬翔及殿中監李振亦鄙之。翔言於太祖曰。蘇循。唐之鴟梟。賣國求利。不可以立於惟新之朝。詔循及刑部尚書張祿等十五人並勒致仕。楷斥歸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謙。

蘇循復稱臣於晉王

龍德元年。晉王旣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卽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卽命循以本官爲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李振說敬翔朝新君

後唐同光元年。莊宗命訪求梁主。頃之。或以其首獻。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爲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亾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

朱氏與新君世爲仇讎。今國亾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

後梁段凝出入公卿間無愧色

梁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爲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凝將其衆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莊宗勞賜之。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斲其面。抉其心。

吳李德誠勸吳主行冊命

後晉天福元年。吳徐知誥以鎮南節度使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

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吳王令謀力勸徐誥受禪

二年。吳司徒王令謀老病無齒。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

馮道自述累朝榮遇之狀

後周顯德元年。太師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

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爲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歐陽脩論曰。禮義廉耻。立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亾。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况爲大臣而無廉耻。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亾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疑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携其

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所執邪。卽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爲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爲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維之巧。不足賢矣。爲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

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爲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暮爲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爲自唐室之亾。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爲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亾。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遊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亾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亾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安得與它人爲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

遠害爲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爲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語其智。則社稷爲墟。後來之君。不誅不弃。乃復用以爲相。彼又安肯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世宗不以公忠待張美

二年。以樞密院承旨張美權點檢三司事。初。世宗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世宗或私有所求。美曲爲供副。太祖聞之。怒。恐傷帝意。但徙美爲濮州馬步都虞侯。美治財精緻。當時鮮及。故世宗以利權授之。世宗征伐四方。用度不乏。美之力也。然思其在澶州所爲。終不以公忠待之。

附麗門

魏何晏等朋附曹爽

正始八年二月日有食之時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宋義康用事人爭求親暱

元嘉十七年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爲文帝所重履性進利深結彭城王義康及劉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左右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

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怖懼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文帝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爲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爲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文帝聞而嘉之。

唐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

先天元年。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刑部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張說欲取立后功以圖入相

開元十四年。明皇欲以武惠妃爲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裁天之讎。豈可以爲國母。人間盛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明皇乃止。

李輔國引元載爲相

寶應元年。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以戶部侍郎元載爲京兆尹。載詣輔國固辭。輔國識其意。以司農卿陶銳爲京兆尹。輔國言蕭華專權。請罷其相。肅宗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從之。仍引元載代華。華罷爲禮部尚書。以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王叔文與王伾相依附

貞元十九年。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太子大驚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

王叔文等轉相交結

永貞元年。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起居舍人。伾寢陋吳語。順宗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順宗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不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曰。儻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爲某官。不過一二日。

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客候見叔文。僇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僇尤闖茸。專以納賄爲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

裴均素附宦官得貴顯

元和三年。以荆南節度使裴均爲右僕射。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爲僕射。自矜大。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李涉疏稱吐突承璀有功

六年。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憲宗於吐突承璀恩顧未衰。乃投匭上疏。稱承璀有功。久委心腹。不宜遽弃。知匭使孔戣。

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乃行賂。詣光順門通之。戣聞之。上疏極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貶涉峽州司倉。

元稹與監軍善得知制誥

十五年。初元稹爲江陵士曹。與監軍崔潭峻善。穆宗在東宮。聞宮人誦稹詩而善之。及卽位。潭峻歸朝。獻稹詩百餘篇。穆宗問稹安在。對曰。今爲散郎。以稹爲祠部郎中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李仲言附李逢吉得擢用

大和八年。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思

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李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文宗。文宗召見之。仲言儀狀秀偉。個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辨。多權數。文宗見之。大悅。以爲奇士。待遇日隆。欲以仲言爲諫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鄉所爲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侍。文宗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文宗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文宗顧王涯。涯對曰。可。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

舒元輿爲李訓彈擊得入相

九年。以御史中丞舒元輿爲刑部侍郎。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輿爲中丞。凡李訓鄭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是得爲相。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懼。迎拜叩首。

馬植與馬元贄交通

大中四年。以同平章事馬植爲天平節度使。宣宗之立也。左軍中尉馬元贄有力焉。由是恩遇冠諸宦者。植與之敘宗姓。宣宗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植服之以朝。宣宗見而識之。植變色不敢隱。明日罷相。收植親吏董侔。下御史臺鞫之。盡得植與元贄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

樂朋龜張濬拜田令孜

中和元年。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爲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令孜。令孜嘗召宰相及朝貴飲酒。濬恥於衆中拜。令孜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中外。旣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慙懼無所容。

南唐馮延巳與宋齊丘相交結

後晉天福八年。唐駕部郎中馮延巳爲齊王元帥府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宣徽副使陳覺相結。同府在巳上者。延巳稍以計逐之。延巳嘗戲謂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爲中書郎。晟曰。晟山東鄙儒。文章不如公。談諧不如公。諧詐不如公。然主上使公與齊王遊處。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爲聲色狗馬之友邪。晟誠無能。如公之能。適足爲國家之禍耳。

馮延巳等皆依附陳覺

初唐王爲齊王知政事。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言規正。始雖忿懟。終以諒直多之。及卽位。許以爲翰林學士。齊丘之黨疾之。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宋齊丘待陳覺素厚。唐王亦以覺爲有才。遂委任之。馮延巳。延魯。魏岑。雖齊邸舊僚。皆依附覺。與休寧查文徽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唐人謂覺等爲五鬼。延魯自禮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國家所以驅駕群臣。在官爵而已。若一言稱旨。遽躋通。

顯。後有立力功者。何以賞之。未幾。唐主以岑及文徽皆爲樞密副使。岑旣得志。會覺遭母喪。岑卽暴揚覺過惡。擯斥之。

後漢郭威焚李守貞與朝臣交通書

乾祐二年。郭威克河中。閱李守貞文書。得朝廷權臣及藩鎮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祕書郎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仄。威從之。

協謀門

東晉孔嚴勸殷浩穆然無間

永和八年。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庶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浩不從。

謝安王彪之共掌朝政

寧康元年。以王彪之爲尚書令。謝安爲僕射。領吏部。共掌朝政。安每嘆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

劉裕託劉穆之以腹心

元興三年。劉裕始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動止諮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衆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

朋黨門

漢竇武上疏申理黨人

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魏郡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未聞善政。近者姦臣宰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馮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

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書奏。霍譖亦爲表請。桓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桓帝以天時宜赦。遂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范滂往候霍譖而

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

曹節奏李膺等鉤黨

建寧二年。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及南陽宗慈。陳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程超。岑暉。苑康。及山陽劉表。汝南陳翔。魯國孔昱。丘陽檀敷。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

追宗者也。度尚及東平張邈。王孝。東郡劉儒。泰山胡母班。陳留秦周。魯國蕃嚮。東萊王章。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疾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爲儉所弃。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靈帝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卽黨人也。靈帝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群輩。欲爲不軌。靈帝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靈帝乃可其奏。

范滂傳名才村

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仲博者。滂弟也。龍舒君者。滂父龍舒侯相顯也。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

桀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其死徒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亾。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郭泰明哲保身。申屠蟠見幾而作。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亾。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旣明

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晉賈充與荀顛等爲黨友。

泰始七年。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武帝之爲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於武帝。充爲人巧諂。與荀顛荀勗馮統相爲黨友。朝野惡之。武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任愷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武帝以愷爲太子少傅。會樹機能。冠亂秦雍。武帝以爲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鎮撫之。愷因薦充。以充爲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充患之。私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爲宰相。乃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

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勗因謂馮統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執。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統亦然之。荀顛荀勗馮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武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賈充任愷各有所附為朋黨

八年。以賈充為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充與侍中任愷皆為武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執而忌愷。於是朝士各有所附。朋黨紛然。武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之曰。朝廷宜壹。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既而充愷以武帝已知而不責。愈無所憚。外相崇重。內怨益深。充乃薦愷為吏部尚書。愷侍親轉希。充因與荀勗馮統承間共譖之。愷由是得罪。廢於家。

賈謐二十四友

元康元年。賈謐。郭彰。權執。愈盛。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學。喜延士大夫。郭彰。石崇。陸機。機弟雲。和郁。及滎陽潘岳。清河崔基。勃海歐陽建。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軫。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輿弟琨。皆附於謐。號曰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譖事謐。每候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東晉殷浩以荀羨王羲之為羽翼

永和四年。桓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

以抗温。由是與温寢相疑貳。浩以荀羨。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羨爲吳國內史。羲之爲護軍將軍。以爲羽翼。羲之以爲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及羨不宜與温構隙。浩不從。

唐崔隱甫張說各爲朋黨

開元十五年。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爲朋黨。明皇惡之。制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爲魏州刺史。

代宗貶元載之黨

大曆十二年。貶吏部侍郎楊炎。諫議大夫韓洄。包佶。起居舍人韓會等。十餘人。皆元載黨也。炎。鳳翔人。載常引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已。故炎及於貶。代宗初欲盡

誅炎等。吳湊諫救百端。始貶官。

李絳對憲宗朋黨之問

元和八年。憲宗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爲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亾國。此皆羣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

裴度以小人爲徒謂之朋黨

十三年。憲宗常語宰相。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

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

李德裕李宗閔各分朋黨

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謨。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穆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穆宗以問諸學士。積德裕紳皆曰。誠如文昌言。穆宗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

覆試。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李逢吉之黨奏貶李紳

四年。初穆宗旣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隱居華陽川。及從父耆爲左拾遺。虞與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衆人。虞深怨之。乃詣逢吉。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補闕張又新。及從子仲言等。伺求紳短。揚之於士大夫間。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群居議論者。輒指爲朋黨。白之於上。

由是士大夫多忌之。及敬宗卽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敬宗復用之。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謂逢吉之黨曰：「王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其黨以爲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敬宗曰：「陛下所以爲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敬宗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敬宗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貶紳爲端州司馬。逢吉仍帥百官表賀。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敬宗許爲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爲逢吉之黨所讒，人情歎駭。紳蒙先朝厚

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況無罪乎？於是敬宗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敬宗爲太子。敬宗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諸紳書。雖未卽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時人目李逢吉黨爲八關十六子

以布衣姜洽爲補闕，試大理評事陸沔，布衣李虞、劉堅爲拾遺。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爲八關十六子。

李逢吉黨百計毀裴度

寶曆元年，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弃之藩鎮。敬宗數遣使

至興元勞問度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二年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敬宗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

李宗閔排擯李德裕之黨

大和四年。李宗閔引薦牛僧孺。文宗以僧孺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李宗閔百方沮李德裕

六年。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爲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文宗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棕。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棕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棕曰。德

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慊慊。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棕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棕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爲訪此寂寥。棕曰。靖安相公令棕達意。卽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

文宗與李德裕論朋黨

七年。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文宗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第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瀚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爲士

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文宗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

文宗復言朋黨

以楊虞卿爲常州刺史。張元夫爲汝州刺史。它日文宗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文宗每歎去朝中朋黨難

八年。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復以德裕爲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文宗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

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強不能斷。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蚋集。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爲實爲誣。所進退者。爲賢爲不肖。其心爲公爲私。其人爲君子爲小人。苟實也。賢也。公

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弃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爲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爲。乃怨羣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鄭注貶逐二李之黨無虛日

九年。詔以楊承和庇護宋申錫。韋元素。王踐言。與李宗閔。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承和可驩州安置。元素可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錮送。楊虞卿。李漢。蕭澣。爲朋黨之首。貶虞卿虔州司戶。漢汾州司馬。澣遂州司馬。尋遣使追賜承和。元素。踐言死。時崔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

元裕嘗出郊送李宗閔。貶元裕閬州刺史。時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爲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惴惴。文宗亦知之。訓注恐爲人所搖。勸文宗下詔。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鄭覃與楊嗣復互相詆訐。以爲黨。

開成三年。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爲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文宗。文宗臨朝。謂宰相曰。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官。鄭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北數百里。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鄉以朋黨亂政。陛下何愛此。織人。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文宗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爲

黨。文宗曰。與一州無傷。遂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爲杭州刺史。

李德裕請辨群臣之邪正

五年。初武宗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至京師。以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武宗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它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

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武宗嘉納之。

南唐宋齊丘多樹朋黨以固朝權

後周顯德五年。初唐中書令楚公宋齊丘多樹朋黨。欲以專固朝權。躁進之士爭附之。推獎以爲國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及許文積等敗於紫金山。覺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國人恟懼。唐主嘗歎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王乃曰。禍難方殷。吾欲釋去萬機。棲心沖寂。誰可以託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覺曰。

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而已。唐主心愠。卽命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行之。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不復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暴齊丘覺徵古罪惡。聽齊丘歸九華山舊隱。官爵悉如故。覺責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黨與皆不問。

立異門

北魏盧玄止崔浩創制立事

宋元嘉八年。魏崔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盧玄止之曰。人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

通鑑總類卷第十七

循吏門
廉吏門
謀臣門
功臣門
名臣之後門
士族門
權臣門

能吏門
賊吏門
直臣門
舊臣門
門地門
逆臣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通鑑總類卷第十八

循吏門

漢黃霸獨用寬和爲名

本始元年初上官桀與霍光爭權光既誅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爲能而河南太守丞黃霸獨用寬和爲名宣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漢世良吏於是爲盛

地節二年宣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

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龔遂以便宜治渤海

四年。北海太守廬江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渤海太守龔遂。入爲水衡都尉。先是。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

千石不能禽制。宣帝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宣帝拜爲勃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勃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宣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宣帝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鉏鉤。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

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建武七年。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張堪爲政。樂不可支。

十五年。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

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光武歎曰：昆乃長者之言。

二十二年。初陳留劉昆爲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爲弘農太守。虎皆負子度河。光武聞而異之。徵昆爲光祿勳。光武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光武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宋均去姦貪。進忠善。

永平七年。以東海相宋均爲尚書令。初均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穿。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

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明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爲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亾。盜賊爲害也。均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言。會遷司隸校尉。後明帝聞其言。追善之。

廉范不禁夜作以便民

建初六年。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爲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

袴

章帝以苛刻輕重戒吏治

元和二年。詔三公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悞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芳。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班超以嚴急戒任尚

永元十四年。班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代爲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

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

唐陸象先不施箠以示威

開元九年，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州錄事言於象先曰：明公不施箠，何以示威？象先曰：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邪？必欲箠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

其源何憂不治

陽城撫字心勞，徵科政拙

貞元十四年，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德宗以城黨罪人，左遷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宣宗命杜牧撰韋丹遺愛碑

大中三年。宣宗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宣宗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爲御史。

後漢劉審交治汝州有仁政

乾祐三年。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詔許之。州人相與聚哭而葬之。爲立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爲劉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它人不爲。而劉公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効其所爲。何患待

民不如劉君哉。

能吏門

漢虞詡爲朝歌長平盜賊

永初四年。鄧騭惡虞詡欲以吏法中傷之。會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亾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戢權。願寬假轡策。

勿令有所拘閔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

虞詡擊破羗虜一郡遂安

元初二年。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羗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羗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羗不敢逼。或問曰。孫賓客

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羗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羗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羗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羗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犇。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執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亾。假賑貧。

民開通水運。訥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宋長沙王鎮壽陽遂爲盛藩

元嘉七年。以長沙王義欣爲豫州刺史。鎮壽陽。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頽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遂爲盛藩。芍陂久廢。義欣修治隄防。引淠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旱災。

廉吏門

漢孔奮在姑臧力行清潔

建武十二年。光武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詔而行。官屬賓客相隨。姑臧長孔奮爲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爲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修檢操。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光武以是賞之。

楊震以清白遺子孫

永初四年。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楊震孤貧好學。明歐陽尚書。通達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教授二十

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隲聞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餘。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西魏裴俠清慎爲天下最

梁大同九年。魏諸牧守共謁丞相宇文泰。泰命河北太守裴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默然。無敢應者。泰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爲獨立

君。

唐高季輔乞優給俸祿後責吏貪

貞觀八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飢寒切身。難保清白。今倉廩浸實。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嚴設科禁。

賊吏門 酷吏門附

漢歐陽歙坐贓罪下獄死

建武十五年。大司徒歐陽歙。坐前爲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贓罪千餘萬。下獄。歙世授尚書。八世爲博士。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求代歙死。光武竟不赦。歙死獄中。

蘇章按故人姦贓

漢安元年。蘇章爲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贓。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李膺按羊元群贓汙之罪

延熹八年。宛陵大姓羊元群。罷北海郡。臧汙狼藉。郡舍溷軒。有奇巧。亦載之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群行賂宦官。膺竟反坐。

北魏主詔民得告守令以警貪吏

宋元嘉十四年。魏世祖以民官多貪。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於閭里。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何尚之極陳庾炳之受賂之過

二十五年。初劉湛既誅。庾炳之遂見寵任。累遷吏部尚書。勢傾朝野。炳之無文學。性強急。輕淺。既居選部。好詬詈賓客。三

多納貨賂。士大夫皆惡之。炳之留令史二人宿於私宅。爲有司所糾。文帝薄其過。欲不問。僕射何尚之因極陳炳之之短。曰。炳之見人有燭盤佳驢。無不乞匄。選用不平。不可一二交。結朋黨。構扇是非。亂俗傷風。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縱不加罪。故宜出之。文帝欲以炳之爲丹陽尹。尚之曰。炳之蹈罪。負恩。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乃更成其形勢也。古人云。無賞無罰。雖堯舜不能爲治。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炳之者也。文帝乃免炳之官。以徐湛之爲丹陽尹。

北魏元暉盧昶號餓虎飢鷹

梁天監五年。魏右衛將軍元暉。與侍中盧昶。皆有寵於世宗。

而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飢鷹侍中。暉尋遷吏部尚書。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下郡遞減其半。餘官各有等差。選者謂之市曹。

唐裴矩諫殺受賂之吏

武德九年。太宗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太宗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太宗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爲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

太宗賜絹愧貪吏

貞觀元年。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太宗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太宗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李義府專以賣官爲事

龍朔二年。右相河間郡公李義府典選。侍中宮之勢。專以賣官爲事。銓綜無次。怨讟盈路。高宗頗聞之。從容謂義府曰。卿子及壻。多爲非法。卿宜戒之。義府勃然變色。殊不引咎。緩步

而去。高宗由是不悅。望氣者杜元紀謂義府所居第有獄氣。宜積錢二十萬緡以厭之。義府信之。聚斂尤急。或告義府陰有異圖。又遣其子右司議郎津。召長孫无忌之孫延。受其錢七百緡。除延司津監倉曹。參軍楊行穎告之。乃下義府獄。遣司刑太常伯劉祥道鞫之。事皆有實。詔義府除名。流嶺州。朝野莫不稱慶。

張嘉祐賊發累嘉貞

開元十一年。張說與張嘉貞不平。會嘉貞弟金吾將軍嘉祐賊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於外。明皇左遷嘉貞幽州刺史。

程行湛乞禁錮酷吏子孫

十三年。御史大夫程行湛奏。周朝酷吏來俊臣等二十三人。

情狀尤重。子孫請皆禁錮。傅遊藝等四人。差輕。子孫不聽。近任。明皇從之。

裴耀卿諫明皇杖賊吏

二十五年。夷州刺史楊濬坐賊當死。明皇命杖之六十。流吉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明皇從之。

張涉薛邕繼以賊敗

建中元年。德宗初卽位。踈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肅牙文臣。賊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德宗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諫臣門

漢蕭何勸漢王王漢中

元年。項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怒。欲攻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

張良爲畫策臣

二年。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爲成信侯。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董公說漢王爲義帝發喪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亾。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薛公知黥布出下計

十一年。淮南王布反。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王之。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高帝。高帝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高帝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高帝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高帝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

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高帝曰善。封薛公千戶。

陸賈說陳平交驩太尉

高后七年。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鼂錯說景帝侵削七國

前二年。初鼂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䟽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遠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

大司馬與鄧禹定計議

更始元年。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

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王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

馬援聚米指畫形勢

建武八年。光武自將征隗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靽。光武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未決。光武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光武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光武曰。虜在吾目中矣。

郭嘉陳袁紹十敗曹公十勝

建安二年。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強。終爲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

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

袁紹不用田豐言。爲曹操所敗。

五年。曹操還軍官渡。袁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旣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進軍黎陽。遣其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曹操北救劉延。良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操還軍官渡。出兵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

公決勝敗。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執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搯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執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會許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犇操。謂操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操遂攻之。盡燔其糧穀。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以示紹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袁紹走至黎陽北岸。衆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若勝而喜。猶能救我。今戰敗而恚。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軍士皆拊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於敗。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吾。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初。曹操聞豐不從。我喜曰。紹必敗矣。及紹犇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

魯肅勸孫權保江東

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孫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卽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

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

劉備三往見諸葛亮

十二年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

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

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德公常謂孔明爲卧龍。士元爲鳳雛。德操爲冰鑑。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

魏賈詡勸文帝先文後武

黃初四年。初文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執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執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軍竟無功。

漢石勒動靜咨張賓

晉末嘉三年。初張賓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爲軍功曹。動靜咨之。

北魏崔浩曾中所懷過於甲兵

宋元嘉六年。魏世祖嘗引崔浩出入卧内。從容謂浩曰。卿才

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庭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智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雖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決。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凡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唐房杜參謀帷幄

武德四年。初杜如晦爲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長史。時府僚多補外官。世民患之。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至於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卽奏爲府屬。與玄齡常從世民征伐。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破軍克城。諸將佐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又將佐有勇略者。玄齡必與之深相結。使爲世民盡死力。世民每令玄齡入奏事。高祖歎曰。玄齡爲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

後梁敬翔參謀議於禁中

開平元年。以宣武掌書記。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備顧問。參謀議於禁中。承上旨。宣於宰相而行之。宰相非進對時。有所奏請。及已受旨。應復請者。皆具記事。因崇政院以聞。得旨。則復宣於宰相。翔爲人沈深。有智略。在幕府三十餘年。軍謀民政。太祖一以委之。翔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太祖性暴戾。難近。人莫能測。惟翔能識其意趣。或

有所不可。翔未嘗顯言。但微示持疑。太祖意已悟。多爲之改易。禪代之際。翔謀居多。

敬翔乞用王彥章爲大將

後唐同光元年。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均王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強。而陛下弃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均王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爲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

後唐潞王不用李崧和親之謀

後晉天福元年。石敬瑭盡收其質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潞王夜與近臣從容語。

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今誠與之和。歲以禮幣。約至十餘萬緡。遣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志也。它夕二人密言於潞王。潞王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潞王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潞王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

平。今乃爲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弃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爲虜計也。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潞王詬責不已。呂琦氣竭。拜少止。潞王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爲人主邪。琦曰。臣等爲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爲。潞王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群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

後周王朴規畫皆稱上意

顯德二年。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壹。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

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

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俟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世宗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世宗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

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世宗以罷兵之議。謀於李穀

四年。議者以唐援兵尚強。多請罷兵。世宗疑之。李穀寢疾在。第。世宗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為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世宗悅。

直臣門

漢武帝不冠不見汲黯

元朔五年。衛青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武帝踞廁而視之。丞相公孫弘燕見。武帝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武帝不冠不見也。武帝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武帝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成帝不治檻。以旌朱雲之直。

元延元年。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成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成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成帝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成帝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任延不肯善事上官

建武十二年。光武以睢陽令任延爲武威太守。光武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光武歎息曰。卿言是也。

韓歆死於直諫

十五年。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言。無隱諱。光武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光武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光武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臣光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夙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

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爲仁明之累哉。

虞詡薦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

永建元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薦議郎左雄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龐參以忠直爲左右所毀

陽嘉二年。太尉龐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爲左右所毀。會所舉用。忤順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會。廣漢上計掾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

群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夫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也。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卽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雒陽令祝良奏參罪。參竟以災異免。

晉劉毅比武帝於桓靈

太康三年。武帝親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武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武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

傅咸不畏以直致禍

宋熙元年。尚書左丞傅咸數諫太尉楊駿。駿漸不平。欲出咸爲郡守。李斌曰。斥逐正人。將失人望。乃止。楊濟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忠益。而返見怨疾乎。

北魏高允真忠臣

宋大明二年。魏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群臣莫知其所言。

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高宗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乃拜允中書令。高宗重允。常呼爲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爲然。及司徒得罪。起於纖微。詔指臨責。司徒聲嘶股栗。殆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皆無人色。高子獨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

清辯。言韻高亮。人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神聳。此非所謂矯
者乎。宗愛方用事。威震四海。嘗召百官於都坐。王公已下。
皆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以卧見
衛青。何抗禮之有。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
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

功臣門

漢明帝畫二十八將於雲臺

永平三年。明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
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
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
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蜀漢關羽恥與黃忠同列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自稱漢中王。以關羽爲前將軍。黃忠爲
後將軍。遣益州前部司馬犍爲費詩。卽授關羽印綬。羽聞黃
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

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羽大感悟。遽卽受拜。

晉段灼申理鄧艾平蜀之功

泰始九年。初鄧艾之死。人皆寃之。而朝廷無爲之辨者。及武帝卽位。議郎段灼上疏曰。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艾性剛急。矜功伐善。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竊以爲艾本屯田掌犢人。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構成其事。

艾被詔書。卽遣強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官屬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狼狽失據。未嘗與腹心之人。有平素之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陛下龍興闡弘大度。謂可聽艾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武帝善其言。而未能從。會武帝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手。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寃。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武帝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孫朗爲郎中。

唐太宗錄李靖之功。赦其罪。

貞觀四年。御史大夫蕭瑀劾奏李靖破頡利牙帳。御軍無法。突厥珍物虜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太宗特敕勿劾。及靖入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宗乃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左光祿大夫。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爲懷。復賜絹二千匹。

太宗不赦秦府功臣之罪

九年。岷州都督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甌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甌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甌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甌生秦府功臣。寬其罪。太宗曰。甌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甌生獲免。

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於舊勳。未嘗忘也。爲此不敢赦耳。

畫功臣於凌煙閣

十七年。太宗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无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襄忠壯公段志玄。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鄭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鄭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郟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宋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等。於凌煙閣。

太宗謂李勣可託孤

是歲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須臾可瘳。太宗自翦須爲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太宗曰。爲社稷。非爲卿也。何謝之有。世勣嘗侍宴。太宗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因飲沈醉。太宗解御服以覆之。

褚遂良以房玄齡勳舊不可棄

二十年。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爲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爲最。不可遐弃。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弃數十年之勳舊。太宗遽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久之。太宗幸芙蓉園。玄

齡敕子弟汛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太宗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李朝隱乞宥功臣之後

開元十年。武彊令裴景仙坐賊五千匹。事覺。亡命。明皇怒。命集衆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曾祖寂。有建義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獨存。今爲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遠。其辭略曰。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若寂勳都弃。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赦之。鬼不其餒。而明皇乃許之。杖景仙百。流嶺南惡處。

代宗禮重郭子儀

大曆二年。郭子儀入朝。代宗命元載王縉魚朝恩等互置酒

於其第一會之費。至十萬緡。代宗禮重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爲。公主恚。奔車奏之。代宗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代宗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爲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張延賞不應罷李晟兵柄

貞元三年。初韓滉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滉薨。玄佐奏言吐蕃方強。未可與爭。德宗遣中使勞問玄佐。玄佐卧而受命。張延賞知玄佐不可用。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皆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爲用。故也。

李泌與德宗約保全功臣

以李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初視事。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德宗謂泌曰。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仇。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德宗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人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

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德宗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

渾瑊能以功名終

十五年。渾瑊薨于河中。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由是爲德宗所親愛。德宗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後唐李嗣源功高位重

同光三年。莊宗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讒。頗踈忌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表李從珂爲北京內牙馬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莊宗怒曰。嗣源握兵權。居大鎮。軍政在吾。安得爲其子奏請。乃黜從珂爲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嗣源憂恐。上表申理。久之方解。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揔管令公。非久爲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莊宗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莊宗除之。莊宗皆不從。

郭崇韜有功無罪族誅

天成元年。漢州無城。塹樹木爲柵。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金鴈。琛兵敗。與十餘騎奔綿竹。追擒之。

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謂曰。公已擁節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檻車邪。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

明宗問趙鳳鐵券

三年。明宗問趙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明宗曰。先朝受此賜者。止三人。崇韜。繼麟。尋皆族滅。朕得脫如毫釐耳。因歎息久之。趙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閩王仁達有功叛族誅

長興四年。閩王改福州爲長樂府。親從都指揮使王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性慷慨。言事無所避。閩王惡之。嘗私謂左右曰。仁達智有餘。吾猶能御之。非少主臣也。至是竟誣叛。族誅之。

南唐宋齊丘以中興之功怨唐王

後晉天福七年。唐丞相太保宋齊丘旣罷尚書省。不復朝謁。唐王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洪州。始入朝。唐王與之宴。酒酣。齊丘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唐王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今爲三公。亦足矣。乃與人言朕烏喙如句踐。難與共安樂。有之乎。齊丘曰。臣實有此言。臣爲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今日殺臣可矣。明日唐王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子高平昔

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以齊丘爲鎮南節度使。

後周王峻恃佐命之功益驕慢

慶順二年。樞密使王峻。性輕躁。多計數。好權利。喜人附己。自以天下爲己任。每言事。太祖從之。則喜。或時未允。輒愠。懟往。往發不遜語。太祖以其故舊。且有佐命功。又素知其爲人。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太祖卽位。猶以兄呼之。或稱其字。峻以是益驕。副使鄭仁誨。皇城使向訓。恩州團練使李重進。皆太祖在藩鎮時腹心將佐也。太祖卽位。稍稍進用。峻心嫉之。累表稱疾。求解機務。以詗帝意。太祖屢遣左右敦諭。峻對使者辭氣亢厲。太祖知樞密直學士陳觀與峻親善。令往諭指。觀曰。陛下但聲言臨幸。其第嚴駕以待之。峻必不敢不來。

之。峻入朝。太祖慰勞。令視事。

高行周功高不矜

中書令高行周卒。行周有勇而知義。功高而不矜。策馬臨敵。叱咤風生。平居與賓僚宴集。侃侃和易。人以是重之。

舊臣門

漢侯霸明習故事

建武四年。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光武徵霸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吳主勞問張昭

魏太和三年。吳張昭以老病上還官位。改封婁侯。食邑萬戶。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已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漢使來。稱漢德美。而羣臣莫能屈。吳主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

節以報厚恩。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吳王辭謝焉。

東晉成帝見王導必拜

咸和六年。冬。蒸祭太廟。詔歸胙於司徒王導。且命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成帝卽位。冲幼。每見導。必拜。與導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不。博士郭熙杜援。議以爲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以爲天子臨辟雍。拜三老。況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侍中荀奕。議以爲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詔從之。

北魏高允歷事五帝

齊建元元年。是歲。魏詔中書監高允。議定律令。允雖篤老。而志識不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則備几杖。問以政治。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馮太后及魏主。甚重之。

北魏高祖行養老禮

永明十年。魏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高祖許之。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衣。及被服雜物。等而遣之。高祖親養三老。五更於明堂。詔以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高祖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

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於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挽車及衣服。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隋李穆以年耆免朝集

陳太建十三年。隋文帝賜李穆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卽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入朝。帝以穆爲太師。贊拜不名。李穆上表乞骸骨。詔曰。呂尚以期。願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恒禮。仍以穆年耆。敕蠲朝集。有大事。就第詢訪。

唐蘇威託老病不拜秦王

武德四年。秦王世民坐闔闔門。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亾。見李。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及至長安。又請見不許。既老且貧。無復官爵。卒於家。年八十二。

韓瑗諫高宗棄逐舊臣

顯慶元年。韓瑗上疏。爲褚遂良訟寃。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毗黎。咸嗟舉措。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高宗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爲讒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亾。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

臣恐非國家之福。高宗不納。

魏文貞公笏比甘棠

開成三年。文宗命起居舍人魏謩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亦甘棠之比也。

南唐主以小過弃舊臣

後晉天福三年。唐宋齊丘復自陳爲左右所間。唐主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丘舊臣。不宜以小過弃之。唐主曰。齊丘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璟持手詔召之。

宋齊丘先帝布衣之交

開運二年。唐齊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宋齊丘先帝布衣之交。今弃之。草萊不厭衆心。景達爲之言於唐主曰。齊丘宿望。勿用可也。何必弃之。以爲名。唐主乃使景達自至青陽召之。

契丹主以李崧馮道備顧問

天福十二年。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未幾。以崧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祇候。以備顧問。

名臣之後門

漢成帝封蕭何六世孫爲鄼侯

未始元年。初鄼侯蕭何之子孫嗣爲侯者。無子。及有罪。凡五絕祀。高后。文帝。景帝。武帝。宣帝。思何之功。輒以其支庶紹封。是歲何七世孫鄼侯獲坐使奴殺人。減死完爲城旦。先是成帝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錄。杜業說成帝曰。唐虞三代。皆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隸。死爲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徒設虛言。則厚德掩息。吝簡布章。非所以示化勸後也。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成帝納其言。封蕭何六世孫。南繇長喜爲鄧侯。

唐憲宗贖魏徵故第還後嗣

元和四年。魏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憲宗命白居易草詔。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後嗣。憲宗從之。出內庫錢二千緡。贖賜魏稠。仍禁質賣。

魏暮不忝厥祖

開成元年。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文宗取之入宮。右拾遺魏暮上疏。以爲陛下不邇聲色。屢出宮女。以配鰥夫。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入宮。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屏風宋弘猶正色抗言。光武卽撤之。陛下豈可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文宗卽出孝本女。擢暮爲補闕。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宗枝。髻亂狐露。故收養宮中。暮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爲制辭。以賞之。暮徵之五世孫也。

文宗大用令狐楚之子

大中元年。宣宗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六宮。四散避去。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宣宗曰。有子乎。對曰。次子絢。前湖州刺史。有才器。

宣宗卽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絢入謝。宣宗問以元和故事。絢條對甚悉。宣宗悅。遂有大用之意。

宣宗擢用杜黃裳裴度之子

二年。宣宗見憲宗朝公卿子孫。多擢用之。刑部員外郎杜勝次對。宣宗問其家世。對曰。臣父黃裳。首請憲宗監國。卽除給事中。翰林學士裴諗。度之子也。宣宗幸翰林。面除承旨。

宣宗歎魏謩有祖風

十一年。以魏謩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謩爲相。議事於上前。它相或委曲規諷。謩獨正言無所避。宣宗每歎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爲令狐絢所忌。而出之。

門地門

宋王僧達自負才地望宰相

大明二年。中書令王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武帝初踐阼。擢爲僕射。居顏劉之右。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一二年間。卽望宰相。旣而遷護軍。怏怏不得志。累啓求出。武帝不悅。自是稍稍下遷。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爲周師。傳說去板築爲殷相。明敷幽爻。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爲二塗也。魏武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因此相公。遂爲成

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裴子野論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伍。士庶雖分。本無華素之隔。有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奇士。猶顯清塗。降及季年。專限閥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茂令長之室。轉相驕矜。互爭銖兩。唯論門戶。不問賢能。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使生自寒宗。猶將覆折。重以怙其庇廕。召禍宜哉。

北魏高祖專取門品

齊建武三年。魏高祖與群臣論選調。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如何。李沖對曰。未審上古已來。張官列位。爲膏粱子弟乎。爲致治乎。高祖曰。欲爲治耳。沖曰。然則陛下今日何

爲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高祖曰。苟有過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沖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高祖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秘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著作佐郎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高祖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頃之劉昶入朝。高祖謂昶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可。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也。臣光曰。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

之深弊。而歷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於世祿。與側微。以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當是之時。雖魏孝文之賢。猶不免斯蔽。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矣。

士族門

齊紀僧真乞作士大夫

永明七年。侍中江斡爲都官尚書。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武帝。容表有士風。請於武帝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昏。得荀昭光女。卽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武帝曰。此由江斡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斡。登榻坐定。斡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唐高士廉等撰氏族志

貞觀十二年。吏部尚書高士廉。黃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先是山東人士。

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雖累葉陵夷。苟它族欲與爲昏姻。必多責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太宗惡之。命士廉等徧責天下譜牒。質諸史籍。考其真僞。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爲九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爲第一。太宗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卿輩至今推仰以爲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況其子孫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猶昂然以門地自負。販鬻松檟。依託富貴。弃廉忘恥。不知世人何爲貴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勲勞。或以文學。致位貴顯。彼衰世舊門。誠何足慕。而求與爲昏。雖多輸金帛。猶爲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

今欲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崔民幹爲第一。是猶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爲高下。於是以皇族爲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爲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下。

高宗改姓氏錄。以后族第一

顯慶四年。詔改氏族志爲姓氏錄。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乃命禮部郎中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后族爲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爲準。凡九等。於是士廉以軍功致位五品者。豫士流。時人謂之勲格。

李義府與諸李叙昭穆

以普州刺史李義府同中書門下三品。義府既貴，自言本出趙郡。與諸李叙昭穆，無賴之徒，籍其權勢，拜伏爲兄叔者甚衆。給事中李崇德初與同譜，及義府出爲普州，卽除之。義府聞而銜之，及復爲相，使人誣構其罪，下獄自殺。

高宗禁昏家以名族相矜

初太宗疾，山東士人自矜門地，昏姻多責資財，命修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壻皆取勲臣家，不議山東之族，而魏徵房玄齡、李勣家皆盛與爲昏，常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懸隔。李義府爲其子求昏，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高宗矯其弊。詔後魏隴西李寶等子孫不得自爲昏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然族望爲時俗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爲昏。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反自稱禁昏家，益增厚價。

逆臣門

魏賈充等弑高貴鄉公

景元元年。高貴鄉公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陛下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且重詳。高貴鄉公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高貴鄉公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自

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下。高貴鄉公自用劔。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抽戈前刺高貴鄉公。殞于車下。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召之。泰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爲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

東晉蘇峻有輕朝廷之心

咸和元年。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相屬。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以溫嶠爲江州刺史。鎮武昌。尚書僕射王舒爲會稽內史。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

蘇峻拒朝廷之徵命

二年。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王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苞容之。亮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朝臣無敢難者。獨光祿大夫卞壺爭之曰。峻擁強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之。亮不從。於是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峻上表

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
卽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參軍任讓
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
勒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峻遂不應命。溫嶠聞之。卽
欲率衆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
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朝廷遣使諭峻。
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
望山頭。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旣死。獵犬宜烹。
但當死報造謀者耳。

蘇峻破臺城

三年。蘇峻帥衆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渚。軍于陵口。臺兵禦

之。屢敗。峻攻青溪柵。卞壺帥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火。
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庾亮帥衆將陳于宜陽門內。
未及成列。士衆皆弃甲走。亮與弟懌。條翼。及郭默。趙胤。俱奔
尋陽。峻兵入臺城。司徒王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殿。
君可啓令速出。裒卽入上閣。躬自抱成帝登太極前殿。導及
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帝。峻兵旣入。
叱褚裒令下。裒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
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及太后左右侍
人。皆見掠奪。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
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

宋孔熙先等謀逆被誅

元嘉二十二年。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爲負外散騎侍郎不爲時所知憤憤不得志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謝綜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乃從容說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以爲何如曄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乂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爲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曄反意乃決文帝之燕武帳岡九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暉侍文帝扣刀目曄曄不敢仰視

之密以其謀白文帝文帝命有司收掩窮治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款服文帝遣使詰問曄曄猶隱拒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明日仗士送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文帝竒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曄本意謂入獄卽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疇昔攘袂瞋目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後曄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

梁王偉說侯景弑太宗

大寶二年。侯景遣衛尉卿彭儁等帥兵入殿。廢太宗爲晉安王。幽于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左右守之。牆垣悉布枳棘。太子神明端凝。於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於事義未須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言。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所益。又曰。殿下今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不貶平日。何也。太子曰。吾自度死日。必在賊前。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難。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王偉說。侯景弑太宗。以絕衆心。景從之。偉與左衛將軍彭儁。王修纂。進酒於太宗。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旣久。使臣等來上壽。太宗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言

王偉請侯景立七廟

大寶二年。加侯景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官。豫章王棟禪位於景。景卽皇帝位於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呼譟而上。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爲淮陰王。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并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記。唯記我父名標。且彼在朔州。那得來噉此。衆咸笑之。王偉制其名位。追尊父標爲元皇帝。景之作相也。以西州爲府。文武無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

多怨望。景好獨乘小馬。彈射飛鳥。王偉每禁止之。不許輕出。景鬱鬱不樂。更成矢志。曰。吾無事爲帝。與受擯不殊。

隋王世充醜殺皇泰主

唐武德二年。王世充以禮部尚書裴仁基。左輔大將軍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謀殺世充。及其黨復尊立皇泰主事泄。皆夷三族。齊王世暉言於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爲皇泰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從之。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醜皇泰主。皇泰主曰。更爲請太尉以往者之言。未應至此。百年欲爲啓陳。世暉不許。又請與太后辭訣。亦不許。乃布席焚香禮佛。願自今已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證

曰恭皇帝

唐李靖等謂侯君集必反

貞觀十七年。初太宗使李靖教侯君集兵法。君集言於太宗曰。李靖將反矣。太宗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太宗以問靖。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將反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及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太宗曰。君集志大而智小。自謂微功。恥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爲吏部尚書。未滿其志。以臣觀之。必將爲亂。太宗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豈惜重位。但次第未至耳。豈可億度妄生猜貳邪。及君集反。誅。太宗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

鄭普思聚黨謀作亂

神龍二年。初。祕書監鄭普思納其女於後宮。監察御史崔日用劾奏之。中宗不聽。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得幸於皇。后。中宗敕瓌勿治。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中宗曰。何故。對曰。瓌爲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榮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爲申理。臣願先賜死。不能北面事普思。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中宗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黨皆伏誅。

安祿山欲反先收衆心

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羅等。勳効甚多。乞不拘常格。起資加賞。仍好寫告身付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祿山辭歸范陽。明皇解御衣以賜之。祿山受之。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沿河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過郡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祿山反者。明皇皆縛送之。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

朱泚自稱權知六軍

建中四年。涇原兵亂。德宗自苑北門出。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師。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嘗快快。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德宗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

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第。夜半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爲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衆。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泚悉起而用之。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略。皆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泚用。泚於是自謂衆心所歸。反謀遂定。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爲皇城使。百司供億。六軍宿衛。咸擬乘輿。

朱泚欲與朱滔會洛陽

朱泚遣使遺朱滔書。稱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當與卿會于洛陽。滔得書。西向舞蹈。宣示軍府。移牒諸道。以自誇大。

李錡謀反受誅

元和二年。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吾輩何爲隨之。族滅衆悅。許諾。卽夜還趨城。錡聞子良等舉兵。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足匿樓下。左右執錡。械送京師。錡至長安。憲宗御興安門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憲宗曰。卿爲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

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師回。罽斬之。有司請毀錡祖考家廟。中丞盧坦上言。李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錡爲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上言。以爲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閱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憲宗嘉歎久之。卽從其言。

韓愈責王庭湊圍深州

長慶二年。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

以兵部侍郎韓愈爲宣慰使。韓愈旣行。衆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爲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

通鑑卷之八十一
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弃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一騎突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

高駢草表自訴言辭不遜

中和二年。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旣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遣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遜。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曰。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林之開毀。又曰。王鐸僭軍之將。崔安潛。在蜀貪黷。豈二儒士能戢強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又曰。無

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耻。臣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卽軼道之災。豈獨徃日。又曰。今賢才在野。儉人滿朝。致陛下爲亾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僖宗命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縮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爲太尉。以爲不用。如何爲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有是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又曰。謝玄破符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又謂宗廟焚燒。園陵開毀。龜玉毀積。

誰之過與。又曰。姦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爲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曰。況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朕雖沖人。安得輕侮。駢臣節既虧。自是貢賦遂絕。

張濟責王敬武臣事黃巢

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爲留後。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黃巢。獨平盧不至。王鐸遣諫議大夫張濟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濟見敬武。責之曰。公爲天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濟徐諭

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貴。後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卽發兵。從濟而西。

朱全忠弒君謀禪代

天祐元年。初。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踈秀。且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於昭宗。昭宗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昭宗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昭宗。

動靜皆知之。昭宗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楊崇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楊行密、趙匡凝、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昭宗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等圖之。玄暉入宮，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昭宗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弑之。玄暉矯詔稱李漸榮弑逆，宜立輝王祚爲皇太子，更名祝監軍國事。

石敬瑭據河東以叛

後晉天福元年，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歸晉陽。潞王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它鎮。潞王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暉、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爲不可。李崧請急在外，薛文遇獨直。潞王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爲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且暮耳。不若先事圖之。潞王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卽爲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以敬瑭爲天平節度使。制出，兩班相顧失色。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

乎。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柰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卽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契丹主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帝手裂其表。抵地制削奪敬瑭官爵。

閩朱文進等弒君自立

後晉開運元年。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既弒康宗。常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

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它志。曦不應。二人大懼。會后父李真有疾。曦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弒曦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光啓閩國。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

留從效不肯交臂事賊

泉州散負指揮使留從效。謂同列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

福州。吾屬死有餘愧。衆以爲然。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從效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吾觀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踊躍操白梃。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頗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齎詣建州。

楊光遠據青州叛命

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遙稽首於契丹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勸光遠降。與全其族。光遠不許曰。吾昔在代北。嘗以紙錢祭天池。而沈人皆言當爲天子。姑待之。承勳斬勸光遠反者。備

判官丘濤等送其首於守貞。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起復楊承勳。除汝州防禦使。

張彥澤黨契丹以叛晉

三年。契丹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彥澤頓兵明德門外。城中大擾。齊王於宮中起火。自携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齊王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

見陛下。齊王復召之。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至。彥澤倨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爲之一空。彥澤所居。寶貨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笑之。彥澤遷齊王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中慟哭。齊王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見者流涕。齊王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言契丹主至此物不可匿也。齊王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擇取其奇貨。而封其

以待契丹

權臣門

漢王鳳用事

陽朔元年。時大將軍王鳳用事。成帝謙讓無所顓。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成帝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成帝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成帝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

質帝目梁冀爲跋扈將軍

本初元年。質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之。質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質帝尚能言曰。食

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

梁冀誣殺李固杜喬

建和元年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於桓帝曰陛下前當卽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爲不堪奉漢宗祀桓帝亦怨之會清河劉文與妖賊劉鮪交通妄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覺於是捕文鮪誅之蒜坐貶爵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等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獄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亾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不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而已杜喬亦死獄中

桓帝會議褒崇梁冀之禮

元嘉元年桓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之勲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黃瓊獨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萬三千戶又其子胤亦加封賞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數爲限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勲每朝會

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爲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梁冀一門之盛

延熹二年。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

董卓欲比太公稱尚父

初平二年。董卓至長安。公卿皆迎拜車下。卓抵手謂侍者曰。丞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黨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以問蔡邕。邕曰。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太公。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乃止。

王允與呂布謀殺董卓

三年。董卓以其弟旻爲左將軍。兄子璜爲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卓車服僭擬天子。招呼三臺尚書以下。皆自詣卓府啓事。又築塢於郿。高厚皆七丈。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者。便

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尚書楊瓚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常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陰怨於卓。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爲內應。布遂許之。會獻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持矛刺卓。趣兵斬之。暴卓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爲大炷置卓臍中。焚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曹操勒兵入宮收伏后

建安十九年。獻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嘗爲獻帝陳言時策。魏公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獻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獻帝以貴人有姦。累爲請。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乃泄。操大怒。勒兵入宮收后。時獻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獻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醜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晉趙王倫加九錫

末康元年。孫秀議加相國倫九錫。百官莫敢異議。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周勃

霍光其功至大。皆不聞有九錫之命也。張林以頌爲張華之黨。將殺之。孫秀曰。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林乃止。遂下詔加倫九錫。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同。并所隱匿之兵。數踰三萬。倫及諸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志趣乖異。互相憎疾。秀子會。爲射聲校尉。形貌短陋。如奴僕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東公主。

齊王罔驕奢擅權

太安元年。齊武閔王罔。旣得志。頗驕奢擅權。大起府第。壞公私廬舍。以百數。制與西宮等。中外失望。耽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選舉不均。嬖寵用事。殿中御史桓豹奏。

事不先經罔府。卽加考竟。南陽處士鄭方。上書諫罔曰。今大王安不慮危。燕樂過度。一失也。宗室骨肉。當無纖介。今則不然。二失也。蠻夷不靜。大王謂功業已隆。不以爲念。三失也。兵革之後。百姓窮困。不聞賑救。四失也。大王與義兵盟約。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而今猶有有功未論者。五失也。罔謝曰。非子。孤不聞過。孫惠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強。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爲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崇親推近。委重長沙。成都二王。長揖歸藩。則太伯子。

臧不專美於前矣。今乃忘高亢之可危，貪權執以受疑。雖遨遊高臺之上，逍遙重墉之內，愚竊謂危亡之憂過於在穎。翟之時也，罔不能用。惠辭疾去，罔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盛，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罔不聽。

王與馬共天下

太興三年，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元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元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強盛，稍益驕恣。元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踈外。中書郎孔

庾亮執朝廷之權

咸康四年，以司徒王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郗鑒爲太尉，庾亮爲司空。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與郗鑒牋曰：人主春秋旣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託付之重。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或勸導密爲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征西參軍盛密諫亮曰：王公常

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乃止。是時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廷之權。旣據上流。擁強兵。趣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桓溫擅廢立之權

咸安元年。大司馬溫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術士杜炅能知人貴賤。溫問炅以已祿位所至。炅曰。明公勲格宇宙。位極人臣。溫不悅。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旣克壽春。謂參軍郝超曰。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

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勲。不足以鎮愜民望。溫曰。然則柰何。超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素有心。深以爲然。遂與之定議。溫自廣陵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立丞相會稽王昱。溫集百官於朝堂。廢立旣曠代所無。莫有識其故典者。百官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爲。尚書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當倚傍先代。乃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曾無懼容。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於是宣太后令廢海西公爲東海王。以會稽王昱統承皇極。是日卽皇帝位。改元。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溫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

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於是詔進溫丞相大司馬如故，留京師輔政。溫固辭，仍請還鎮姑孰。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群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桓溫之謂矣。

王坦之等不肯使桓溫依周公居攝

二年，簡文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於簡文帝前，毀之。簡文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宜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簡文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

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簡文帝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朝議乃定。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崇德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溫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甚憤怨。疑王坦之謝安所爲，心銜之。

桓溫大陳兵衛，延見朝臣

寧康元年，大司馬桓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

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懼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郗超常爲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強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

殷仲文勸桓玄早受禪

元興二年，侍中殷仲文散騎常侍，卞範之勸大將軍桓玄早受禪。陰撰九錫文及冊命。玄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楚王。王勲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爲何如？裕曰：「楚王宣武之子，勲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

桓玄使安帝作手詔

楚王桓玄上表請歸藩，使安帝作手詔固留之。又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用爲已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耻於已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皇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爲著作郎，使希之固辭不就。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制作紛紜，志無一定，變更回復，卒無所施行。性復貪鄙，人

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蒲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

劉裕諷朝廷求九錫

義熙十二年。太尉劉裕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詔以裕爲相國。摠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之禮。位在諸侯王上。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裕辭不受。

劉裕集朝臣欲受禪

宋王劉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

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宋王卽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宋王解其意。無復他言。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徵宋王入輔。宋王留子義康鎮壽陽。宋王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恭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爲詔。遜于琅邪第。宋王爲壇於南郊。卽皇帝位。禮畢。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徐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恭帝臨

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

宋順帝禪位于齊王

建元元年。進齊公蕭道成爵為王。增封十郡。宋順帝下詔。禪位于齊。順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順帝。順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順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引枕卧。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順帝乘畫轎車。出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至。是攀車。纓尾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

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奉宋順帝為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丹陽。置兵守衛之。以褚淵為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願之壽。淵固辭不拜。奉朝請。

王晏以專權取敗

建武四年。初尚書令王晏為世祖所寵任。及明帝謀廢鬱林王。晏即欣然推奉。鬱林王已廢。明帝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明帝即位。晏自謂依命

新朝常非薄世祖故事。既居朝端，事多專決。內外要職，並用所親。每與明帝爭用人。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惡之。始安王遙光勸明帝誅晏。明帝曰：「晏於我有功，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乎？」明帝默然。明帝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晏輕淺無防，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清閑。明帝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奉朝請鮮于文粲密探上旨，告晏有異志。明帝召晏於華林省，誅之。鬱林王之將廢也，晏從弟御史中丞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日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思遠知明帝外待

晏厚而內已疑異，乘閒謂晏曰：「時事稍異，兄亦覺不。比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而晏敗。」明帝聞思遠言，故不之罪，仍遷侍中。

蕭衍內有受禪之志

梁天監元年，大司馬蕭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大司馬不應。它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牧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大司馬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卽損威德。且人非金玉，時事難保。」

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大司馬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大司馬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於是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置梁百司。去錄尚書之號。

北魏尔朱榮遙制朝政

中大通二年。魏尔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樹置親黨。布列敬宗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敬宗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敬宗又與吏

部尚書李神雋。議清治選部。榮嘗關補曲陽縣令。神雋以階懸不奏。別更擬人。榮大怒。卽遣所部者往奪其任。神雋懼而辭位。榮使尚書左僕射尔朱世隆攝選。榮啓北人爲河南諸州。敬宗未之許。太宰天穆入見面論。敬宗猶不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選之。如何啓數人爲州。遽不用也。敬宗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尔朱皇后性妬忌。屢致忿恚。帝遣尔朱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敬宗旣外逼於榮。內迫皇后。恒怏怏不以萬乘爲樂。榮見四方無事。奏稱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已斥

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敬宗實不欲與之。因稱歎其忠。

東西魏下詔移檄

大同元年。西魏下詔數高歡三十罪。且曰。朕將親搃六軍。與丞相掃除凶醜。歡亦移檄於東魏。謂宇文黑獺斛思椿爲逆徒。且言今分命諸將領兵百萬。刻期西討。

東魏侯景專制河南

中大同元年。東魏河南大將軍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筭。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景常言於丞相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歡笑之。云

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已之半體。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歡疾篤。澄詐爲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爲詐。所賜書背。請加微點。歡從之。景得書。無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王偉計。遂擁兵自固。歡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餘憂。何也。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邪。對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喪。

高澄使崔季舒毆帝

太清元年。東魏靜帝美容儀。旅力過人。能挾石。師子踰宮牆。

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爲有孝文風烈。大將軍高澄深忌之。使中書黃門郎崔季舒察靜帝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之。澄與季舒書曰。癡人比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宜用心檢校。澄嘗侍飲酒。舉大觴屬靜帝曰。臣澄勸陛下酒。靜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亾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爲。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毆靜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靜帝。靜帝亦謝焉。靜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亾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侍講荀濟知帝意。乃與元瑾等謀誅澄。澄勒兵入宮。見靜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爲。欲殺胡夫人及李嬪。靜帝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豈不

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暇。惜況於妃嬪。必欲弑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酖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靜帝於含章臺。

武帝爲侯景所制

三年。武帝雖外爲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爲司空。武帝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爲便殿主帥。武帝不許。景不能強。心甚憚之。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武帝怪而問之。直閤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武帝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武帝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爲所裁節。憂憤

成疾。卧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景祕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迎太子於朐福省。使如常入朝。王偉。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

東魏靜帝禪位于齊

大寶元年。東魏進齊王高洋位相國。摠百揆。備九錫。侍中張亮等求入啓事。東魏孝靜帝在昭陽殿見之。亮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願陛下遠法堯舜。靜帝歛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乃下御座。步就東廊。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未作虞夏。所司請發。靜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朕欲與六宮別可乎。隆之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六宮。靜帝未入與。

嬪已下別。舉宮皆哭。趙國李嬪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靜帝出雲龍門。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于齊。齊王卽皇帝位于南郊。

侯景自號宇宙大將軍

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帝。簡文帝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侯景防衛簡文帝

簡文帝自卽位以來。侯景防衛甚嚴。外人莫得進見。唯武林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卧内。簡文帝與之講論而已。及南康王會理死。克不害懼禍。稍自踈諮。獨不離帝。朝請無絕。景惡之。使其仇人刁戍刺殺諮於廣莫。

門外簡文帝之卽位也。景與簡文帝登重雲殿禮佛爲誓云。自今君臣兩無猜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會理謀泄。景疑簡文帝知之。故殺諮。簡文帝自知不义。指所居殿謂殷不害曰。龐涓當死。此下。

唐楊國忠告李林甫謀反

天寶十二載。楊國忠使人說安祿山。誣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林甫與阿布思約爲父子。明皇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壻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爲所累。附國忠意。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有官者除名。流嶺南。及黔中。給隨身衣。及糧食。自餘貲產。並沒官。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林甫棺。抉取含珠。攬金。

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

李峴陳李輔國專權之狀

乾元二年。李峴爲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肅宗感悟。賞其正直。輔國所行事。多所變更。罷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肅宗不許。

顏真卿論元載專權

大曆元年。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爲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

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群臣之爲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爲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爲辭。以塞諫爭之路。臣竊爲陛下惜之。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暗鳴。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見聞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群臣有不諮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

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自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貶峽州別駕。

文宗不從李宗閔奏罷鄭覃

大和七年。初。李宗閔惡鄭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文宗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論議。它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

韋弘質言李德裕權重

會昌五年。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自杜棕崔鉉罷相。宦官左右。言其太專。武宗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弘質坐貶官。由是衆怒愈甚。

宣宗素惡李德裕之專

六年。宣宗素惡李德裕之專。卽位之日。德裕奉冊。旣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宣宗始聽政。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

朱全忠怒韓偓薦人爲相

天復二年。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之登進士第也。御史大夫趙崇知貢舉。昭宗返自鳳翔。欲用偓爲相。偓薦崇及兵部侍郎王贊自代。昭宗欲從之。崔胤惡其分已權。使朱全忠入爭之。全忠見昭宗曰。趙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爲相。昭宗見全忠怒甚。不得已。貶偓濮州司馬。昭宗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臣得遠貶及死。乃幸耳。不忍見篡弒之辱。

朱全忠殺崔胤

天祐元年。朱全忠密表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并其黨鄭元規。陳班等。皆請誅之。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貶元規循州司戶。班湊州司戶。下詔罪狀胤等。全忠密令宿衛都指揮

使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陳班，并胤所親厚者數人。

朱全忠逼昭宗遷都洛陽

初，昭宗在華州，朱全忠屢表請昭宗遷都洛陽。昭宗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引兵屯河中，昭宗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請昭宗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絀屬，月餘不絕。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汾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南北諸鎮丁匠數萬，令張全義

治東都宮室。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昭宗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于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全忠自河中來朝，昭宗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朱全忠邀昭宗幸私第

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全忠置酒私第，邀昭宗臨幸。全忠辭昭宗，先赴洛陽督修宮室。昭宗與之宴，羣臣旣罷，昭宗獨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柝，王卮以飲全忠。晉國夫人可證附昭宗耳語，建躡全忠足，全

忠以爲圖已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爲佑國軍。以韓建爲佑國節度使。昭宗復遣間使。以綰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爲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

朱全忠殺李彥威以塞謗

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弑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昭宣帝。自陳非已。志請討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全忠奏朱友恭不戢士卒。侵擾市肆。友恭貶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是。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

朱全忠使蔣玄暉殺諸王

二年。是日社。朱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棣王祚。虔王禊。沂王禔。遂王禕。景王祕。祁王祺。雅王禎。瓊王祥。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

朱全忠急於傳禪

朱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尚書裴迪爲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遛其事。以須變。玄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

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勅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爲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如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時天子將郊祀。百官既習儀。裴迪自大梁還。言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懼。敕改用來年正月上辛。

後唐孟漢瓊居中用事

長興二年。以孟漢瓊知內侍省事。充宣徽北院使。漢瓊本趙王鎔奴也。時范延光。趙延壽。雖爲樞密使。懲安重誨以剛愎得罪。每於政事。不敢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宮中須索。稍踰常度。重誨輒執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絕。至是漢瓊直以中宮之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由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紀。

吳徐知誥有傳禪之志

清泰元年。吳人多不欲遷都者。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爲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柰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已。心疾之。遣使馳詣金陵。手書切諫。以爲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後數日。齊丘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爲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行。

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爲都押牙。知誥由是踈齊丘。

潞王不虞石敬瑭

潞王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爲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潞王卽位。敬瑭不得已入朝。山陵旣畢。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爲之言。而鳳翔舊將佐。多勸潞王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爲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潞王亦見其骨立。不以爲虞。乃曰。石郎不惟密親。兼自少與吾同艱難。今我爲天子。非石郎尚誰託哉。乃復以爲河東節度使。

石敬瑭陰爲自全之計

二年。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石敬瑭。旣還鎮。陰爲自全之計。潞王好咨訪外事。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敬瑭賂太后左右。令伺潞王之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多於賓客前。自稱羸瘠。不堪爲帥。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詔借河東人有蓄積者。菽粟。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糴軍糧。率鎮翼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趣。嚴急。山東之民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募僚河內段希堯。

請誅其唱首者。敬瑭命都押牙劉知遠斬挾馬都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潞王聞之。益疑敬瑭。

吳越胡進思擅廢立之權

後漢天福十二年。吳越王弘侬性剛嚴。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弘侬惡之。欲授以一州。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謀議。弘侬數面折之。進思建議遣李孺贇歸福州。及孺贇叛。弘侬責之。進思愈不自安。弘侬與內牙指揮使何承訓謀逐進思。弘侬猶豫未決。承訓恐事泄。反以謀告進思。弘侬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已。與其黨謀作亂。帥親兵百人。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曰。老奴無罪。王何故圖之。弘侬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憤怒。弘侬猝愕。不暇發言。趨入義和院。進

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弘俶。進思因帥諸將迎弘俶于私第。進思稱弘侬之命。承制授弘俶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弘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俶始視事。

郭威鎮鄴都備契丹

乾祐三年。朝廷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扞禦之者。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爲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隱帝卒從弘肇議。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制以威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

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明日朝貴會飲於寶貞固之第。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今日爲弟飲之。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

楊邠等以專權見殺

隱帝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楊邠等屢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史弘肇怒而斬之。隱帝初除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伶人詣弘肇謝。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以還官。隱帝欲立所幸耿夫人爲后。邠以爲太速。夫人卒。隱帝欲以

后禮葬之。邠復以爲不可。隱帝年益壯。厭爲大臣所制。弘肇嘗議事於帝前。隱帝曰。審圖之。勿令人有言。邠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隱帝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隱帝云。邠等專恣。終當爲亂。隱帝信之。遂與李業。聶文進。謀誅邠等。議既定。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弘肇於東廡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班於崇元殿。宣云。邠等謀反。已伏誅。與卿等同慶。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庭。隱帝親諭之。且曰。邠等以穉子視朕。朕今始得爲汝主。汝輩免橫憂矣。皆拜謝而退。

通鑑總類卷第十八

通鑑總類卷第十八

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通鑑總類卷第十九

夷狄門

漢高帝困白登之圍

七年高帝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高帝復使劉敬往。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高帝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高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高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

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負弩傳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高帝出圍。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高帝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高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

高后不報冒頓嫚書之辱

孝惠三年。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強。爲書使使遺高后。辭極褻嫚。高后大怒。召將相大臣議斬

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釋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并遺以車二乘。馬二駟。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中行說教單于不好漢物。

前六年。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單于初立也。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公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

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牧。其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楊雄諫哀帝不許單于來朝。

建平四年。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哀帝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不可。

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時奇譎之士。計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

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民。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久。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帥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顛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

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捲。後無餘災。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百年勞之。一日失

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匈奴烏孫諸國皆來朝內屬

元壽二年。匈奴單于及烏孫大昆彌伊秩靡皆來朝。漢以爲榮。是時西域凡五十國。自譯長至將相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自黃龍以來。單于每入朝。其賞賜錦繡繒絮。輒加厚於前。以慰接之。

嚴尤陳三策五難

始建國三年。王莽遣中郎將閻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計。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是時諸將在邊。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匈奴。討滅將軍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蟲蝨。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

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釜。鍍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旣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寇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陳遵拒單于不肯尊漢

更始二年。更始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書制璽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還匈奴。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爲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爲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拒。單于終持此言。

光武不許臧宮馬武擊匈奴

建武二十七年。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

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班超伏兵擊虜騎

永元二年。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警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晉江統作徙戎論以警朝廷

元康九年。孟觀大破氐衆於中亭。獲齊萬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卽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其強也。以漢之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効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強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

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旣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

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執也。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羗。著先零罕。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閼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矣。朝廷不能用。

匈奴號劉淵爲大單于

未興元年。初。大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爲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營

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爲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亾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柰何歛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王浚東嬴。公騰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以聰爲鹿蠡

王

唐公結突厥以益兵勢

隋義寧元年。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爲手啓。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云。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卽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裴寂、劉文靜等皆曰。今義兵雖集。而戎馬殊乏。胡兵非所須。而馬不可失。若復稽回。恐其有悔。淵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鍾。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議告突厥。

唐高祖每優容突厥

武德元年。突厥始畢可汗遣骨咄祿持勒來。宴之於太極殿。奏九部樂。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高祖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高祖優容之。

太宗不肯乘間擊突厥

貞觀元年。鴻臚卿鄭元璠使突厥還。言於太宗曰。戎狄興衰。

專以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亾之兆也。不過三年。太宗然之。群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太宗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太宗不肯勞民修堡鄣

二年。突厥寇邊。朝臣或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鄣。太宗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亾在朝夕。朕方爲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鄣塞乎。

張公謹言突厥可取之狀

三年。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以爲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睚姦佞。一也。薛延陀等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

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早。糒糧乏絕。四也。頡利踈其族類。親委諸胡。胡人反覆。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衆甚多。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太宗以頡利可汗旣請和親。復援梁師都。命兵部尚書李靖爲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爲副。

太宗自謂得禦戎上策

以李世勣爲通漢道行軍總管。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柴紹爲金河道行軍總管。薛萬徹爲暢武道行軍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任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破之。突利可汗入朝。太宗謂侍臣曰。徃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耻。

靺鞨遣使入貢。太宗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四夷君長請太宗爲天可汗

四年，四夷君長詣闕，請太宗爲天可汗。太宗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太宗數頡利五罪

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太宗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強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爲寇，以是得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

太宗詔群臣議處突厥部落

突厥旣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卽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

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靜。以爲置之中國。有損無益。莫若因其破亾之餘。假之王族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亾。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而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

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氍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柰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亾。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太宗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厥故所統之地。置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爲六州。右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太宗遣突厥還舊部

十三年。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詔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長保邊塞。太宗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褚遂良勸太宗立高昌國

十六年。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爲聖王爲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徒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亾。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它人之手足。柰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太宗弗聽。及西突厥入寇。太宗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中宗令內外官進平突厥之策

景龍元年。制以突厥默啜寇邊。命內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備上疏。以爲郤縠悅禮樂。敦詩書。爲晉元帥。杜預

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勲。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如沙
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侮。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
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
之蒐卒乘。積資糧。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
興師。當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
舉以討之。中宗善之。

吐蕃求毛詩春秋禮記

開元十九年。遣鴻臚卿崔琳使于吐蕃。吐蕃使者稱公主求
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以爲東平王漢之懿親。求
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用
兵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之。裴光
庭等奏。吐蕃聾昧頑嚚。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
之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
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明皇曰善。遂與之。

韓偓諫回鶻發兵赴難

天復二年。回鶻遣使入貢。請發兵赴難。昭宗命翰林學士承
旨韓偓。答書許之。偓上言。戎狄獸心。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
物華糜。而城邑荒殘。甲兵彫弊。必有輕中國之心。啓其貪婪。
且自會昌以來。回鶻爲國家所破。恐其乘危復怨。所賜可汗
書。宜諭以小小寇竊。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

燕韓延徽教契丹威服諸國

後梁貞明二年。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亾歸契丹。契

丹日益强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衆。述律后常預其謀。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柰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蕪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亾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言記王緘疾之。延徽復詣契丹。

契丹主待之益厚。以延徽爲相。累遷至中書令。晉王遣使。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敘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

後唐楊檀乞勿許。煎刺等歸國。

長興三年。初。契丹舍利煎刺與楊隱。皆爲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明宗謀於群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明宗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煎刺契丹之驍將。鄴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爲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

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爲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明宗乃止。

後晉石敬瑭以父禮事契丹

天福元年。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爲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契丹大敗唐兵

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三千餘里。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令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唐兵大敗。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旣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

契丹立石敬瑭爲晉帝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死。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卽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

契丹擇高祖兄子守河東

高祖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契丹主令高祖盡出諸子。自擇之。高祖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高祖養以爲子。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

可也。乃以重貴爲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

契丹述律后責趙德鈞乘亂邀利

唐趙德鈞。趙延壽。南奔潞州。高祖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邪。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爲人臣。旣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噐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德鈞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

吳巒不肯臣於契丹

二年契丹主自上黨歸。過雲州。大同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還鎮。節度判官吳巒在城中。謂其衆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於夷狄乎。衆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

吳徐誥欲結契丹以取中國

吳徐誥用宋齊丘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報之。

契丹倣中國置公卿庶官

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尋兼政事。

高祖臣事契丹甚謹

三年。以馮道爲契丹太后冊禮使。左僕射劉昫爲契丹主冊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高祖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每契丹使至。高祖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高祖常卑辭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爲恥。而高祖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

契丹欲使王威襲父土地

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勇夫重閉之義。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姦謀。高祖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卿勿以爲憂。

漆安重榮首送契丹

七年。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爲功。重榮首至鄴都。

高祖命漆之。函送契丹

景延廣不肯稱臣於契丹

齊王之初卽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屈身以爲社稷。何恥之有。陛下如此。它日必躬擐甲胄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齊王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卽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

景延廣以大言致契丹入寇

八年。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爲回圖使。

景延廣說齊王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於晉。不可負。遂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睹。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它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爲延廣所沮。齊王以延廣爲有定策功。故寵冠群臣。又總宿衛兵。故大

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

楊光遠密告契丹令取中國

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密告契丹。以晉王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朝廷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

李守貞大敗契丹於馬家口

開運元年。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十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

李彝殷侵契丹之境

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以彝殷爲契丹西南面招討使。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

契丹主畏晉軍之盛

契丹僞奔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以俟晉軍。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卽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齊王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

契丹主括借士民錢帛歸國

天福十二年。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旣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晉百官推戴契丹主爲皇帝

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前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旣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爲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

契丹主欲以晉百官自隨

契丹主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爲節度使。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遙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

契丹主盡載府庫之實以歸國

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牒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契丹自白馬度河。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契丹克相州驅婦女而北

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爲防禦使。暉疑其詐。復乘城拒守。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爲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闕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斂城中髑髏。瘞之。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

武行德據河陽叛契丹

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沂河歸其國。命寧國都虞侯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爲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爲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衆以爲然。行德卽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

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爲河陽都部署。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兀欲殺趙延壽卽帝位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樂城病甚苦熱。聚冰於胃腹手足且啖之。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卽日先引兵入恒州。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爲主。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未康王兀欲召延壽於所館飲酒。稱其謀反。鎖之。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制於中京。卽皇帝位。於是始舉哀成服。旣而易吉服。見群臣。不復行喪。歌吹之聲不絕於內。

契丹主幽述律后於阿保機墓

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爲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兵由是大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以高勳爲樞密使。契丹主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興兵誅討。故數年之中。不暇南寇。

北漢主求援北朝

後周廣順元年。北漢主立契丹主使潘聿撚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稱本朝淪亾。紹襲帝位。欲循晉室故事。求

援北朝。契丹主大喜。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栢。以承鈞為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瓌。將步騎萬人寇晉州。

北漢主以厚賂謝契丹

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請行冊禮。

契丹冊命劉承鈞為帝

顯德元年。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殂。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遣驃騎大將軍劉承訓。冊命承鈞為帝。更名鈞。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上表於契丹主。稱男。契丹主賜之詔。謂之兒皇帝。

蕃將門

唐執失思力諫太宗畋獵

貞觀五年。太宗逐兔於後苑。左領軍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爲華夷父母。柰何自輕。太宗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太宗爲之止。

契苾何力固辭薛萬均官

九年。太宗遣使勞諸將於大斗拔谷。薛萬均排毀契苾何力。自稱已功。何力不勝忿。拔刀起。欲殺萬均。諸將救止之。太宗聞之。以讓何力。何力具言其狀。太宗怒。欲解萬均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辭曰。陛下以臣之故。解萬均官。群胡無知。以陛下爲重。胡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且使胡人謂諸將皆如萬

均將有輕漢之心。太宗善之而止。尋令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

契苾何力不肯叛唐歸虜

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強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太宗曰。然。朕爲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先是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賀蘭州都督沙門。皆在涼州。太宗遣何力歸覲。且撫其部落。時薛延陀方強。契苾部落皆欲歸之。何力大驚曰。主上厚恩如是。柰何遽爲叛逆。其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詣彼。若之何不往。何力曰。沙門孝於親。我忠於君。必不汝從。其

徒執之。詣薛延陀。置真珠牙帳前。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自誓。真珠欲殺之。其妻諫而止。太宗聞契苾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氣類相親。何力入薛延陀。猶魚趨水耳。太宗曰。不然。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太宗爲之下泣。謂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卽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

藩鎮門

唐令狐彰舉劉晏等代已

大曆八年。永平節度使令狐彰薨。彰承滑毫離亂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時藩鎮率皆跋扈。獨彰貢賦未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路供餽。皆不受。所過秋毫無犯。疾亟。召掌書記高陽齊映。與謀後事。映勸彰請代人遣子歸私第。彰從之。遺表稱昔魚朝恩破史朝義。欲掠滑州。臣不聽。由是有隙。及朝恩誅。值臣寢疾。以是未得入朝。生死愧負。臣今必不起。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州縣官吏。按堵待命。伏見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臣男建等。今勒歸東都私第。彰薨。將士欲立建。建誓死

不從。舉家西歸。

田承嗣爲安史父子立祠堂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爲安史父子立祠堂。謂之四聖。且求爲相。代宗令內侍孫知古因奉使諷令毀之。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

馬璘諷將士表求平章事

九年。涇原節度使馬璘入朝。諷將士爲已表求平章事。代宗以璘爲左僕射。

郭子儀奏除屬吏不報

十年。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相謂曰。以令公勳德。奏一屬吏而不從。何宰相之不知體。子儀聞之。謂僚佐曰。

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它。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李正己與田承嗣等根據蟠結

十二年。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鄆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納守青州。正己用刑嚴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洛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定深冀滄

七州各擁衆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有衆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代宗寬仁一聽其所爲。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爲猜貳常爲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田悅激怒軍士怨朝廷

建中元年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旣而集應罷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日爲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

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朱滔等四國俱稱王

三年田悅德朱滔之救與王武俊議奉滔爲主稱臣事之。滔不可曰。愜山之捷皆大夫三兄之力。滔何敢獨居尊位。於是幽州判官李子千恒冀判官鄭濡等共議請與鄆州李大夫爲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築壇同盟。有不如約者衆共伐之。不然豈得常爲叛臣。茫然無主。用兵旣無名有功無官爵爲賞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皆以爲然。滔乃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是日滔等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所居堂曰殿。處分曰令。群下上書曰牋。妻

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爲府。置留守兼元帥。以軍政委之。又置東西曹。視門下中書省。左右內史。視寺中中書令。餘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

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客主日益困弊。聞李希烈軍勢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李抱真與王武俊陰相結

四年。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王武俊。壁詐降。武俊見之。林曰。

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效。及登壇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爲四海之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爲將尚知愛百姓。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爲事乎。今山東連兵。暴骨如莽。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已。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

韋丹勸憲宗討劉闢

未貞元年。以給事中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憲宗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為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憲宗善其言。以丹為東川節度使。

杜黃裳請以法度裁制藩鎮

元和元年。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憲宗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憲宗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憲宗從之。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憲宗與

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憲宗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李絳請重賞魏博

七年。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憲宗

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憲宗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驛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强者果何益乎？度爲與陳君臣上下之義，與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

田弘正子姪皆仕諸朝

十四年，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請劾，憲宗不許。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憲宗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穆宗赦朱克融討王庭湊

長慶元年，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穆宗卽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穆宗從之。

李泳貪殘不法以召亂

開成二年，河陽軍亂，節度使李泳奔懷州，軍士焚府署，殺泳二子。大掠數日方止。泳長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得方鎮，所

至恃所交結。貪殘不法。其下不堪命。故作亂。貶泳澧州長史。以左金吾將軍李執方爲河陽節度使。

李德裕說武宗討澤潞

會昌三年。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武宗卽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武宗不受。從諫以爲士良所爲。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爲之備。從諫疾病。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從素之子稹爲牙內都知兵馬使。從諫尋薨。稹祕不發喪。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武宗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

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群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武宗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

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積必成擒矣。武宗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積。群臣言者不復入矣。

李德裕面諭三鎮使者

四年。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入原。位至宰相。楊志誠也。

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武宗。武宗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李克用請發兵討朱全忠

中和四年。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遣榆次鎮將鴈門李承嗣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爲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將佐已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全忠仍榜東都陝孟。云臣已死。行營兵潰。令所在邀遮屠翦。勿令漏失。將士皆號泣冤訴。請復仇讎。臣以朝廷至公。當俟詔命。拊循抑止。復歸本道。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臣遣弟克勤將萬騎在河中俟命。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

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疾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爲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僖宗累遣楊復恭等諭指。稱吾深知卿寃。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爲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常濬諫僖宗姑息藩鎮

光啓元年。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爲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僖宗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於是貶濬萬

州司戶。尋賜死。

張濬請討李克用

大順元年。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北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初。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張濬爲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它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昭宗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強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昭宗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強兵以服天下。昭宗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昭宗命三省

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付六七。濬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權。旬月可平。失今不取。後悔無及。昭宗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孔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昨計用兵饋運犒賞之費。一二年間未至匱乏。在陛下斷志行之耳。昭宗以二相言叶。僂俛從之。曰：茲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

張濬爲李克用所敗

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于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騎五千營于洪洞。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鎮國節度使

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河東兵勝。遂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靜難鳳翔保太定難之軍。先度河西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自是不敢復出。存孝引兵攻絳州。刺史張行恭弃城走。存孝進攻晉州。濬建自含口遁去。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附表訟寃。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翦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爲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且朝廷當沾危之時。則譽臣爲韓彭。

伊呂及旣安之後。則罵臣爲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臣。獨不懼陛下它日之罵乎。況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邪。今張濬旣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鬪。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叫闔。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宸座。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質。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濬與韓建至河陽。撤民屋爲柅。以濟河。師徒失亾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鎮魏。鎮魏倚河東爲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郾夏之兵會之。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

昭宗詔復李克用官爵

二年。以孔緯爲荆南節度使。張濬爲鄂岳觀察使。李克用復遣使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詔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濬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

昭宗決討李茂貞

景福二年。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遺杜讓能書。辭語不遜。昭宗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爲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又曰。約棗殘而行。

法隨盛壯以加恩。體物錙銖。看人衡纒。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旬服生靈。因茲受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益怒。決討茂貞。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臣愚以爲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昭宗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甘心爲孱懦之主。惜惜度日。坐視陵夷。卿但爲朕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昭宗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況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它日。臣徒受鼎鑊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昭宗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李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曰。岐帥無罪。不宜致討。使百姓塗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緯。鄭延昌。有輿訴之。二相曰。茲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自免。喪堂印及朝服。昭宗命捕其唱帥者誅之。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匿山谷。嚴刑所不能禁。

李茂貞請誅杜讓能

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彥若赴鎮。軍于興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近六萬。軍于盤屋以拒之。禁軍皆新

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將皆邊兵百戰之餘。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士民奔散。市人復守闕。請誅首議用兵者。崔昭緯心害杜讓能。密遺茂貞書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茂貞陳於臨臯驛。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昭宗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爲解。昭宗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制辭略曰。弃卿士之臧謀。構藩垣之深釁。咨詢之際。證執彌堅。李茂貞勒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崔昭緯復從而擠之。賜讓能自盡。復下詔布告。中外稱讓能舉枉錯。直愛憎繫於一時。鬻獄賣官。聚斂踰於巨萬。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有崔鋌王超者。爲二鎮判官。凡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逞者。輒訴於鋌超。二人則教茂貞行瑜上章論之。朝廷小有依違。其辭語已不遜。制復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令。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

王行瑜表罷李谿等入相

乾寧二年。崔昭緯與李茂貞王行瑜深相結。得天子過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邠寧節度副使崔鋌。昭緯之族也。李谿再入相。昭緯使鋌告行瑜曰。邠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昭度沮之。今又引李谿爲同列。相與熒惑聖聽。恐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乃與茂貞表稱谿姦邪。昭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昭宗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出朕懷。

行瑜等論列不已。谿復罷爲太子少師。

王行瑜等各擁兵入朝

初王行瑜求尚書令。不獲。由是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郃陽鎮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行瑜乃與李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至京師。坊市民皆竄匿。昭宗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于門下。昭宗臨軒。親詰之曰。卿輩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爲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昭宗與三帥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昭宗未之許。是

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又殺樞密使康尚弼。及數人。始三帥謀廢昭宗。立吉王保。至是聞李克用已起兵於河東。行瑜茂貞各留兵二千人宿衛京師。與建皆辭還鎮。

李克用受詔討三賊臣

李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號哭。謂克用曰。行瑜等不迫脅乘輿。皆李茂貞及李繼鵬所爲。請移兵問鳳翔。行瑜束身歸朝。克用曰。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行瑜挈族棄城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庫。撫居人命。指揮使高爽權巡撫軍城。奏趣蘇文建赴鎮。行瑜走至靈州境。部下斬行瑜傳首。

李克用不欲張濬復爲相

三年。朱全忠薦兵部尚書張濬。昭宗欲復相之。李穀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濬朝爲相。臣則夕至闕廷。京師震懼。昭宗下詔和解之。

後梁均王分魏博軍乃召亂

貞明元年。天雄節度使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効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均王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均王曰。魏博爲唐腹心之蠱。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強之故也。羅紹威爲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因此時爲之言。所謂釋而不嚴。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爲師厚乎。宜分六州爲兩。

弱其權。均王以爲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宣徽使張筠爲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二人旣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以討。鎮定爲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類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劉鄩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劫德倫置樓上。軍校張彥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強。苟無外援。不能獨

立宜投款於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

後唐明宗征夏州無功

長興四年。先是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朝廷恐其與契丹連兵。併吞河右。南侵關中。會仁福卒。以其子彝超爲彰武留後。徙彰武節度使。安從進爲定難留後。安從進攻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斲鑿不能入。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抄掠糧餉。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藁。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李彝超兄弟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爾孤城。勝之不武。何足煩國家勞費如此。幸爲表聞。若許其自新。或使之征伐。願爲衆先。明宗聞之。命從進引兵還。其後有知李仁福陰事者。云仁福嘗朝廷除移。揚言結契丹爲援。契丹實不與之通也。致朝廷誤興是役。無功而還。

契丹主以詔書賜藩鎮

後漢天福十二年。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成階三州降蜀。

後周安審琦入朝

顯德三年。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入朝。除守太師。遣還鎮。既行。世宗問宰相。卿曹送之乎。對曰。送

至城南。審琦深感聖恩。世宗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雖有欲効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

南侵門

趙王虎不敢南行

東晉建元二年。趙王虎享群臣於大武殿。有白鴈百餘集馬道之南。虎命射之。皆不獲。時諸州兵集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密言於虎曰：「白鴈集庭宮室，將空之象。不宜南行。」虎信之，乃臨宣武觀大閱而罷。

符秦王猛勸符堅勿以晉爲圖

寧康三年。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

欵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羗。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

符堅欲大舉伐晉

太元七年。秦王堅會群臣于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恭行

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壁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回輿東巡。告成岱宗。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爲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爲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亾。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案兵積穀。以待

其釁於是群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群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群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吾強兵百萬，資仗如山，乘累捷之勢，擊垂亾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氐、滿、鮮、旬，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掖不可悔也。臣之頑愚，

乘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危之言乎？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晉，校其強弱之勢，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群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京兆尹慕容垂言於堅曰：弱併於強，小併於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壹之功。

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耻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亾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入。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邪。終爲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耳。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堅曰。

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

謝玄大敗秦兵

八年。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兼遣一兵。其於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

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謝琰。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碁賭墅。安碁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二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

爲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強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序言。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走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

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大奔。序因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畜產不可勝計。復取壽陽。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

南燕高雅之等表請伐晉

元興二年。南燕高雅之表南燕主備德。請伐桓玄。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中書侍郎韓範亦上疏曰。今晉室衰亂。江淮南北戶口無幾。戎馬單弱。重以桓玄悖逆。上下

離心。以陛下神武發步騎一萬臨之。彼必土崩瓦解。兵不留行矣。得而有之。秦魏不足敵也。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失時不取。彼之豪傑。誅滅桓玄。更修德政。豈惟建康不可得。江北亦無望矣。備德曰。朕以舊邦覆沒。欲先定中原。乃平蕩荆揚。故未南征耳。其令公卿議之。因講武城西。步卒三十七萬人。騎五萬三千匹。車萬七千乘。公卿皆以爲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

北魏高祖欲遷都洛陽

齊永明十一年。魏高祖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群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齋於明堂左个。使太常卿王謏筮之。遇革。高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

應乎人。吉孰大焉。群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爲全吉也。高祖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高祖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爲陛下之有。臣爲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高祖久之乃解。既還宮。召澄入見。因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爲不易。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高祖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爲。高

祖曰。任城吾之子房也。於是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祕書監盧淵上表。以爲前世承平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豈非勝之不足爲武。不勝有虧威望乎。昔魏武以弊卒一萬。破袁紹。謝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勝負之變。決於須臾。不在衆寡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者。或以同軌無敵。或以懦劣偷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比之懦劣。則可耻。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革輅。何所施也。魏武之勝。蓋由伏順。苻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必能勝衆。弱必能制強邪。

李冲諫魏主南伐

魏高祖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高祖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群臣稽顙於馬前。高祖曰。廟筭已定。大軍將

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冲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高祖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並慙懃泣諫。高祖乃諭群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爲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群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

高閭等諫魏主築城於淮南

建武二年。魏高祖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閭上表以爲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曷者國家止爲受降之計。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爲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旣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其難

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願陛下躡世祖之成規。旋轉返旆。經營洛邑。蓄力觀釁。布德行化。中國旣和。遠人自服矣。尚書令陸叡上表。以爲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遷鼎草創。庶事甫爾。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寇讎。羸弱之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捐千金。驅罷弊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去冬之舉。正欲耀武江漢耳。今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早還洛邑。使根本深固。聖懷無內顧之憂。兆民休斤板之役。然後命將出師。何憂不服。魏高祖納其言。崔慧景以魏人城邵陽。患之。張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兩願罷兵。彼無

不聽矣。慧景從之。使欣泰詣城下語魏人。魏高祖乃還濟淮。太子苦河南地熱。

三年。魏太子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高祖賜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中庶子遼東高道悅數切諫。恂惡之。高祖如嵩高。恂與左右密謀。召牧馬輕騎奔平城。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入夜乃定。詰旦尚書陸琇馳以啓高祖。高祖大駭。秘其事。仍至汴口而還。

高祖謀入寇

魏高祖謀入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朕卜宅中土。綱條粗舉。唯南寇未平。安能效近世天子。下帷於深宮之中乎。朕今南征決矣。但未知早晚之期。比來術者皆云。今往必克。此國

之大事。宜君臣各盡所見。勿以朕先言。而依違於前。同異於後也。李沖對曰。凡用兵之法。宜先論人事。後察天道。今卜筮雖吉。而人事未備。遷都尚新。秋穀不稔。未可以興師旅。如臣所見。宜俟來秋。高祖曰。去十七年。朕擁兵二十萬。此人事之盛也。而天時不利。今天時既從。復云人事未備。如僕射之言。是終無征伐之期也。寇戎咫尺。異日將爲社稷之憂。朕何敢自安。若秋行不捷。諸君當盡付司寇。不可不盡懷也。

齊房伯玉敗魏兵於南陽

四年。初。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真度勸魏高祖先取樊鄧。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高祖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二十六軍。前後相繼。

衆號百萬。吹脣沸地。魏高祖留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至宛。夜襲其郛。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魏高祖遣中書舍人孫延景謂伯玉曰。我今蕩壹六合。非如鄉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北。卿此城當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且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讎。罪一也。頃年薛真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鸞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遣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天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大宗。非唯副億兆之深望。抑亦兼武皇之遺教。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

者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修職業。返已而言。不應垂責。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高祖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高祖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免。

北魏元英等乞清江表

中興元年。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

楊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魚遊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無日。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啓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世宗乃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使爲經略。旣而不果。

中山王英攻鍾離城

梁天監五年。魏世宗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逐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魏悉遷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武帝曰。不然。此必欲進兵爲詐計耳。乃命修鍾離城。敕昌義之爲戰守之備。英進圍鍾離。魏世宗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以爲。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況殺士卒以攻之乎。若臣愚見。謂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釁。不患其無。詔曰。濟淮掎角。事如前敕。何容猶爾槃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巒又表以爲。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爲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正欲以八十日糧。

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彼。從何致糧。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何方取濟。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若信臣言。願賜臣停。乃召巒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同圍鍾離。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沮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攻。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魏世宗召英使還。賜詔曰。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武帝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

隋楊素等爭獻平江南之策

陳禎明元年。初。隋文帝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謀。皆給衣馬禮遣之。會高宗殂。隋文帝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

首。長城公谷之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文帝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爲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文帝問取陳之策於高頴。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文帝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勣。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斬和淦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陽。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斬口溢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卽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文帝以仲方爲基州刺史。及受蕭巖等降。隋文帝益忿。謂高頴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梯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

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舩艦等。各有等差。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長城公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厭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閥閱。競排詆之。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卽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弃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轡。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長城公大怒。卽日斬之。

薛道衡謂必克江東

二年。隋軍臨江。高熲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摠爲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熲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

後周世宗攻壽春不克

顯德三年。世宗自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

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攻具及士卒失亾頗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乃議旋師。

講和門

匈奴欲與漢講和親

漢元封四年。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爲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漢使楊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信旣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譎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

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東晉劉裕求和於秦

義熙元年。劉裕遣使求和於秦。且求南鄉等諸郡。秦王興許之。群臣咸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誅桓玄。興復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

梁武帝與東魏通好

大同十年。是歲東魏以散騎常侍魏收兼中書侍郎修國史。自梁魏通好。魏書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武帝復書去彼字而已。收始定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里安和。武帝亦效之。

東魏高歡聘柔然

十一年。魏與柔然頭兵可汗。謀連兵伐東魏。丞相高歡患之。遣行臺郎中杜弼使於柔然。爲世子澄求婚。頭兵曰。高王自娶則可。歡猶豫未決。婁妃曰。國家大計。願勿疑也。世子澄尉景亦勸之。歡乃遣鎮南將軍慕容儼聘之。號曰蠕蠕公主。歡親迎於下館。公主至。婁妃避正室以處之。歡跪而拜謝。妃曰。彼將覺之。願絕勿顧。頭兵使其弟秃突佳來送女。且報聘。仍

戒曰。待見外孫乃歸。公主性嚴毅。終身不肯華言。歡嘗病。不得往。禿突佳怨恚。歡輿疾就之。

王偉勸侯景偽求和

太清三年。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軍士無腴。或煮鎧熏鼠捕雀而食之。御甘露厨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飢。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又聞荊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軍日盛。吾軍乏食。若偽且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

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太子以城中窮困。白武帝。請許之。武帝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爲後圖。武帝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却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武帝敕諸軍不得復進。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爲武。可以景爲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等。與于子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柵門。遙相對。更殺。

言和月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六十三
牲歃血爲盟。旣盟而景長圍不解。專修鎧仗。託云無船。不得卽發。邀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然猶羈縻不絕。

沙鉢略請與隋和親

陳至德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爲隋所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爲隋文帝女。隋文帝遣開府儀同三司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更封千金公主爲大義公主。晉王廣請因豐乘之。隋文帝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致書大隋皇帝。皇帝婦父。乃是翁比。此爲女夫。乃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如一。自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絕。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羊馬。皆皇帝之畜。彼之繒綵。皆此國之物。文帝復書

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旣爲沙鉢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特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略也。於是遣尚書右僕射虞慶則。使於沙鉢略。車騎將軍長孫晟副之。沙鉢略陳兵。列其珍寶。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諸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謂沙鉢略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賀可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柰何不敬婦翁。沙鉢略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翁。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旣而大慙。與群下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略曰。得爲大隋天

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西突厥遣使求婚

唐武德八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高祖謂裴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昏何如。對曰。今北寇方強。爲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高祖從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喜。道立上之從子也。

太宗許突厥請和

九年。突厥進寇高陵。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

萬。今至矣。太宗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筭。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太宗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太宗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太宗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太宗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太宗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太宗輕敵。叩馬固諫。太宗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卽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

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知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太宗即日還宮。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太宗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爲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太宗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卽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墮。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吐蕃遣使請和親

萬歲通天元年。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天后遣右武衛曹參軍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四鎮十姓。與吐蕃種類本殊。今請罷唐兵。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爲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

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爲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四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遙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天后從之。元振又上

閻知微與田歸道爭論和親

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天后深然之。

神功元年。閻知微。田歸道。同使突厥。冊默啜爲可汗。初成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帛。農器鐵。天后不許。默啜怒。言辭悖慢。姚壽。楊再思以契丹未平。請依默啜所求。給之。麟臺少監知鳳閣侍郎贊皇李嶠曰。戎狄貪而無信。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壽再思固請與之。

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以與默啜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糶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數萬斤并許其昏默啜由是益強田歸道始得還與閻知微爭論於天后前歸道以爲默啜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爲之備知微以爲和親必可保

皇甫惟明言和親之利

開元十八年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明皇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穉安能爲此書殆邊將詐爲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

視公主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未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明皇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表稱甥世尚公主義同一家中間張玄表等先興兵寇鈔遂使二境交惡甥深識尊卑安敢失禮正爲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屢遣使者入朝皆爲邊將所遏今蒙遠降使臣來視公主甥不勝喜荷儻使復修舊好死無所恨自是吐蕃復款附

回紇喜德宗許昏

貞元四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跌跌都督以下千餘人來迎

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爲兄弟，今爲子婿，半子也。若吐蕃爲患，子當爲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絕之。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爲回鶻，許之。

後晉桑維翰勸齊王請和契丹

開運二年，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群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齊王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齊王假開封軍將張暉供奉官，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曷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南唐主獻四州求息兵

後周顯德五年，唐主聞世宗在江上，恐遂南度。又恥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蘄黃未下，覺至迎鑿，見周兵之盛，自世宗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爲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世宗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覺拜謝而退。覺請遣其屬閣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世

宗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唐主復遣劉承
遇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
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

唐主手表謝恩

馮延魯鍾謨來自唐唐主手表謝恩其略曰天地之恩厚矣
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報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
乞比藩方賜詔書唐主復令謨白世宗欲傳位太子世宗先
遣謨還賜書諭以未可傳位之意唐主復遣吏部尚書知樞
密院殷崇義來賀天清節

世宗令鍾謨語唐主修守備

六年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世宗問謨曰江
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旣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
然鄰時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
它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
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
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背盟門

燕人悔割虎牢以賂秦

東晉太和四年。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秦弋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

梁王偉勸侯景背盟

太清三年。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荊州軍退。援軍雖多。不相統壹。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願且觀其變。景遂上啓。陳武帝十失。

且曰。臣方事睽違。所以冒陳讜直。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以忤怪爲嘉楨。以天譴爲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爲貨。使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鑄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豫章以所天爲血讎。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風也。修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飢餒。竿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闈豪盛。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群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親爲孫姪。位則藩屏。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今日之舉。復奚罪乎。伏願陛下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臣無再

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武帝覽啓。且慙且怒。

吐蕃劫盟

唐貞元三年。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德宗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德宗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爲猜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德宗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與連營。相次

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城壕柵皆可踰也。尚結贊與城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城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城自幕後出。偶得它馬。乘之。伏巖入其衝。馳十餘里。衝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城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追騎乃還。元光與城收散卒。勒兵整陳而還。是日德宗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德宗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

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德宗大驚。銜遞其表以示渾。明日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

貢獻門

漢文帝不受千里馬

文帝二年。時有獻千里馬者。文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日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光武却郡國貢獻

建武十三年。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

和帝不受嶺南獻龍眼荔枝

永元十五年。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

夜傳送。臨武長汝南唐羗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亾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和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復受獻。

順帝以大珠封還文礬

永建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礬。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晉武帝焚程據所獻雉頭裘

咸寧四年。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武帝焚之於殿前。敕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宋沈慶之以四宅輸官

大明五年。沈慶之固讓司空。詔許之。仍命慶之朝會。位次司空。慶之目不知書。家素富。產業累萬金。童奴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先有四宅。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夕攜子孫。及中表親戚。徙居婁湖。以四宅輸官。慶之多蓄妓妾。優遊無事。盡意歡娛。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五人。遇之者不知其三公也。

武帝限刺史二千石罷還獻奉

八年。武帝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

以蒲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少有醒時。常憑几昏睡。或外有奏事。卽蕭然整容。無復酒態。由是內外畏之。莫敢弛惰。

隋丘和以獻食甚精遷職

大業三年。煬帝過鴈門。鴈門太守丘和獻食甚精。至馬邑。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煬帝不悅。以和爲博陵太守。仍使廓至博陵。觀和爲式。由是所至獻食競爲豐侈。

煬帝專以禮餉厚薄遷官

十二年。煬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

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飢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爲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牣。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爲煬帝簡閱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唐李大亮不肯獻佳鷹

貞觀三年。太宗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大亮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太宗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手詔褒美。賜以胡餅。及荀悅漢紀。

太宗不受鸚鵡美女之獻

五年。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爲不宜受。

太宗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況二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

魏徵諫以儲侍譴官吏

十一年。太宗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侍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太宗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无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太宗數趙元楷饋貴戚

十二年。太宗祀禹廟至柳谷。觀鹽池。至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車駕。盛飾。解舍樓觀。又飼羊百餘口。魚數百頭。以饋貴戚。太宗數之曰。朕巡省河洛。凡有所須。皆盜庫物。卿所爲。乃亾隋之弊俗也。

高宗不以捕鷄待劉齊賢

乾封元年。金紫光祿大夫劉祥道薨。子齊賢嗣。齊賢爲人方正。高宗甚重之。爲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嘗從高宗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鷄。劉齊賢今爲司馬。請使捕之。高宗曰。劉齊賢豈捕鷄者邪。卿何以此待之。

王丘等不勞人以市恩

開元十三年。車駕發泰山。幸孔子宅。致祭。明皇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酒酣。明皇謂張說曰。鄉者屢遣

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餽牽之外。一無它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此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宰臣帥群臣起賀。樓上皆稱萬歲。由是以丘爲尚書左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

明皇貶懷州刺史獻樂工

二十三年。明皇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蔦。明皇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德宗以李正己所獻錢賜淄青將士

大曆十四年。李正己畏德宗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德宗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德宗不受生日貢獻

建中元年。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

外競爲貢獻。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姦吏緣此侵漁下民。德宗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匹。德宗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李泌請勿受諸道貢獻

貞元三年。德宗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言此誠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不受諸道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請降敕折稅。不使姦吏因緣誅剝。德宗從之。

藩鎮競以進奉市恩

十二年。初德宗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及劉贇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李錡以貢獻固主恩

十七年。李錡旣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德宗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

鑿阮於道旁。善貞至。并鎖械內阮中。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

盧坦彈柳晟等違赦進奉

元和三年。御史中丞盧坦。奏彈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憲宗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內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弃大信乎。憲宗乃命歸所進於有司。王鐸厚進奉以求入相。

淮南節度使王鐸入朝。鐸家巨富。厚進奉。及賂宦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言。以爲宰相。人臣極位。非清望大功。不應授。昨除裴均。外議已紛然。今又除鐸。則如鐸之輩。皆生冀望。若盡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俸門一啓。無可如何。且鐸在鎮五年。百計誅求。貨財既足。自入進奉。若除宰相。四方藩鎮。皆謂鐸以進奉得之。競爲割剝。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李絳請却裴均進銀器

四年。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恃有中人之助。於德音後。貢進銀器千五百餘兩。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等上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憲宗遽命出銀器付度支。既而有旨。諭進奉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白居易復以爲言。憲宗不聽。

李絳爲戶部不進羨餘

六年。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憲宗問絳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歛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憲宗嘉其直。益重之。

孔戣奏罷貢蚶蛤淡菜

十二年。初國子祭酒孔戣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蚶蛤淡菜。水陸遞夫勞費。戣奏疏罷之。嶺南節度使崔詠。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憲宗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爲誰。可求其人與之。以戣爲嶺南節度使。

王播進羨餘絹

寶曆元年。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充。而羨餘相繼。

張潛乞賞省節致羨餘者

大中十二年。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爲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爲課績。朝廷亦因而甄獎。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歛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宣宗嘉納之。

後唐明宗詔諭兩川獻錢

天成四年。明宗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令西川獻錢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明宗在藩鎮時客將也。爲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旣而厚賂仁矩以謝之。仁矩還言。璋不法。未幾。明宗復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者。彥珣奔還。

明宗責李金全以獻馬爲事

長興三年。前彰義節度使李金全。屢獻馬。明宗不受。曰。卿在鎮。爲治何如。勿但以獻馬爲事。

南唐主責倉吏歲終獻羨餘

後晉天福五年。唐主使宦者祭廬山。還勞之曰。卿此行甚精潔。宦者曰。臣自奉詔。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處市魚爲羹。某日市肉爲葷。何爲蔬食。宦者慙服。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培民刻軍。安得羨餘邪。

後周太祖蠲宋州所獻絲

廣順三年。歸德節度使常思入朝。徙平盧節度使。將行。奏曰。臣在宋州。舉絲四萬餘兩。在民間。謹以上進。請徵之。太祖領之。敕榜宋州。凡常思所舉絲。悉蠲之。已輸者。復歸之。思亦無怍色。

通鑑總類卷第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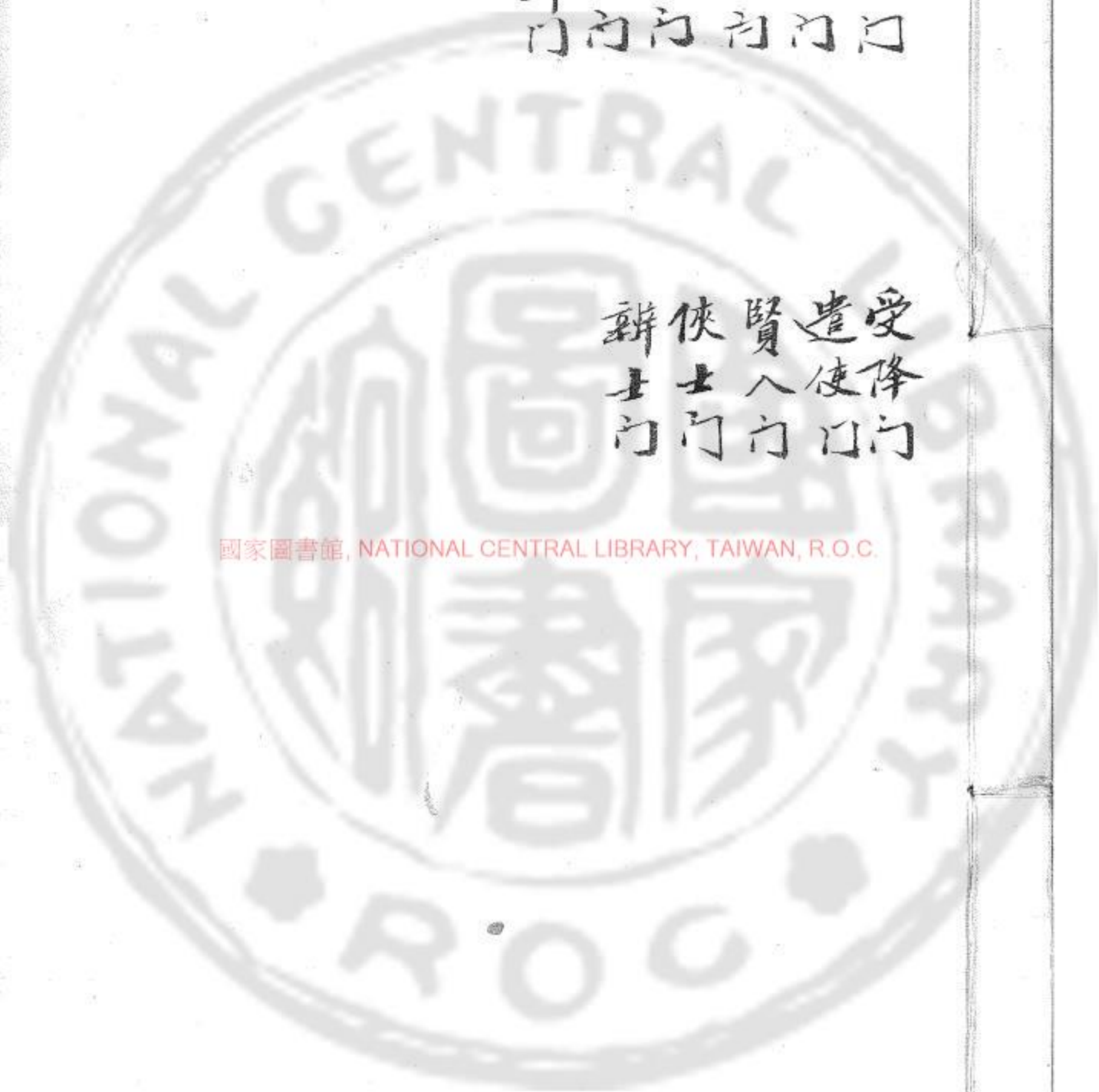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代門
奉使門
刺客門
義士門
勇士門
烈婦門

受降門
遣使門
賢人門
俠士門
耕士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通鑑總類卷第二十

北伐門

東晉蔡謨議北伐之計

咸康五年。征西將軍庾亮欲開復中原。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強。欲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爲伐趙之規。成帝下其議。丞相王導請許之。太尉郗鑒議以爲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以爲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強弱而輕動。則亾不終日。何功之有。爲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繫胡之強弱。胡之強弱。繫石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所據之地。同於魏世。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內難旣平。翦削外寇。一舉而

拔金墉再戰而禽石生。誅石聰如拾遺。取郭權如振槁。四境之內不失尺土。以是觀之。虎爲能乎。將不能也。論者以胡前攻襄陽不能拔。謂之無能。爲夫百戰百勝之強。而以不拔一城爲劣。譬諸射者百發百中。而一失可以謂之拙乎。今征西以重鎮名賢。自將大軍。欲席卷河南。虎必自帥一國之衆。來決勝負。豈得以襄陽爲比哉。今征西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凡此數者。宜詳校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殆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衆不能拔。征西之守。殆不能勝也。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三鎮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

疑也。蘇峻之強。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佃於城北界。胡來攻豫。置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胡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當是時。胡唯據河北。方之於今。四方之一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胡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土與胡。水陸異勢。便習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弃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也。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陶侃不肯戍邾城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王虎惡之。以夔安爲大都督。帥石鑿石。閔。李農。張貉。李菟等。五將軍兵五萬人。寇荆楊北鄙。二萬騎攻邾城。毛寶求救於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兵。五將軍張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是時庾亮猶上疏欲遷鎮石城。聞邾城

陷。乃止。上表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

庾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

建元元年。庾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遣使東約燕王皝。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唯庾冰意與之同。而桓溫譙王無忌。皆贊成之。趙汝南太守戴開。帥數千人詣翼降。下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所部之衆北伐。表桓宣爲都督。司雍梁三州。荆州之四郡諸軍事。梁州刺史。前趣丹水。桓溫爲前鋒。小督。假節。帥衆入臨淮。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

褚裒伐趙無功

永和五年。桓溫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

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達進據壽春。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加裒征討大都督。督徐兗青揚豫五州諸軍事。裒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群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旣而材略踈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部將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南討大都督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於代陂。龕等

大敗。皆沒於趙。裒退屯廣陵。上疏乞自貶。詔不許。命裒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裒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亾略盡。

褚裒慙憤發疾

都鄉元穆侯褚裒。還至京口。聞哭聲甚多。以問左右。對曰。皆代陂死者之家也。裒慙憤發疾卒。以吳國內史荀羨爲使。持節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北魏主乞遣軍共討逆胡

六年。魏主閔殺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閔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

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

桓溫請經略中原皆不報

七年初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不報。溫知朝廷杖殷浩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亦不之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溫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溫。撫軍司馬高崧言于會稽王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爲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

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爲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嗜。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群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卽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王羲之以書止殷浩北伐

八年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

無功復謀再舉。義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執。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爲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又與會稽王昱牋曰。爲人臣者。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況遇難得之運哉。顧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

而處之也。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勞役無時。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亾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先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若不行。恐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亾爲存。轉禍爲福也。不從。

殷浩以北伐無功被黜

十年。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征西將軍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

桓溫伐苻秦至灞上

桓溫別將攻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司馬勲掠秦西鄙。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秦主健遣太子萇。帥衆五萬。軍于峽柳以拒溫。溫與秦兵戰于藍田。秦兵大敗。將軍桓濟。又敗秦丞相雄于白鹿原。溫轉戰而前進。至灞上。秦太子萇等。退屯城南。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兵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桓溫不從薛珍進逼長安

桓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

溫指秦麥以爲糧。旣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秦太子萇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亾以萬數。溫之屯灞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顯言於衆。自矜其勇。而咎溫之持重。溫殺之。

桓溫自江陵北伐姚襄

十二年。桓溫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與寮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記室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犢。魏武入

荆州。殺以享軍。温至伊水。姚襄撤圍拒之。匿精銳於水北林中。遣使謂温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救三軍小却。當拜伏路左。温曰。我自開復中原。展禮山陵。無豫君事。欲來者便前。相見在近。何煩使人。襄拒水而戰。温結陳而前。親被甲督戰。襄衆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于洛陽北山。温追之不及。弘農楊亮自襄所來奔。温問襄之爲人。亮曰。襄神明噐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周成帥衆出降。温屯故太極殿前。旣而徙屯金墉城。謁諸陵。有毀壞者修復之。各置陵令。表鎮西將軍謝尚鎮洛陽。以尚未至。留潁川太守毛穆之督護陳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陽。衛山陵。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執周成以歸。姚襄奔平陽。

桓温請遷都洛陽

隆和元年。桓温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温。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散騎常侍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亾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卽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旣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蹶於窮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弃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

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國家所宜深慮也。臣之愚計以爲。且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梁許。清壹河南。運漕之路既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奈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綽少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乃詔溫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帥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徇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委之高筭。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事果不止。

桓溫伐燕大敗於枋頭

太和四年。大司馬桓溫自兗州伐燕。燕主暉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溫。臧不能抗。乃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于秦。溫至枋頭。暉及太傅評大懼。又遣散騎侍郎樂嵩請救于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群臣議于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爲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

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乃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至襄邑，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溫收散卒屯于山陽。溫深耻喪敗，乃歸罪於去真，奏免真爲庶人。

桓玄請帥諸軍掃平關洛

元興二年，桓玄上表請帥諸軍掃平關洛。既而諷朝廷下詔不許，乃云奉詔故止。玄初欲飭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玄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皆笑之。

劉裕抗表伐南燕

義熙五年，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爲必克，勸裕行。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

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群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險，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太尉王稹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固守。不宜縱敵入峴，自弃險固也。」超不從。劉裕過大峴，燕

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建威將軍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環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裕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爲藩臣，裕不許。

劉裕以往，亾日破燕。

六年。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却。城中男女出降者相繼。尚書悅壽說超曰。今天助寇爲虐。戰士彫瘁。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曆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知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旣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二千人。没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騖。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群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符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盧循因劉裕北伐襲建康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從。道覆自至番禺。說循曰。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

朝廷常以君爲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甲歲餘，以璽書徵君。裕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爲也。循乃從之。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守相皆委任奔走，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時克燕之問未至，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乃以韓範爲都督八郡軍事，遂引兵還。

劉裕決意東還

十三年，劉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劉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室，捨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

宋文帝有恢復河南之志

元嘉七年，文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告魏世祖曰：「河南舊是宋土，今爲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世祖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

王仲德以司寇既平有憂色

到彥之自淮入河爲冰寒。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乃泝河而上。魏世祖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悉收衆北渡。於是碣磔涓臺。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寇旣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歛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旣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到彥之敗還

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盪盡。府藏武庫爲之空虛。上得琛對。甚喜。

文帝欲經略中原

二十六年。文帝欲經略中原。群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文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須意。御史中丞袁淑言於文帝曰。陛下今當席卷。魏檢玉岱宗。臣爲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文帝悅。以王誕爲雍州刺史。文帝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王玄謨伐北魏無功

二十七年。文帝欲伐魏。丹楊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文帝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碣礫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卽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文帝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文帝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文帝皆不從。遣王玄謨帥沈慶之。

等徑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鐸。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使王玄謨進圍滑臺。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申坦。進逼虎牢。魏群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世祖。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世祖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魏世祖引兵南救滑臺。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愎好殺。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

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卽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玄謨不從。魏世祖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弃軍資器械山積。玄謨遁還。蕭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乃使王玄謨戍礪礪。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進攻弘農。拔之。詔以柳元景爲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等攻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嶠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著絳納兩當

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墜死者甚衆。遂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桀所在蠶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文帝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魏世祖至彭城。立檀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攻彭城不克。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魏兵至淮上。文

帝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世祖已過淮。質使胡崇之營東山。毛熙祚據前浦。質營於城南。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弃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

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一攻城不拔。卽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魏世祖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內外戒嚴。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採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摠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文帝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魏世祖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檀屋。魏世祖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駝。

名馬。并求和請婚。文帝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世祖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未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文帝召太子劭。及群臣議之。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言於文帝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文帝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文帝更謀北伐

二十九年。文帝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訪之群臣。中庶子何偃。以爲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文帝不從。於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碣磔。魯爽將荊州甲

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沈慶之固諫北伐。文帝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爲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文帝意止存河南。亦不從。文帝又使負外散騎侍郎徐爰。隨軍向碣磔。街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張永等攻碣磔不克

諸軍攻碣磔。治三攻道。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食乏。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斬崔訓。繫張永申坦於獄。文帝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思話詔曰。虜旣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義恭尋奏免思話官。從之。

明帝欲示威淮北

秦始二年。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聞。梁州刺史柳元怙。兖州刺史畢衆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明帝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方深。況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強。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明帝不從。謂征北司馬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明帝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

皆請兵自救。魏遣鎮東大將軍尉元等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河公石等出西道救懸瓠。張朮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于下礚。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籥。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其夜張朮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使李璨與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張朮。絕其糧道。張朮等弃城夜遁。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朮等弃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大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朮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弃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朮足指亦墮。與沈攸之僅以身免。明帝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未降號左將軍。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由是

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裴子野論曰。昔齊桓矜於葵丘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一失毫釐。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効死。故西摧北蕩。寓內塞開。旣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爲戎。惜乎。若以嚮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爲而起哉。高祖蟻虱生介冑。經啓疆場。後之子孫。日感百里。播獲堂構。豈云易哉。

賈元友陳魏取陳蔡之策

四年。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衆寇武津。豫州刺史劉劭遣龍驤將軍申元德擊破之。魏復寇義陽。劭使司徒參軍孫臺瓘

擊破之。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明帝以其書示劉劭。劭上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內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爲虜自去冬。蹈藉王土。磐據數郡。百姓殘亾。今春以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非事實。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尋元嘉以來。儉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強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明帝乃止。

梁陳慶之將兵送北海王還北

中大通元年。武帝以魏北海王顥爲魏王。遣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慶之以數千之衆自營

銍縣至洛縣。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顥既入洛。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自謂天授。遽有驕怠之志。宿昔賓客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顥既得志。密與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謀叛梁。以事難未平。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爲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爾朱榮與顥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顥自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榮悵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固守。而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高道穆曰。今乘輿飄蕩。主憂臣辱。大王擁百萬之

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指掌可克奈何捨之北歸使顥復得完聚徵兵天下此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命車騎將軍爾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爲筏自馬渚西碛石夜渡襲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安豐王延明之衆聞之大潰顥失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陳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陳東還。顥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爾朱榮自追陳慶之會嵩高水漲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須髮爲沙門間行出汝陰還建康。慶之自魏還特重北人朱异怪而問之。慶之曰吾始以爲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盡在中原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

陳宣帝謂河南指麾可定

太建九年宣帝問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南兗州刺史吳明徹督諸軍伐之。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摠管梁士彥帥衆拒戰。明徹擊破之士彥嬰城自守。明徹圍之。宣帝銳意以爲河南指麾可定。中書通事舍人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宣帝怒以爲沮衆出爲豫章內史。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恐懼譙州刺史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必爲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

周兵益至。諸將議破堰拔軍。以舫載馬而去。明徹決堰。乘水勢退軍。冀以入淮。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並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圍而感之。衆潰。明徹爲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并器械輜重。皆沒於周。蕭摩訶以精騎八十居前突圍。衆騎繼之。比旦達淮南。與將軍任忠、周羅睺獨全軍得還。初宣帝謀取彭汴。以問五兵尚書毛喜。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弃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爲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斯久長之術也。及明徹敗。宣帝謂喜曰。卿言驗於今矣。卽日召蔡景歷復以爲征南諮議參軍。周主封吳明徹爲懷德公。位大將軍。明徹憂憤而卒。

隋裴矩說煬帝通西域

大業三年。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煬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煬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二萬里。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摠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濠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壅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旣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茲乎。煬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

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煬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其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亾。皆矩之唱導也。

煬帝復議伐高麗

九年。煬帝謂侍臣曰。高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況此虜乎。乃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千鈞之弩。不爲鼯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煬帝不聽。

南唐不肯出兵恢復

後晉天福六年。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求假道以通契丹。高祖不許。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卽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群臣爭言陛下中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

馬全節奏襲幽州

開運二年。北面副招討使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舉徑襲幽州。齊王以爲然。徵兵諸道。下詔親征。齊王發大梁至澶州。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

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強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

韓熙載說唐主恢復祖業

後漢。天福十二年。唐主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唐室諸陵。契丹不許。而遣使報之。唐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以爲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爲恨。唐主亦悔之。

後漢高祖集群臣議進取

高祖集群臣。庭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高祖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群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高祖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群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爲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高祖從之。詔以十二日發北京。告諭諸道。

南唐主議經略北方

唐主聞契丹主德光卒。蕭翰弃大梁去。下詔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以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議經略北方。聞高祖已入大梁。遂不敢出兵。

唐言事者獻取中原之策

後周廣順二年。唐之言事者。猶獻取中原之策。中書舍人韓熙載曰。郭氏有國。雖淺。爲治已固。我兵輕動。必有害無益。唐自烈祖以來。常遣使泛海與契丹相結。欲與之共治中國。更相饋遺。約爲兄弟。然契丹利其貨。徒以虛語往來。實不爲唐用也。

後周世有削平天下之志

顯德二年。世宗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旣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會秦州民夷有詣大梁獻策。請恢復舊疆者。世宗納其言。

王朴獻開邊之策

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怠。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壹。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旣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旣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

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旣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群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世宗欣然納之。時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世宗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受降門

漢谷朮請勿受伊邪莫演降

河平二年。伊邪莫演罷歸。自言欲降。卽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朮。議郎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旣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䟽。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

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譖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

更始二年。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

光武遣岑彭說朱鮪降

建武元年。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光武以廷尉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具言於光武。光武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卽許降。朱鮪面縛。與岑彭俱詣河陽。光武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日與蘇茂等悉其衆出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後爲少府。傳封累世。

劉盆子遣劉恭乞降

三年。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光武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光武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光武令縣厨皆賜食。明日。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光武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光武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

鄧奉兵敗乃降

光武自將征鄧奉。至堵陽。奉逃歸涇陽。董訢降。光武追奉至小長安。與戰。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祐降。光武憐奉舊功臣。且釁起。吳漢欲全宥之。岑彭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復朱祐位。

蜀公孫述不肯降光武

十一年。光武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死。

降奴刺殺岑彭

公孫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叩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被害。光武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蜀人爲立廟祠之。

光武責吳漢縱兵殺降

十二年。吳漢夷公孫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光武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麕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

魏文帝受吳降

黃初二年。吳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承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強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亾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亾。不出旬月矣。吳亾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文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遂受吳降。

隱蕃降吳謀作亂

太和四年。青州人隱蕃逃韓入吳。上書於吳主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吳主卽召入。蕃進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侍中右領軍胡綜侍坐。吳主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吳主用爲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數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於是蕃門車馬雲集。賓客盈堂。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接待。惟羊衢及宣詔郎楊迪。拒絕不與通。潘濬子翥亦與蕃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死。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之。頃之。蕃謀作亂於吳。事覺。亡走。捕得。伏誅。吳主切責郝普。普惶懼自殺。朱據禁止歷時乃解。

文欽僞叛降吳

嘉平二年。廬江太守文欽僞叛。以誘吳偏將軍朱異。欲使異自將兵迎已。異知其詐。表吳主以爲欽不可迎。吳主曰。方今北土未一。欽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偏將軍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

晉張喬僞降張悌以緩敵

太康元年。吳主聞王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戰。至牛渚。悌等濟江。圍渾部將張喬於楊荷。喬衆纔七千。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強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僞降以緩我。非真伏也。若捨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揚州刺史周浚。結陳相對。沈瑩帥丹楊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瑩引退。其衆亂。將軍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次奔潰。將帥不能止。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兵于版橋。

東晉祖逖不納叛歸者

大興三年。祖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

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于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北魏主撫納降胡

末和六年。魏主閔帥步騎十萬。攻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之。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諫曰。胡羯皆我之仇敵。今來歸附。苟全性命耳。萬一爲變。悔之何及。請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以防微杜漸。閔方欲撫納群胡。大怒。誅謏及其子伯陽。

孔嚴謂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

八年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浩不從。

符秦陽平公乞徙降胡於塞外

升平四年。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弈于。各帥衆數萬降秦。秦王堅處之塞南。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面獸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不敢犯邊。實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處之塞內。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爲邊患。不如徙之塞外。以防未然。堅從之。

燕慕容垂有凌霄之志

太元八年。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祕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其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鎮枝葉。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颯之起。常有凌霄

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

符秦姜讓責慕容垂有異圖

九年慕容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長樂公丕使姜讓詣讓燕王垂，且說之曰：「過而能改，今猶未晚也。」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眾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為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若迷而不復，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

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踰勳舊。自古君臣際遇，有如是之厚者乎？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主上元子，受分陝之任，寧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奚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為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為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遺丕書，及上秦王堅表，陳述利害，請送丕歸長安。」堅及丕怒，復書切責之。

慕容泓叛秦奔關中

秦北地長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眾至數千，還屯華陰，敗秦將軍强末，其眾遂盛。秦王堅謂權翼

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乃以廣平公熙爲雍州刺史。鎮蒲坂。徵雍州牧鉅鹿公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以左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爲司馬。以討泓。慕容泓聞秦兵且至。懼。帥衆將奔關東。秦鉅鹿公叡麤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鼯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彼自知困窮。致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叡弗從。戰于華澤。叡兵敗。爲泓所殺。萇懼。奔渭北。馬牧。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餘家。推萇爲盟主。萇自稱秦王。大赦。改元白雀。

符堅責慕容氏人面獸心

秦竇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奔慕容泓。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秦王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泓當帥關中燕人。翼衛乘輿。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未爲鄰好。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所爲。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諭泓。冲及垂。暉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元燕興。

慕容冲進逼長安

慕容冲進逼長安。秦王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哉！」大呼責冲曰：「如何苦來送死？」冲曰：「奴狀奴苦，欲取汝爲代耳。」冲少有寵於堅，堅遣使以錦袍稱詔還之。冲遣詹事稱皇太弟，令谷之曰：「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符氏，以酬曩好。」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

符堅盡殺鮮卑之族

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慕容暉陰謀結鮮卑爲亂。暉白堅以其子新昏，請堅幸其家置酒，欲伏兵殺之。堅許之。會天大雨，不果往。事覺，堅召暉及肅。肅曰：「事必洩矣，入則俱死。今城內已嚴，不如殺使者。」馳出，既得出門，大衆便集，暉不從，遂俱入。堅曰：「吾相待何如，而起此意？」暉飾辭以對。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堅先殺肅，乃殺暉。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

姚秦邕諫納劉勃勃

義熙三年，初魏主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犇秦。秦高平公沒弈于以女妻之，勃勃魁岸，美風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軍國大事，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諫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與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爲安遠將軍，使助沒弈于鎮高平。邕固爭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爲人？」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猾不仁，輕爲去就，寵之踰分，恐終爲邊患，興乃止。久之，竟以勃勃爲安北將。」

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魏主珪歸所虜秦將唐小方于秦。秦王興請歸賀狄干。仍送良馬千匹。以贖狄伯支。珪許之。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悉集其衆三萬餘人。僞畋於高平川。因襲殺沒弈于。而并其衆。勃勃自謂夏后氏之苗裔。自稱大夏天王大單于。大赦。改元龍升。

北魏所得宋民復謀叛

宋元嘉二十九年。魏所得宋民五千餘家。在中山者謀叛。州軍討誅之。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坐與叛者通謀。賜死。梁張惠紹諭下邳降者。

天監五年。張惠紹號令嚴明。所至獨克。軍于下邳。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非朝廷弔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感悅。

武帝餞送西魏降將

大同二年。武帝待魏降將賀拔勝等甚厚。勝謂討高歡。武帝不許。勝等思歸。前荊州大都督撫寧史寧謂勝曰。朱异言於梁主。無不從。請厚結之。勝從之。武帝許勝寧及盧柔皆北還。親餞之於南苑。勝懷上恩。自是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行至襄城。東魏丞相高歡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等弃舟自山路逃歸。從者凍餒道死者大半。既至長安。詣闕謝罪。魏文帝執勝手。歔歔曰。乘輿播越天也。非卿之咎。丞相宇文泰引盧

柔爲從事中郎。與蘇綽對掌機密。

朱异勸武帝納侯景

太清元年。東魏以侯景爲河南大行臺上谷公。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穀丘以西。豫。廣。潁。荆。襄。兗。南。兗。濟。東。豫。洛陽。北。荆。北。楊等十三州內附。惟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且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武帝召群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武帝曰。雖然。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武帝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內。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武帝乃定議納景。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侯景復以四州之地賂西魏

東魏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景懼。割東荆北兗州魯陽長社四城賂西魏以求救。丞相宇文泰聞之。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遣太尉李弼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景恐武帝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啓於武帝。以爲王旅未接。死亾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目前。臣旣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

但螫手解腕事不得已。本圖爲國。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卽弃。今以四州之地。爲餌敵之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之地。盡歸聖朝。願陛下速敕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不使差互。武帝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專。況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

東魏檄梁朝納侯景

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遂解繫南冠。喻以好睦。雖嘉謀長筭。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僞。逆主定君臣之分。

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孰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徼利。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被蝮虺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以候燎。及鋒刃暫交。埃塵且接。已亾戟弃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旣殊。強弱不等。獲一人而

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窞。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反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亾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雄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倔强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豐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後。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

淮士子。荆楊人物。死亾矢石之下。天折霧露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旣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胃。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彙起腹心。強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鷄。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持。我乘其便。方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百萬。爲群以轉石之形。爲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輔。轆劍騎之

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卽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蕭介諫武帝復納侯景

二年。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士卒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景衆大潰。與腹心數騎自碇石濟淮。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咸以爲憂。太子詹事何敬容曰。得景遂死。深爲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景遣儀同三司于子悅。馳以敗聞。武帝卽以景爲南豫州牧。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

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卽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旣亾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弃與國。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弃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但楚囊將死。

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亾。亦有尸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武帝歎息其忠。然不能用。

東魏求通好以貳侯景

東魏大將軍高澄。數遣書移。復求通好。貞陽侯淵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啓於武帝。武帝得啓。與朝臣議之。右衛將軍朱異。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異等固執宜和。武帝亦厭用兵。乃從異言。僧辯還過壽陽。侯景竊訪知之。攝問具服。乃陳啓於武帝曰。高氏心懷鳩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殞越。子澄嗣惡計。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者。蓋

天蕩澄心。以盈凶毒耳。澄苟行合天心。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胡騎迫其背。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何惜高澄一豎。以弃億兆之心。使其假命強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吳。楚邦卒滅。陳平去項。劉氏用興。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武帝遣使弔澄。景又啓曰。臣與高氏。豐隙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讎耻。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宣暢皇威。武帝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弃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公但清淨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啓曰。臣今蓄糧聚衆。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爲主耳。今陛

下弃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武帝又報曰。朕爲萬乘之主。豈可失信于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啓也。景乃詐爲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武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弃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武帝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爲反計。屬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

侯景以東魏和親遂謀反

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朝廷未嘗拒絕。武帝旣不用景言。與東魏和親。是後景表疏稍稍悖慢。又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臨賀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武帝。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致牋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禍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雖不敏。實思自效。願王允副蒼生。正德大喜。報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僕之有心。爲日久矣。今僕爲其內。公爲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鄱陽王範密啓景謀反。時武帝以邊事專委朱异。動靜皆關之。异以爲必無此理。武帝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武帝不許。景反於壽陽。以誅朱异。徐麟。陸驗。周石珍爲名。异等

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景西攻馬頭。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執戍主曹瑒等。武帝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折箠答之。敕購斬景者。封三千戶公。

唐高祖待李密不滿所望

武德元年。李密將至高祖。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擁衆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當盡至。比於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既至長安。有司供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衆心頗怨。既而以密爲光祿卿。上柱國。賜爵邢國公。密既不滿望。朝臣又多輕之。執政者或來求賄。意甚不平。獨高祖親禮之。呼爲弟。以舅子獨孤氏妻之。

裴行儉歎裴炎殺降

開耀元年。裴行儉等獻定襄之俘。高宗斬阿史那伏念。阿史那德溫。傅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爲副將。張虔勗。程務挺所逼。又見紇等自磧北南向逼之。窮窘而降耳。遂誅之。行儉歎曰。渾淶爭功。古今所恥。但恐殺降。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李德裕追論維州歸降事

會昌三年。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

四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肝食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旣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弃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荅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誚。云旣已降彼。何須送來。復

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耻之。況天子

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司馬公論殺降非信

四年。劉稹將郭誼等至京師。皆斬之。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勸人爲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爲皆失之。何則。賞奸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爲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

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弗殺。蓋以旣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旣赦而復逃。亾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郭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高仁厚遣謀者降賊黨

中和二年。阡能黨愈熾。侵淫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訶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其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然我活汝一家。汝能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

曹皆良人。爲賊所制。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遂遣之。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擊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仁厚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謀者。賊大喜。呼譟爭弃甲投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擊狼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明日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卽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擊倒繫之。每五十人爲隊。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

擊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日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前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奔寨。奔阡能。其衆皆降。明日羅夫子至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日諸寨知大軍已近。呼

謀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剄。衆挈羅夫子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暮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謹呼不可止。賊寨在它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

後唐莊宗獎任蜀朝降者

同光三年。詔蜀朝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郭崇韜隨事獎任。又賜王衍詔。略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王衍迎降不免族誅

天成元年。景進等言於莊宗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爲變。不若除之。莊宗乃遣中使向延嗣。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楷去行字。改爲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見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契丹責高祖招納叛人

後晉天福五年。初高祖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

於是吐谷渾師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契丹大怒遣使讓高祖以招納叛人

李崧欲發兵迎趙延壽等

開運三年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信之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啖以厚利洛州軍將趙行實嘗事延壽遣齋書潛往遺之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行實詣延壽與爲期約契丹使瀛洲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爲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已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地遠阻水不能救也巒與天雄節度使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涇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馮玉字崧信以爲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

契丹主分晉之降卒戍南邊

後漢天福十二年初杜重威旣以晉軍降契丹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爲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之乎契丹主

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它人乎。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邇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它人取之乎。契丹主曰。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返爲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延壽曰。鄉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南唐歸所得中國人

後周廣順二年。太祖釋燕敬權等使歸唐。謂唐主曰。叛臣天下所共疾也。不意唐主助之。得無非計乎。唐主大慙。先所得中國人。皆禮而歸之。

世宗聽蜀將士自去留

顯德二年。王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蜀之援兵。遂克鳳州。擒蜀威武節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千。人崇溥不食而死。制曲赦秦鳳階成境內所獲蜀將士。願留者優其俸賜。願去者給資裝而遣之。詔曰。用慰衆情。免違物性。其四州之民。二稅徵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諸色科條悉

罷之

南唐郭廷謂乞稟命然後降

四年。世宗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世宗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爲唐所種族。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世宗許之。

奉使門

漢鄭衆不拜單于

永平八年。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明帝議遣使報其使者。復遣衆往。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今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疆。明帝不聽。衆旣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其後明帝見匈奴來者。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

馬

趙岐守志日磾失節

興平元年。初。太傅馬日磾與趙岐俱奉使至壽春。岐守志不撓。袁術憚之。日磾頗有求於術。術侵侮之。從日磾借節視之。因奪不還。日磾從術求去。術留不遣。又欲逼爲軍師。日磾病其失節。嘔血而死。

吳王遣趙咨謝魏帝

魏黃初二年。吳王遣中大夫趙咨入謝。文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文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文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

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文帝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文帝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文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蜀漢遣鄧芝脩好於吳

四年。漢遣鄧芝以中郎將脩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執偏。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

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弁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裴疑不敢徇私忘公

東晉太興二年。裴疑至建康。盛稱慕容廆之德。元帝謂疑曰。卿中朝名臣。當留江東。疑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闈。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雪耻。獨慕容龍驤。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

使懈體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元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疑拜廆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涼州張駿擇使得人

太寧二年。涼州張駿遣參軍王騰聘於趙。趙主曜謂之曰。貴州款城和好。卿能保之乎。騰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騰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况鄙州乎。曜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厚禮而遣之。

成主許張淳通表建康

咸和八年。張駿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通表建

康雄僞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蜀人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景騫請留之。謂淳曰。天熱可且遣下吏。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上險兵彊。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讎耻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曰。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爲衆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亦當帥衆輔之。厚爲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

燕使相繼如秦

太和四年。燕秦旣結好。使者數往來。燕侍郎郝晷。梁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見燕政不脩。而秦大治。知燕將亡。陰欲自託於猛。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廷。然後敢見。今秦主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堅乃爲之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客。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宴。問東朝名臣爲誰。琛曰。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略冠世。折衝禦侮。其餘或以文進。或以武用。皆稱職野無遺賢。琛從兄奕。爲秦尚

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奔舍。琛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余竊慕之。今使之卽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奔數來就邸舍。與琛卧起間。問琛東國事。琛曰。今二方分據。兄弟竝蒙榮寵。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兄何用問爲。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

北魏遣使窺燕

太元十三年。魏王珪密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奉使至中山。燕主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金事晉室。世爲兄弟。臣今奉使於理。未失。垂曰。吾今威加四海。豈得以昔日爲比。儀曰。燕若不脩德禮。欲以兵威自彊。此乃

李順須屈涼主拜詔

宋元嘉九年。魏李順奉使至涼。涼主蒙遜遣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不堪拜伏。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追止之曰。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

臣禮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偃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經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諸子又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

齊裴昭明以朝服弔魏

永明九年，散騎常侍裴昭明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魏主客曰：「弔有常禮，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固執不可。魏遣著作郎成淹與之言。昭明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淹

曰：「吉凶不相厭，羔裘玄冠不以弔，此童稚所知也。昔季孫如晉，求遭喪之禮以行，今卿自江南遠來弔魏，方問出何典禮？行人得失，何其遠哉？」昭明曰：「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何至今日獨見要逼？」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卽吉，齊之君臣鳴玉盈庭，貂璫曜目，彪敢獨以素服廁其間乎？皇帝仁孝，執親之喪，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乃曰：「使人之來，唯齋袴褶，此旣戎服，不可以弔。唯主人裁其弔服，乃以衣帽給昭明等，使服入見，文武皆哭盡哀。」魏高祖嘉淹之敏，遷侍郎。

武帝寵侍魏使

魏李彪等來聘，爲之置燕設樂。彪辭樂，曰：「王上孝思罔極，去

三月晦。朝臣始除衰絰。猶以素服從事。是以使臣不敢承奉樂之賜。朝廷從之。彪凡六奉使。武帝甚重之。將還。親送至琅邪城。命羣臣賦詩以寵之。

北魏宋弁知蕭氏不能順守

十年。魏遣散騎常侍宋弁等來聘。及還。魏高祖問弁。江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旣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沒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

高祖甚重齊使

司徒參軍蕭琛。范雲。聘於魏。魏高祖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

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高祖甚慙。

盧昶屈身辱國

建武二年。魏之入寇也。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恨之。飼以蒸豆。昶怖懼。食之。淚汗交橫。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下。及還。魏高祖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慙。蘇武獨不近愧。思寧乎。乃黜爲民。

梁與東魏各以俊又相誇

大同三年。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來聘。至建康。武帝引見。與語。應對如流。諧等出。武帝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勅敵。卿輩常言北間全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時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每

梁使至鄴。鄴下爲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澄爲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

唐鄭元璠五使突厥

武德五年。突厥寇廉州。高祖遣鄭元璠詣頡利。是時突厥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填溢山谷。元璠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辨詰。頡利頗慙。元璠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弃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元璠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

德宗賜遣虜使

大曆十四年。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德宗欲以德懷之。以韋倫爲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

晉李承勳不肯臣燕王

後梁乾化元年。晉王聞燕王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卜年。吾當問其鼎矣。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勳往。承勳至幽州。用鄰藩通使之禮。燕之典客者曰。吾王帝矣。公當稱臣。庭見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爲太原少尹。

燕王自可臣其境內。豈可臣它國之使乎。守光怒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爲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屈。

後唐姚坤不肯以地與契丹

天成元年。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主聞莊宗爲亂兵所害。慟哭曰。我朝定兒也。吾方欲救之。以渤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虜言朝定。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爲言明宗所以卽位之由。契丹主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契丹主。曰。又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効吾兒所爲。行自亡矣。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爲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張文寶辭吳王錢幣

長興四年。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水工以小舟濟之。風飄至天長。吳主厚禮之。儀服錢幣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本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旣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茲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命於杭州而還。

後晉高祖囚閩使鄭元弼

天福四年。閩康宗所遣使者鄭元弼至大梁。康宗遣執政書曰。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高祖怒其不遜。詔却其貢物。乃下元弼獄。

高祖詔釋鄭元弼

五年。高祖引見閩使鄭元弼等。元弼曰。王昶。蠻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臣將命無狀。願伏鈇鑕以贖昶罪。高祖憐之。詔釋元弼等。

楊彥詢善解契丹怒

六年。高祖以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恐其犯塞。遣安國節度

楊彥詢使于契丹。彥詢至其帳。契丹主責以使者死狀。彥詢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

王虔朗一言勝數萬兵

後周顯德元年。馬希萼之帥羣蠻破長沙也。府庫累世之積。皆為澱州蠻酋符彥通所掠。彥通由是富彊。稱王於谿洞間。王逵既得湖南。欲遣使撫之。募能往者。其將王虔朗請行。既至。彥通盛侍衛而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聲責之曰。足下自稱符秦苗裔。宜知禮義。有以異於羣蠻。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者先來。又不接之以禮。異日得無悔乎。彥通慙懼。起執

虔朗手謝之。虔朗知其可動。因說之曰。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爲州縣。著在圖籍。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使府之命。雖自王於山谷之間。不過蠻夷一酋長耳。曷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卽日去王號。因虔朗獻銅鼓數枚。於王達。達曰。虔朗一言。勝數萬兵。真國士也。承制以彥通爲黔中節度使。以虔朗爲都指揮使。

南唐孫晟不肯招諭劉仁贍開門納寇

三年。唐主後以孫晟爲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異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天命有歸。

教遠被。願奉正朔。謹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旣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爲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培土。餘無所知。孫晟等至上所。世宗遣中使。以孫晟請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聞之。甚怒。晟曰。臣爲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世宗乃釋之。

李德明賣國求利

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世宗。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世宗以淮南之地。已

半爲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世宗乃許之。賜唐主詔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卽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唐主復上表謝。李德明盛稱世宗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德明。因譖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

孫晟以死報國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世宗不之信。唐主聞之。以蠟書遣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世宗至大梁。世宗待之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王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世宗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不對。世宗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旣而世宗憐晟忠節。悔殺之。

陳處堯面責契丹主

是歲唐主詔淮南營田。害民尤甚者。罷之。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如契丹。乞兵。契丹不能爲之出兵。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之。忿懟。數面責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

陳處堯卒於契丹

四年。唐使者陳處堯在契丹。白契丹主請游大原。北漢主厚禮之。留數日。北還。竟卒於契丹。

曹彬不受吳越饋遺

五年。命西上閣門使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俶騎軍鋼甲二百。步軍甲五千。及它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

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

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卿之奉使者。乞匄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竇儀不許唐主拜詔廡下

六年。端明殿學士竇儀使於唐。天雨雪。唐主欲受詔於廡下。儀曰。使者奉詔而來。不敢失舊禮。若雪霑服。請俟它日。唐主乃拜詔於庭。

遣使門

唐劉思立諫遣使分道賑給

儀鳳二年。詔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謚等分道存問。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以爲今麥秀蠶老。農事方殷。救恤巡人。皆竦抃忘其家業。冀此天恩。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旣經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望且委州縣賑給。待款深務閑。出使褻貶。疏奏。謚等遂不行。

姚崇不肯停按察使

開元三年。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明皇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備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

稱其職乎。乃止。

德宗命黜陟使分巡天下。

建中元年。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而應罷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爲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刺客門

聶政爲嚴仲子刺韓相

周安王五年。韓相俠累與嚴仲子有惡。仲子聞軹人聶政之勇。以黃金百鎰爲政母壽。欲因以報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俠累。俠累方坐府上。兵衛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嫫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柰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於政尸之旁。

魏郭循刺費禕

嘉平五年。蜀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郭循在坐。禕

歡飲沈醉。循起刺禕殺之。禕資性汎愛。不疑於人。越雋太守張嶷。嘗以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大過。宜鑒前事。少以爲警。禕不從。故及禍。詔追封郭循爲長樂鄉侯。

荀勗諫司馬昭用刺客

景元三年。司馬昭患姜維數爲寇。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從事中郎荀勗曰。明公爲天下宰。宜杖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

北魏王慧龍以仁義爲扞蔽

宋元嘉八年。魏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文帝縱反間於魏。魏世祖聞

之。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屢塵之言。想不足介意。文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爲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唐零陵王遣刺客殺謝祐

永淳元年。黔州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令自殺。高宗深惜之。祐後寢於平閣。與婢妾十餘人共處。夜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俊爲天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爲

穢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李師道養刺客密刺武元衡

元和十年。憲宗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刺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爲然。卽資給遣之。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不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朝士未曉。不敢出門。兵部侍郎許孟容。見憲宗。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爲相。大

索賊黨。窮其姦源。詔中外所在搜捕。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棹者。皆索之。成德軍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衆多疑之。吏捕得晏等八人。命監察御史陳中師鞫之。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郵之心。憲宗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以度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憲宗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弘靖疑其不實。屢言於憲宗。憲

宗不聽。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

李師道賞殺武元衡人

十四年。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軍。有司督察甚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然終不能絕。及田弘正入鄆。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鄉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

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

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仗內京兆府御史臺徧鞠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畧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畧問其故。對曰。恒鄆同謀。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終不免死。故承之。憲宗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

淮南嚴可求盜不忍殺

後梁開平二年。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右牙指揮使徐溫。專制軍政。弘農威王欲去之。顥遣其黨紀祥等。弒王於寢室。幕僚嚴可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顥以徐溫爲浙西觀察使。可求往見顥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顥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明日可求邀顥及李承嗣。俱詣溫。可求瞋目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由是不行。顥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爲書辭府主。

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顯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爲。溫與可求謀誅顯。可求曰。非鍾泰章不可。泰章時爲左監門衛將軍。溫使親將翟虔告之。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直入斬顯於牙堂。溫始暴顯弑君之罪。輟紀祥等於市。

南唐荆罕儒募刺客殺虜使

後周顯德六年。契丹主遣其舅使於唐。泰州團練使荆罕儒募刺客使殺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於清風驛。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視之。失其首矣。自是契丹與唐絕。

賢人門

齊威王以四臣爲寶

周顯王十四年。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慙色。

晉王導說琅邪王收賢俊

永嘉五年。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

諸名士避亂過江

周顛奔琅邪。王睿睿以顛爲軍諮祭酒。前騎都尉譙國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旣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

之

唐太宗以魏徵爲人鏡

貞觀十七年。魏徵薨。太宗自製碑文。并爲書石。太宗思徵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義士門

漢云敞收抱吳章尸歸葬

元始三年。吳章要斬。磔尸陳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王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云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

劉平請代太守死

建武五年。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龐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魏向雄收葬鍾會尸

咸熙元年。鍾會至成都。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於是矯太后遺詔。起兵廢司馬昭。姜維使會盡殺北來諸將。會欲從維言。猶豫未決。胡淵率兵雷鼓出門。諸軍皆鼓譟而出。爭前殺會。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晉公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旣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世。明公讎對枯骨。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

晉孫拯義不負二陸

太安二年。初宦人孟玖有寵於大將軍穎。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譖之於穎。曰。機有貳心於長沙。穎大怒。使牽秀將兵收機。殺之。穎又收機弟清河內史雲。及機司馬孫拯。皆下獄。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夷機三族。獄吏考掠孫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拯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嘆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愛。今旣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知拯不可屈。乃令獄吏詐爲拯辭。穎旣殺機。意常悔之。及見拯辭。大喜。謂玖等曰。非卿之忠。不能窮此姦。遂夷拯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

分。卿何爲爾邪。曰。君旣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極冤。玖又殺之。

盧志隨成都王至死不怠

光熙元年。范陽王虓薨。長史劉輿。以成都王穎素爲鄰人所附。祕不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穎死。并殺其二子。穎官屬先皆逃散。惟盧志隨從。至死不怠。收而殯之。太傅越召志爲軍諮祭酒。

東晉韓延之不肯臣劉氏

義熙十一年。司馬休之上表罪狀劉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韓延之。延之復書曰。承親帥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

有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往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嘿然邪。前已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而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乎。劉藩死於閹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詭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閩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筭。良可耻也。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

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

齊劉祥面斥褚淵之過

建元二年。以褚淵爲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祥好文學。而性韻剛踈。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聞。坐徙廣州而卒。

唐王方翼收葬趙持滿

顯慶四年。涼州刺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喜任俠。其舅駙馬都尉長孫銓。无忌之族弟也。銓坐无忌流嶺州。許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云。无忌同反。驛召至京師。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吏無如之何。乃代爲獄辭。結奏。遂葬

之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歎曰。藥布哭彭越。義也。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義。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高宗聞之。不罪也。

狄仁傑請代鄭崇質使絕域

儀鳳元年。初。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請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安金藏剖心明皇嗣不反

長壽二年。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天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

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卽引佩刀自剖其脅。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天后聞之。令舉入宮中。使醫內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天后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卽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姚元之謂李撝爲藥布之儔

開元元年。新興王晉之誅也。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撝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姚元之聞之。曰。藥布之儔也。及爲相。擢爲尚書郎。

顏泉明先姑姊妹後其子

乾元元年。贈故常山太守顏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杲卿子泉明。爲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爲史思明所虜。思明

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表履謙尸棺。歛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顏真卿時爲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爲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已女。閱其姑愁悴。先贖姑女。比更得錢。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群從姊妹。及父時將吏。表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減資糧。一如親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贍給。久之。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表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徐晦不負楊臨賀

元和四年。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爲江西觀察使。貪污僭侈。貶憑臨賀尉。憑之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宅。日爲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吳王鏐甚義羅隱

後梁開平元年。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柰何交臂事賊。爲於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爲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俠士門

漢郭解以大俠徙於茂陵

元朔二年。主父偃說武帝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武帝從之。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武帝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殺人甚衆。武帝聞之。下吏捕治。遂族郭解。班固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周室旣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

衛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執。競爲游俠。鷄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搯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

三。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荀悅論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其

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爲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爲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爲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爲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趣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削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

虛。信不覆其貌者。謂之僞。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息華文。去浮辭。禁僞辯。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壹聖人之至道。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武帝詔捕大俠朱安世

征和元年。丞相公孫賀夫人君儒。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賀子敬聲。代父爲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武帝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楊石公主私通。上且上甘泉。

使巫當馳道理偶人。祝詛上有惡言。下獄案驗。父子死獄中。家族

曹操以許褚俠客爲虎士

建安二年。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堅壁以禦外寇。淮汝陳梁間。皆畏憚之。曹操徇淮汝。褚以衆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卽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焉。

勇士門

漢樊噲擁盾入軍門

高帝元年。沛公見項羽鴻門。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瞋目

視項羽。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羽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其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羽曰。壯士復能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間行趣霸上。

灌嬰笑魏勃無勇

高后八年。朱虛侯劉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舉兵。使使召魏勃至。責問之。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魏勃。灌嬰兵亦罷。滎陽歸。

後周張瓊破骨出矢

顯德三年。

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復蘇。鏃着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

辯士門

趙廝養卒說燕將歸趙王

秦二世元年。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走燕壁。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爲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顧其勢未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

將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漢隨何說九江王背楚歸漢

高帝三年。隨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也。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九江市。足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者。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爲士卒先。大王宜悉九江之衆。身自將之。爲楚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

固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漢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

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九江。舍傳舍。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

酈生憑軾下齊城

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天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

約。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破北魏。出井陘。誅成安君。此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可得而保也。不然。危亡可立而待也。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使華無傷。田解將重兵屯歷

下以距漢。及納酈生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爲樂。韓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辯士蒯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遂渡河。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爲賣已。乃烹之。

蒯公說項羽歸太公

四年。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高祖不烹辯士蒯徹

十一年。高祖還洛陽。聞淮陰侯之死。且喜且憐之。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計。高祖曰。是齊辯士蒯徹也。乃詔齊捕蒯徹。蒯徹至。高祖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高祖怒曰。烹之。徹曰。嗟乎。冤哉。烹也。高祖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

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祖曰置之。

張釋之謂嗇夫喋喋利口

文帝前三年。初南陽張釋之爲騎郎。十年不得調。欲免歸。袁盎知其賢而薦之。爲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文帝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文帝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敖。何如人也。文帝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

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不拜嗇夫。

班彪風隗囂歸漢

建武五年。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旣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邑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

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踈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犄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爲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于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靡

罄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虐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羅罔。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又况么麼。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虐。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虐。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

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囂不聽。彪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爲從事。甚禮重之。彪遂爲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焉。

晉劉輿應機辨畫

光熙元年。太傅越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臆也。近則汚人。及至越。踈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長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按卽以爲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

烈婦門

漢王陵毋以死送使者

高帝元年。王陵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毋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毋欲以招陵。陵毋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毋。

孫翊妻伏兵殺媯覽

建安九年。丹陽大都督媯覽。郡丞戴負殺太守孫翊。覽入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給之曰。乞取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傳嬰

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各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卽就外殺。負徐氏乃還。衰經奉覽。負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

魏夏侯令女不肯改嫁

嘉平元年。曹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不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

唐嚴武母數戒其子驕

永泰元年。劍南節度使嚴武薨。武三鎮劍南。厚賦歛。以窮奢侈。梓州刺史章彝。小不副意。召而杖殺之。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母數戒其驕暴。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爲官婢矣。

鄭氏自教諸子

會昌六年。以右常侍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初。景讓母鄭氏

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牆。因雨墮陷。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迺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爲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葛從周以母之言緩攻城

天復三年。葛從周急攻兗州。劉鄩使從周母乘板輿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於汝。新婦輩皆安居。人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歔歔而退。攻城爲之緩。

契丹述律后斷腕置墓中

後唐天成二年。契丹改元天顯。葬其主阿保機於木葉山。述律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爲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

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思溫不行。后曰。汝事先帝。嘗親近。何爲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令置墓中。思溫亦得免。

楚商人妻誓死不爲楚王所奪

後晉天福三年。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希範憚之。旣卒。希範始縱聲色爲長夜之飲。內外無別。有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自經死。

廖匡齊母不以一子戰死爲念

四年。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置護軍都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爲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臯。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爲學士。劉勅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勅爲梯。棧上圍之。廖匡齊戰死。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王以其母爲賢。厚恤其家。

後周鄧氏諫周行逢誅殺太過

顯德三年。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行逢多計數。善發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部凜然。然性情忍。常散遣人密訶諸州事。其之邵州者。無事可復命。但言刺史劉光委多宴飲。行逢曰。光委數聚飲。欲謀我邪。即召還。殺之。行逢妻鄧國夫人鄧氏陋而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

法太嚴。人無親附者。行逢怒曰。汝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請之村墅視田園。遂不復歸府舍。行逢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吾爲節度使。夫人何自若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爲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常恐一旦有變。村墅易爲逃匿耳。行逢慙怒。其僚屬曰。夫人言直。公宜納之。

劉仁贍妻不以軍法貸其幼子

四年。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禎都軍使邊鎬。沂淮救之。將及壽春。李重進邀擊大破之。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赴戰。

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爲小校所執。仁贍命輿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

通鑑總類卷第二十

重刻通鑑總類跋

皇上憲古為治于歷代史策無不
覃精披閱故與儒臣昕夕講繹
迨編祕府之藏矣隆曩日侍
黼幄甚慝遭逢日獲宋沈憲敏公
所編通鑑總類二十卷進之
御前以備

九重燕間之覽

上嘉悅欲鏤之尚方以播寰寓會
命隆來三吳遂爾不果居恒思
霄念則焜耀日星固萬禩所瞻仰
我願隆謗芳鯁鯁以不能稱
上任使為愬程工之暇嘗三復校
讐是藉遂捐俸付剖劂以仰副

上意既竣事徵師相申公序簡端
矣隆幸觀厥成敢颺言于末曰
猗歟哉今際 右文之朝玉莞
鄉函充斥於蘭臺石室者之垂
訓於無窮何事浮慕造古為哉
隆惟史家之言必今昔兼貫則
攷鏡斯全似不可偏廢司馬公

通鑑出而赤幟千古為筴甚夥
矣然執苑大匠一握簡靡所不
快第世代相懸善敗異跡便詳
覽不便會通摛屬之夫卒若爰
居之駭大呂欲窮其亂無從也
蓋其難哉此憲敏總類之編詳
而有體簡而靡遺一展閱之較

若列眉即大海瀚淵其浩淼莫
測而支分流別莫非匯潴所從
來故讀史者視通鑑於總類則
不殊觀海之津涯而考核之便
洞胸豁眸免於洛陽浩嘆矣其
裨益豈淺鮮耶故宋蹕而南編
安多事尚嘉定間刻之勝國夷

陋少文尚至正間刻之于今文
明全盛為何如者此
上所以憫舊編之滂漉而欲新之
也矧迺者閩臣亦嘗奉
旨纂訓錄四十類是

嘗寧以簡捷示海內預有
宸斷也今茲之刻隆特祖承之不

悖焉耳如師相所云則隆奚敢
雖然憲敏宋臣也總其類實自
三晉開國以迄五代而末竟宋
元我

憲皇時雖續有宋元綱目而未及
總類猶然溯典也方今脩正史
詞臣侍從秉如椽之筆者列館

編纂以成一代典章如續總類
以仰體

德意則尚有俟于載筆者云 峇
萬曆二十三年歲在旃蒙協洽
孟秋下浣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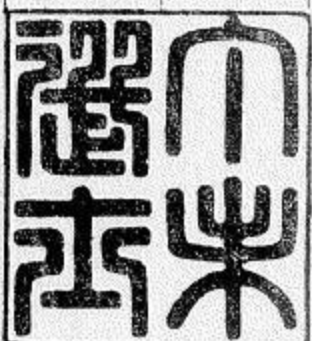
勅蘇杭等處提督織造兼提督
文華殿中書房并

御前作掌

寶鈔司印前

東宮典璽

乾清宮近侍司禮監管監事太監
三河孫隆謹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九道金...
五